

少林義俠傳



玉光

武俠小說 少林義俠傳卷二

第十七回 訪妻眷夜刺仇人 尋名師龐村受敵

話說倪子明手下的薰徒。因見楊七寶。同了劉笑山。在醜香居吃酒。却不識笑山是何人。曉得都是楊七寶。從外請來的好漢。此番回來。必定是要與倪家一黨的人爲難。因此此在酒店內。不敢聲張。因曉得楊七寶本領甚好。只怕少數幾個人。不是他們的對手。所以就紛紛退出。然而倪子明手下黨羽甚衆。楊七寶却不甚認得清楚。所以全不得知。偏巧今日倪子明不在家中。因出外訪友去了。這夥惡徒。大家聚集了有三百之衆。就將這事商量一番。就中有一個是倪子明心腹徒弟。姓賀名義山。便向衆人獻計。說道不好。今日師傅又不在家。尙不知幾時回來。但楊七寶這次在外。邀了好漢回來。而且上次師傅又到楊家橋去大鬧一次。楊七寶得知。豈肯輕易甘休。必定要來報仇。我們如何是他們的敵手。到不如先下手爲強。此時乘着他們不備。吃得醉薰薰的。我們這裡憑了衆人的力量。出其不意的去。將他們擒了。豈不是不費多力。將一個大功我

們得了。等師傅回來。少不得各人都有重賞。以後就格外信任我們了。小弟此計。不知衆人以爲如何。衆人聽了他言。曉得他是師傅得寵的一人。況且平日素有智謀。因此各都然其說。皆道師兄此計果好。我們當照計而行。因此都帶了兵器。立刻蜂擁前去。將一座醉香居四面包圍。醉香居這是第二次受驚。那許多酒客。早都紛紛逃了一個乾淨。獨有劉笑山與楊七寶。依然坐在座上吃酒。連得身子都沒有動一動。心中却早知是倪子明手下的黨羽。自古道擒賊要擒首。二人因要等倪子明過來。才肯動手。所以只是坐着吃酒。這一來却將外面這夥惡徒。嚇得反是一個都不敢進內。只在店外面指刀舉棍。一般吆喝着。過了好多時。還是有幾個胆量稍大的。碍放大了胆跳進去。第一個進內之人。姓曹名忠。此人身長八尺。頗有膂力。手執一根鐵棍。跳進裡面。直趕向二人座前。將到座前之時。曹忠便將一根鐵棍。直在笑山迎頭擊下。笑山全不費事。等得鐵棍將落下之時。一轉身將右手一舉。已將一根鐵棍奪在手中。順勢將腿一起。已將曹忠踢出數丈之外。直跌出店外。這一來在後跳進店內的幾人。又不敢上前了。賀義山便想出一個計策。約着大家一擁進內。免得各人不敢先進。若是一個一個的

進去。反不是他們的敵手。到叫他有準備。不如一擁進內。可以叫他應付不及。自古道一拳難敵雙將。多少可用這個機會。將他們二人擒下了。衆人隨俱然其說。賀義山便一聲吆喝。只聽一陣喧嚷。店外面一二百個惡徒。直擁進內。楊七寶見他們來勢兇湧。隨不得不有準備。在座上跳起。拔出寶刀。上外廝殺。這時劉笑山。也取出寶刀。幫同楊爺。向外廝殺。這二人如生龍活虎。手中兩口寶刀。舞得似兩點一樣。這許多惡徒。那裡是二人敵手。沒有多時。各人都紛紛向店外逃脫。被劉笑山結果了十多個。楊爺也結果了十多個。一共傷了他們幾十個人。這時衆惡徒。但恨爺娘少生兩腿。如烟散雲消一樣。逃得一個不留。楊爺見他們都逃盡。不便再追。二人也上馬而去。且說醜香居。上一次伍天鵬等。在此與圓明比劍。却未有什麼損失。這一次却非比上回。店內盃盞桌椅等。都被擊得落花流水。就損失得大了。店主人黃鼐鼎。在家內得了消息。帶了幾十個打手趕到。只見掌櫃的與了幾個酒保。都嚇得戰戰兢兢。在那裡打抖。再看楊爺與劉笑山等。早已去得不知去向。這時候衆惡徒。見楊爺與笑山俱去了。才敢出來。與黃鼐鼎相見。黃鼐鼎心中雖然不樂。然而也不好現於形色。只得與衆惡徒詢問情形。衆

惡徒也曉得他的意思。只得答應賠償他一個半數。黃鼐鼎還客套幾句。但心中甚是不願。也不好與他們較量。因與倪子明有點交情。點了一點數目。衆惡徒賠了黃鼐鼎損失以後。又將被結果的衆惡徒棺殮了。這一場惡鬥。衆惡徒方面損失甚鉅。只得等了倪子明回來。再到楊家橋找楊七寶報仇。此時只得忍耐。且說楊爺在醉香居一場惡鬥。將衆惡徒戰敗以後。即與笑山趕上蘇州。在客店打尖。到蘇州之時。天已傍晚。隨在蘇州耽擱一天。到次日晚上。二人在客店內用了晚飯。等到二鼓以後。聽聽店中人都睡靜。楊爺與笑山。即在房中了滅了燈光。開了窗子。從窗中出外。上了高屋。即施展飛行之術。一路向七寶鎮而來。原來七寶鎮離蘇州並沒多遠。在二人都有夜行術的。並不用多時。便到七寶鎮上。這時候也不過在三鼓以後。原來二人到七寶鎮。乃要進倪家。將倪子明結果除害。以報仇隙。誰知二人進了倪子明家內。找來找去不見。楊爺方知倪子明不在家中。想是又到查家墩去了。却見倪子明的妻子鍾氏。正坐在床前。在那乳哺幼子。桌案上點了一隻燈盞。將明將滅的樣子。似臥後復起身哺乳的樣子。楊爺看了着實氣惱。想起自家的妻屬等。被倪賊害得不知下落。雖言被人救去。尙未

知吉凶如何。與倪賊誠乃莫大之仇。因此便從屋上下來。撥開窗扇。閃身進屋內。執了寶刀。一躍已至鍾氏面前。鍾氏一見有人持刀進屋。這一來吃驚非小。方要放聲大喝。已被楊爺跳進身旁。手起刀落。將鍾氏結果性命。又將倪賊的幼子也結果了。隨出了屋外。與笑山又在倪賊屋內外搜查一番。到倪賊外一進屋內。却見有兩個惡徒。正在一間矮屋內。點了一盞將明將滅的燈盞。坐在桌案旁邊談心飲酒。楊爺仔細一看。原來這兩個惡徒。皆是倪賊徒弟。一個姓賀。就是賀義山的兄弟。一個姓黃。這兩人日間正在醉香居。與楊爺廝殺過。却因二人逃走甚快。未能將他們擒獲。此時相見。豈肯輕易放他們二人過去。楊爺因此就與笑山相約。大家進內。將二人結果。笑山答應。楊爺隨將窗扇撥開。閃身入內。其行進內。甚是快速。但聽窗子瑟瑟一響。窗扇開處。楊爺已進屋內。那兩惡徒。正飲在半醉。豪興方酣之時。忽聽窗外一響。舉頭觀看。却見有人進來。這一驚誠乃出於意外。楊爺方到屋內。纔見笑山也進了屋來。二人仔細看了。隨格外吃驚。只因日間已與二人戰鬥過。所以曉得他們的利害。姓賀的來得矯捷。立刻將桌案上的燈光撲滅。打算逃出屋外呼救。再預備與二人戰鬥。所以撲滅了燈光。身子

一閃已跳在門旁。拔門出外。還有一人。却因格外多飲了一盃。因此躲避較遲。却被楊爺趕上。舉刀將姓黃的結果了。楊爺結果了姓黃的。正打算出外追趕那姓賀的。只見笑山已早在屋內追趕出去。原來那姓賀的。果然身子矯捷得很。有點輕身本領。他到了屋外。一閃身便上了高屋。若是本領較平常的人。萬萬追趕不上。因笑山是個俠客。所以憑他有輕身本領。都趕得上。楊爺結果了姓黃的那人。再到屋外。只見笑山與那姓賀的。已俱不知去向。原來姓賀的上了高屋。一轉又跳過了幾座屋脊。姓賀的因路徑甚熟。飛行更快。笑山因是本領高強。所以能步步跟隨。姓賀的一見笑山追得緊。便落在一座大院子內。行走如飛。便向院內大樹旁邊過去。打算可以躲避。誰知惡貫盈滿。偏給大樹底下。一塊大石子絆了一個筋斗。笑山因此能上緊一步。將他趕着。一脚將姓賀的躡住了。然後用寶刀將他結果了性命。回到前一進屋外來找楊爺。只見楊爺不在外面。又不知他到何處去了。正打算去尋找他。忽見屋面上落下一個黑影來。見他落到底下。便直奔笑山面前來。笑山用目看時。原來正是楊爺。這時已在四鼓以後。二人因須趕回客店去。因此同又一路出了倪賊屋外。仍施展飛行術。趕回蘇州。進

了店內。不多時天已發白。二人安睡不提。且說那倪賊家內。便大驚起來。連鍾氏幼孩。黃賀二人。共傷了四條人命案。便趕到縣衙內報案。捉拿兇犯。其實到何處去捉拿。還不是等於紙上空談麼。經了這一來。七寶鎮上。是倪賊手下一夥惡徒。無一人不都個個驚慌起來。別的不打緊。性命却是人人要。所以一連幾天。夜來都不敢穩睡。賀義山却很忙很忙。一面替倪家辦理事情。一面寫了急信。打發心腹。到山東查家墩。向倪子明送信。一面又派人到處探訪楊七寶的蹤跡。以便可以捉拿。這且慢提。再說楊爺與笑山。那夜回到客店後。次日早起。已知倪家在官衙報了案。因此不便在蘇州久住。但中心如焚。不知妻子等現在何處。便將這事。向笑山商量。笑山也別無他法。只得用言語安慰他幾句說道。凡天下的事情。不可過燥。常言道君子隨遇而安。此刻只得慢慢忍耐著探訪。我想吉人自有天相。既然有人救去。大概都不礙事的。楊爺聽了笑山這番言語。只得安心忍耐。在蘇州又耽擱一天。次日二人隨給了店錢趕路。楊爺要到上元縣。笑山本無一定去處。所以二人仍是同行。沒幾日到了上元縣。就到羅爺家內。這時賀蘭田已從徐州遷到上元縣。是羅爺與他賃的房屋。却與羅爺所居甚近。只相

隔十多家門面。彷彿比隣。這日楊爺與笑山到了羅爺家內。賀蘭田便來拜望。大家相聚一室。羅爺設宴款待。這日飲到更深時方止。次日賀蘭田也在家內。治了酒宴。替楊劉二位洗塵。羅爺也一齊到賀爺家內聚宴。這晚羅爺酒醉。便向笑山問及。進御苑盜鐺之事。笑山直道不諱。楊爺與賀爺都要向笑山一看寶鐺。笑山道這件東西。我因帶在路上。不甚便利。却寄在一個朋友那裏。所以沒有帶來。只好改日再取來與各位觀看。羅爺曉得笑山爲人豪爽。必定不會設詞推託。是以不便再問。便道不知大哥將此物寄在何處。但這件東西。是御苑之物。這人敢與吾兄收藏此鐺。不可謂非豪傑矣。不知此人姓什名誰。尙祈言道其詳。笑山道兄誠達人。果不出所料。吾寄物與此人者。誠乃當世英豪。此人姓鮑名其遠。與我有八拜之交。住在德州西村。可惜此人已埋名隱姓。作了一個隱世的豪傑了。愚兄日後當與諸位引見言罷。仍然暢飲。須臾席散。天時已晚。羅爺與楊爺笑山俱與賀爺告辭回家。又過了幾天。笑山告別他去。楊爺便在上元縣耽擱。探聽家眷的消息。有一日得了一個消息。聽說妻子等在蘇州元和縣地方。却不知在何人家。楊爺得了這個消息。因此卽別了羅賀二人。離了上元縣地界。便一

路趕向蘇州地方而來。沒有幾天。趕到元和縣地方。却沒有熟人。過了幾天。全無消息。竟白白的空跑一趟。楊爺心中着實納悶。不免因事感觸。又想起倪賊。心中切恨異常。便來七寶鎮。夜至倪子明家中行刺。原來倪子明自從家中遭了變故。在查家墩得信息回家。心中懊恨異常。這幾天連日連夜不成眠。桌案上點的燈光尙在。看書消悶。忽見窗外。有一個黑影子。在窗上一閃。倪賊本是驚弓之鳥。此時見了這個影子。心中一想不好。怕是仇人楊七寶又來了。隨將案上燈光吹滅。取了平生所用的寶刀。悄悄從屋內出外。飛身上屋。說也巧了。倪賊上屋。却與楊爺迎面而遇。這是約在三鼓。正是午夜。天上明月當空。照耀光潔。這一來正是仇人相見。豈肯輕捨。二人各不相讓。倪子明大喝道。楊賊你屢次深夜前來行刺。這不是丈夫。真是小人的行爲。上次因老爺不在家。却教你傷害了我的家屬。今夜豈肯輕與你甘休。我只當今生今世。找你不着。不想你却自來送死。不要走且吃吾一刀言罷。將手中一口單刀。直在楊爺迎頭砍下。楊爺手快眼快。見他用刀砍來。便閃身避過。倪賊一刀落空。楊爺也用刀相還。他二人的本領。本來肩并肩下。不過楊爺較倪賊稍高一着。所以上次倪賊夜攻楊家橋的時候。竟

在楊爺手中敗過。但是那個時候。倪賊沒有出其全力。況且有句古話。叫做勢敗如山倒。這個都是心慌的緣故。但是今夜的倪賊。却又應了一句古話。叫做一夫拚命。萬夫不當。所以這時候倪賊。拚一腔憤氣。勇力廝殺。竟與楊爺殺了一個平手。楊爺甚至竟有點力弱。漸漸的敵不住了。楊爺心中竟有點擔憂。只怕屋內再有接應上屋。便有的敵不住了。所以也出其全力。奮勇與倪賊廝殺。思乘間將他結果。以洩心恨。誰知力不從心。却一時不得取勝。真是心急異常。累得滿身是汗。不料屋上這一遍聲響。屋內早有了消息。原來倪賊自從那日回家之後。受了那回變故。家中便有準備。所以住着的惡徒甚多。與倪賊的臥室只相隔一間屋。因此早得了消息。各人在夢中驚醒。隨俱提刀上屋。早將楊爺包圍在當中。這時楊爺見勢不佳。只得拚命抵敵。誰知今夜上屋這夥惡徒。都是倪賊挑選的精強之輩。楊爺左右應敵。便有點敵不住了。隨打算逃走。因此此在刀槍如雨之中。却有本領賣個破綻。回身逃走。也很不易爲。將身一閃。楊爺已逃過一座屋面。真是飛行快速。其疾如箭。倪賊見他逃走。豈肯輕捨。因此率了衆惡徒。在後便追。接連逃過幾座屋脊。早已落到屋外而逃。倪賊也率了衆惡徒。出屋追趕。楊爺

便落荒而逃。倪賊在後窮追。逃出一二里路。楊爺便逃進樹林內脫身。倪賊正要趕進林去。猛見樹林內飛出一件暗器出來。倪賊不由胆寒起來。想起楊爺的飛鏢。乃是毒藥所製。因此閃身躲避。不敢深進。只得率了衆惡徒回去。且說楊爺在樹林中發了一鏢。脫身逃走。行了一二里路。回身觀看。只見後面已無人追趕得來。這才放心。慢慢向前行走。心中着實悶昏。看看這時候。約在四鼓已後。所好天上月色明亮。正好趕路。預備趕到蘇州投店。住一日再趕向別處而去。心中一面打量。一面趕路。等到五鼓以後。金鷄啼唱。天色明亮。到早飯時才到蘇州。在客店住了一日。次早給了店錢。又上前趕路。此番決意在外投訪名師異人。將來學了本領。再來報仇。這時暫且按下慢表。再說梧桐子。自從那日在桂平縣。與李天然別後。便一路訪友。那日到了京中。就住在前門外一家順成客店內。不幾日却得了一個消息。聽說老佛爺在宮內。竟失了玉鐲。梧桐子也甚詫異。不知這件事情。是何人所爲。後來暗暗的一探聽。還是劉笑山所爲。想道劉笑山。因何事故。竟進宮盜鐲。後來再一探聽。方知笑山盜玉鐲。是與方國珍爲難。却連累了步兵統領盧龍。也奉倍方國珍一同革職治罪。但盧龍雖然在京做個步軍統

領。却是非比方國珍一般貪贓受賄。所以家境清貧。方國珍未逾月餘。卽以一萬二千金行賄免罪。但盧龍以居官清正。家境清貧。竟無此鉅款賄行免罪。舉家痛號。盧龍今年已將望六。家人以其年老。所百般爲其集款。無奈終難集此鉅款。只得向親友告貸。亦不可得。可見世態寒薄。這件事情。却爲梧桐子一個朋友得知。此人亦是豪士。就在東胡同開了一家古玩鋪子。叫做玩古齋。姓褚名毅忠。便將這事。告訴梧桐子。不免替盧龍歎息。怪笑山做事沒俠士的氣概。因何反累了好人。當時梧桐子。便將這事。記在心中。又探聽了盧龍的住址。將這事談過之後。梧桐子告別了褚毅忠。一人自回客店而去。再說方國珍。雖以一萬二千金免罪。然官職已去。隨滿載回鄉。梧桐子得知。便在方國珍的營中。盜了一萬五千金。暗中送到盧龍家內。盧龍有二子。長子名傳賢。次子名傳孝。得了此款。便進京賄賂權臣。盧龍得以免罪。後盧龍又得復職。可見良善者必有天助。而能享其攸久之道。然梧桐子替天行道。使義心腸。令人可敬。亦盧龍之恩人。盧龍以後。當格外忠心報國。方不負梧桐子一番援助。這事表過不提。再說梧桐子。救了盧龍。行了一番俠義之後。又買馬雲遊天下。一日行在太原縣地界。却見一個村圩。

內擁了幾十個大漢。在一顆大樹下圍住一人。在那廝殺。各人手中都執着剛刀利刃。被包圍的那人。也是一個少年豪傑。生得五官端正。面色微白。約有八尺身材。却是一個英雄模樣。手中執一把剛刀。力敵衆人。全無懼色。諸位你道此是誰。原來不是別個。正是在外訪尋名師異人的楊七寶。你道楊爺。因何在此戰鬥。原來有個緣故。這個村子。叫做龐家村。村中有一個巨盜。乃是上次在查家墩的龐山虎的哥哥。他叫龐山彪。此人生得面如鍋底。目似銅鈴。頷下有一部鋼鬚。濶口巨顛。身高一丈。看了怕人。如一個山魘彷彿。在太原地界。甚有威名。江湖中人望而生懼。所以在太原地界。是一個盜首。因此各處的巨惡。俱與龐山彪有往還。且俱趨勢。今年是龐山彪做壽。因此各地都來送禮。山東查家墩倪泰山。也着了兩個頭目。到太原送禮。龐山彪因他們是從遠道而來。本人且與倪泰山感情甚好。因此便留兩個頭目。在家吃酒。等得壽期已過。這兩個便辭了龐山彪。回山東而去。誰知才離了村子。沒幾步路。却見迎面來一人。原來這人正是楊爺。楊爺却不認識二人。他們二人。却認得楊爺。又將楊爺細看了一回。楊爺並不留意。一路行了過去。這二人一個姓李。一個姓蔣。見楊爺行向後去。姓李的便與

姓蔣的商量。姓李的道。此人果是上次。在山中被他在夜間逃脫的一人。小弟爲了此事。正給寨主重責一番。不想今日。竟在此處相遇。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我若能將這人擒了回寨去。寨主一定重重有賞。姓蔣的道。大哥不要認錯了人。天下偶而相貌相似的人甚多。況且是不是。不得可知。而且那日。我見那人的本領甚大。若憑你我二人的武藝。如何是人家的敵手。不如還是你我快些趕路。不管這件閑事。姓李的道。大哥你真怕事。須知一個人做事。都要有點勇氣。照你這樣說。便是一個無用之人。將來如何有上陞的日子呢。姓蔣的被他說了這幾句。便道依你便如何呢。姓李的道。依小弟之計。看這人行向何處去。我們回村去稟知龐寨主。叫他派人幫着我們。將這人拿了。送回山東。見了我們寨主。這個功勞。還是我們二人的。豈非不是妙計麼。姓李的說畢。姓蔣的聽了。甚是有理。因此他二人卽暗暗跟在楊爺背後。一路而來。誰知楊爺。却不知這二人的計算。且因初來太原地界。路不熟悉。却恰行進龐山彪的村子內。那兩個頭目。真是喜出望外。在後相隨。一路重進了村子。搶前飛步。進了龐山彪家內稟報。且那日龐山彪曾得知此事。立即派了十幾個盜寇。各人執了刀槍。

鐵棍。但聽一聲巨嚷。早已出了龐家大門。一擁上前。將個楊爺。突然在四面將他包圍起來。楊七寶吃了一驚。不知當作何事。真是出於意外。便大喝一聲。用刀抵敵。便與他們廝殺起來。大家隨戰在一堆。原來楊爺練的一身本領。也着實來得。憑這幾個無名盜寇。如何是他的敵手呢。將幾個盜寇。漸漸戰得敗了下去。這許多盜寇。見楊爺果有本領。恐不是人家的敵手。因此便有幾個盜寇。跳出圈外。逃回龐山彪家內去報信。這時候梧桐子。却於無意之中。也在這裡經過。他與楊爺並不認識。也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因此隨遠遠的站着。將身子閃避在樹林下。向着他們觀看。只見沒一會兒。却見村子內又來了一夥大漢。約有二三十個。都是生得濃眉大眼。氣勢兇焰。手中皆執着兵器。從中尚有一人。生得格外嚇人。身長一丈。面如鍋底。手中執了一把鐵柄大刀。約有二百餘斤。這人拿在手中。輕如無物。其行似飛。執刀奔向楊爺那邊去。大漢等俱在後跟隨。須臾到了楊爺面前。一聲大喝。那先前圍着楊爺的一夥大漢。各人都退下。這人便趕上去。將一口大刀。在楊爺頭上向下就砍。楊爺正戰着衆人。忽見衆人紛紛退去。抬頭將這人一看。不由吃了一驚。曉得遇了勁敵。便閃躲避。誰知這人刀法快速。才

將一刀避過。接連又是一刀。在頭上砍下。其勢快急。不及閃避。只得以手中寶刀。向上招架。誰知這人膂力甚大。這一刀竟將楊爺的刀。擊得缺了口。二刀相拼。火星四射。楊爺却被擊得虎口大震。喝一聲利害。撇過一刀。回身便逃。那兩旁幾十個惡徒。豈肯輕放。早已一齊圍上。楊爺見勢不佳。急得眼中冒火。只得以手中一口缺口的寶刀。向了衆人亂殺。衆人也至死不讓。拚命的圍上來。前仆後繼。如何可殺得出去。過不多時。後面持刀這人。早又趕來。跳進重圍。看準了楊爺頭上。舉刀又砍。這時楊爺。自命難以活命。只得回身再戰。這個時候。真是四面受敵。危險萬分。就是梧桐子在樹林內。看了也替楊爺擔憂。自古道見死不救非君子。况且楊爺是個豪傑。就是梧桐子看在眼內。也何常不曉得。再將那夥大漢觀看。個個虎勢兇焰。一望而知。不是好人。今日梧桐子在。此正是楊爺一個好救星。也是二人有點善緣。隨在樹林內出來一道劍光。到了楊爺面前。衆大漢見梧桐子來得蹊蹺。不由個個吃驚。不知梧桐子是個何等之人。皆喝道來者何人。快快報名上來。梧桐子道。若問我麼。乃是當今的無名氏。是也道畢。也在懷間取出寶劍。向衆人廝殺。這樣一來。却替楊爺解了一個大圍。乘間向旁閃避。因此那

人的大刀竟砍了一空。心中大怒。因砍不着楊爺。却遷恨在梧桐子身上來了。不交一言。趕過來用刀在梧桐子頭上便砍。梧桐子閃身躲避。這人在梧桐子頭上連砍幾刀。全未砍中。心中實是怒不可言。便將一口大刀。在梧桐子頭上亂砍。梧桐子左偏右避。全不費力。那人一連砍了幾十刀。竟無一刀砍中。這時心中盛怒。已息了一半。不由心中納罕起來。暗暗想道。憑我這口寶刀。不知遇過天下多少好漢。從未遇過有這樣的人。就是一合之將。也從未有過。想來此人。亦必是天下有名好漢。何不待我問明他的姓名。再乘間將他結果了。以滅敵手。他打定主意。便將手中的刀。虛幌一幌。跳出圈外。按住大刀。向梧桐子大喝一聲。問道。爾是何人。快報姓名上來。老爺刀下不傷無名之將。梧桐子道。原來如此。若問老爺姓名。乃是當世的無名氏是也。你是何人。快報姓名上來。那人將梧桐子說的無名氏。錯聽了武明世。便也自己的姓名報了。原來這人就。是龐山彪。乃是太原地方一個巨惡。梧桐子聽了他的姓名。便有除惡之意。大怒道。原來你就是龐山彪。老爺聞名久矣。今日相見。真是難得的機會。想是爾的惡貫滿盈了。龐山彪聽了大怒。正想用個冷不防。將梧桐子結果了。誰知事不由心。正要下手。萬不

料梧桐子已把嘴一張。在口中吐出一道白光。直向龐山彪面前飛去。龐山彪手中一把大刀。正在將舉未舉的時候。萬不料梧桐子口中吐出白光來。及至看見。方知梧桐子是劍俠。方才失悔。再想避時。已來不及了。白光在他頭上一繞。已身首異處。可惜龐山彪。在太原稱雄十餘年。造惡萬千。自料萬萬不及至此。一旦傷於劍下。這個時候。楊爺正戰住衆大漢。各不相下。此時賊已去首。才曉得梧桐子是個劍俠。如何還肯戀戰。早已一閃而散。各都逃去。楊爺恨極。也奮力殺了幾個。并不追趕。慌忙過來。向梧桐子見禮。拜謝相助之恩。見禮已畢。叩問梧桐子姓氏。梧桐子不肯直道。說了一個假名。也向楊爺問了姓名。楊爺方才因見梧桐子用劍術。傷了龐山彪。曉得梧桐子是個劍俠。豈肯輕易錯過機會。早已跪下。要拜梧桐子爲師。梧桐子道。吾有何能。敢做人的師傅。方才的事情。不過偶然用一點計策。因賊人惡貫已滿。乃是天助吾成耳。你休錯拜我爲師。反誤了你的機遇。想天下比我有本領的人正多得很呢。楊爺道。師傅且成全。弟子有大仇未報。不要推辭了。吾知師傅乃是一個俠士。若師傅不肯答應。弟子便永遠跪在這裡了。此時跪在地下。又將梧桐子一切舉止。及身上穿的衣服。一切俱與那年。

在桂平縣聽李天然說的劍俠梧桐子一般無二。便道師傅不用瞞弟子了。吾知師傅乃是一個有名的劍俠。弟子在外訪尋師傅。已有一年多了。便將上次在桂平縣與李天然相遇的一番話細細道了。梧桐子聽畢不覺笑了一笑道。吾有何能。政居人師。如今你且起來罷。你有什麼仇隙。何妨我們大家來商量商量。或者可以幫助臂力。楊爺見梧桐子已似有允意。隨大喜。在地下稱謝而起。二人便出了村圩。約有一二里路。找了一個清靜無人的地方。梧桐子道。我們就在這裏坐了談談罷。楊爺道甚好。二人就走進一處樹林下。在一塊青石上坐下。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梧桐子解圍收徒 倪泰山驚談俠客

話說二人在青石上坐了。楊爺便將與倪子明一番仇恨之事細細說了。梧桐子方知楊爺亦是一個俠士。況且倪子明的惡名也早有所聞。亦曾聽有楊爺的俠義名譽。所以心中已有敬愛之意。便向楊爺道。你要拜我爲師。這件事情。我萬萬不肯答應你。但我們結個朋友吧。楊爺道萬無此理。現在弟子已有一番誠意。師傅萬萬不能再推却。

了。梧桐子沒法。只得答應。楊爺就在林下。拜了梧桐子爲師傅。行了師徒之禮。在樹林下談了幾句。楊爺便跟隨了梧桐子。上前趕向別處而去。這且慢提。再說龐山彪。被梧桐子用劍術結果以後。各人相繼逃散。一路逃回龐府。這時候龐山虎已在家中得信。正帶了幾個大漢。要來捉拿梧桐子等人。却與逃回之人相遇。一聽對方的敵人。乃是一個有劍術的劍俠。素知這劍俠的利害。能於百步之內。以飛劍取人首級。所以竟在半路上折回。嚇得不敢前去。後來聽得楊爺。已同梧桐子俱出了村圩而去。又過了多時。方才敢到村子上。將龐山彪用棺取回。重再安殮。又將其餘給楊爺結果的許多漢子。也收殮了。嚇得倪泰山派去的兩個頭目。不敢多言。恐怪及他二人報信的不好。因此在此在龐家。又耽擱了兩三日。隨別了龐山虎。一路回山東查家墩而去。到查家墩。便將龐山彪。被劍俠結果之事。細細說了。倪泰山雖是好漢。聽到此處。不禁也汗毛直豎。深以爲患。恐楊爺再邀了劍俠。到查家墩報復前仇。所以至此後。倪泰山常以爲戒心。又過了多月。倪子明到查家墩。泰山便將山西龐山彪。在太原遇楊七寶。被劍術結果一事。細細說了。倪子明聽畢。錯愕道。那有這事。楊七寶那一月。曾到七寶鎮行刺。幾將被

我拿住。想他乃是一個小輩。如何有什麼劍俠的朋友呢。這件事情。想是他們錯認人了。我想天下樣同之人甚多。這個真是龐山彪。白白誤傷了一條性命。甚是可惜。萬萬不是楊七寶。賢弟只管放心便了。倪子明說了這番話。倪泰山聽得甚是有理。也唯唯稱是。却將底下兩個。向龐家報信的頭目。嚇得打戰不已。一想若果認錯了人。那龐寨主一條性命。豈非不是爲我們二人所累的麼。這個時候。大虧龐山虎不在這裏。可恨倪子明這人。太會多嘴。若是龐山虎今日也在這裏。說不定若是寨主一怒。哼哼連得我們二人性命。都在他的嘴裏呢。二人談畢。心中恨恨。巴不得倪子明快點住嘴。惟獨倪子明。將這事講不了。在聚義廳。與倪泰山約談了一個多時候。才將話說上別處去。這兩個頭目。真是擔憂不已。且說倪子明。在查家墩住了幾日。便又回七寶鎮而去。却不將楊爺的事情。放在心上。連得倪泰山。也不將此事擔憂了。再說楊七寶。自從那日。在太原縣地方。拜了梧桐子爲師。便隨了梧桐子。到處雲游。不離左右。有時梧桐子。在行俠之暇。隨便在什麼高山無人之處。教授楊爺吐納練氣之術。並且還傳授楊爺的武藝。及一切飛行之法。楊爺追隨梧桐子。在外雲游一年。真大非昔比。非但武藝增進。

而且見識也較從前廣了多少。凡人所不及見識地方。都雲游過了。什麼名山異地。及劍俠義士。也見了多少。誠乃上了一句古話。叫做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此言誠不虛傳。現在楊爺就是這樣。胸襟也開豁了不少。早將塵間一切煩惱。都看破了。這日梧桐子。要到杭州葛嶺。赴第四次聚會。也帶了楊爺同行。那日經過蘇州。楊爺不免觸景生情。想起離鄉別家。忽忽又過了一二個年頭。但想起離鄉別家這四字。尚且不過暫離一時耳。不論三年五年。總有一個歸期。現在本人的離鄉別家。直弄得沒家可歸。追源窮本。又要論到那七寶鎮上的惡人倪子明了。雖然練氣學道的人。恩怨盡去。但追想起來。就是本人這一二個年頭。離家別鄉。在外尋師訪友。在外受這風塵勞碌之苦。都是爲了仇人倪子明這個惡人。現在大仇一日不報。此恨一日未消。只是幾年以來。蒙師傅盡心傳授。別的武藝都學習了。就是劍術一道。雖蒙師傅教我吐納之術。但是吞劍吐劍的一層。師傅尙未傳我。現在吐納之術。已練就了多時。不知師傅幾時。才將劍術傳吾。若是早將劍術傳了我。此時我經過此處。若是去取仇人的首級。豈不易如探囊。從此大仇可去。此恨永消。現在大仇未報。雖我如此安閑。心中終是一個大憾。我

想師傅將劍術一層。久久不傳授我者。或終是恐我火性未退。將來有所持勇的地方。其實我也何嘗肯犯這一節的事故。這個大概都是師傅細心地方。然而我亦何能怪及他呢。現在只得仍耐着性子等候。我想師傅最多在這一年的內。終要傳授我的。這却楊爺見景生感的地方。然而尚能於憂愁之中。自慰自解。未非不是豪俠一流的人了。這日二人到蘇州的時候。天色已晚。所以二人便在客店內耽擱。楊爺因心中悶悶。又想起妻子。不知是被何人救去。現在不知身在何處。思想起來。不免又是一件恨事。因此這晚在客店內。有時竟憂現於色。楊爺雖一人放在肚內納悶。梧桐子又何常不知。所以這晚。便命小二買了一點酒來。二人對飲。在梧桐子的意思。是與楊爺消愁。誰知楊爺這夜。因用一點酒。惹動心事。竟一夜沒有合眼。到了次早起身。二人用了早飯。給了店帳。便趕向杭州來。這日到杭州。就在西湖旁邊。找了一家客店住下。原來梧桐子最愛游玩山水。所以到杭州較早。離葛嶺聚會的日期。尚有幾日。二人每日無事。都在湖邊一帶。游玩山水名勝之地。到也安閑自適。楊爺在西湖這幾天。受了一些湖光月色。到也自得。慢慢的將胸中一番悶氣。也消去盡。這日便是離葛嶺聚會的第二天。

梧桐子每日在湖邊游玩。看看幾個師兄弟。都沒有來。因想到葛嶺上去看看。不知可有先到的人。所以這日最早最早。乘着天色熹微。人還沒有起來的時候。就起來淨了面。用了一盃茶。就出了客店。與楊爺上葛嶺去。怎奈他們聚會的一處地方。是平時沒有人到的所在。若非是神仙之輩。可以到得。因爲是在葛嶺最高最高的一處山峰上。莫說塵凡的人不能到得。就是凡常的飛鳥也飛不上去。真所謂飛鳥絕跡。塵烟俱無。其高可知。二人到了山上。楊爺雖有飛行高蹤功夫。到了此處。未免沒有用了。梧桐子便將楊爺帶到一處最高最高的山峰上。二人用了陞騰之術。慢慢的又飛行上去。就是這個地方。已非等閑的人可以到得。楊爺用目觀看。只見這個峰頂上。竟與別處大異。但見山色青翠。石如玉潔。更談不到塵烟二字。氣清目爽。四面如雲霧飛騰。大非塵境。這個時候。天色空葱。太陽未出。梧桐子帶了楊爺。上了峰頂。楊爺心中想道。今日師傅如此清早。帶我到此處來。不知有何事故。想來這個地方。莫非就是師傅。每年與師伯師叔聚會的地方了。我尙是初次來此。怪不得師傅。每次與我談及。這葛嶺聚會的地方。都說怎樣怎樣好法。在往常的日子。我總不相信他的話。或是有一半誇張意義。到

現在我方知往日。師傅所言。毫不虛說。這都是我虛懷疑猜的心想。這時楊爺正在思想着。一個人看着四面的山景。靜默無言。在此虛谷清靜之地。闐無聲息。楊爺的胸襟。較往日又清豁了多少。看罷山景。又將目光。移了去看他師傅。只見他師傅。今日的態度。較往日又精神了多少。儼然有飄緲神仙之勢。楊爺正要開口。向他師傅答話。忽見梧桐子。在懷中取出一把二尺多長的匕首來。向着亮光。幌了一幌。但見光芒四射。鋒利異常。楊爺再細看時。但見這把匕首。又甚似一把寶劍的形式。心中打量道。看這柄利刃。異於常態。從未見師傅懷中有這般鋒利的匕首藏着。真是奇怪極了。因何又在此處拿了出來。不知他是什麼緣故。隨又轉想道。莫非就是師傅常對我言的飛刃之器麼。何不待我向師傅且問一個明白。正要開口。忽見他師傅。向自己說道。仲仁。你知吾手中這利刃麼。楊爺道。弟子不知。乞師傅指示。梧桐子道。這把利刃。就是人家所說的飛劍。乃非等閑的人所可用他。非要火性全無的人才可傳授。你隨我奔走數年。志尙可嘉。今日便想將這劍術授你。但有一句話。你切記了。不可意氣用事。殺戮無辜。助惡爲虐。那時便遭大譴。愚師在此。尙有今日。與你相聚了。明日在上山頂。與你師伯等

聚會以後。便要遠行。你不必跟吾跋涉。待明年再在此相晤吧。言罷。便將劍術。一一傳授了。楊爺又練習了多時。果能吐納如意。這時楊爺胸中反驚喜交集。驚的是與師傅。只有一日之聚晤了。相隨多年。若一旦離去。心中便有依依不捨的地方。喜的是蒙師傅授了劍術。從此習劍有成。不負苦心訪師一片熱心。從此大仇可報。他將劍術練習如意之後。便在師傅面前跪下。一來拜了師傅教授之恩。二來不肯離別左右。仍要跟他師傅遠去。梧桐子道。仲仁你不必如此。快快起來。你我師徒雖好。不能沒有離別的時候。而且你尚有一番事業。還須做來。如何能與愚師一樣飄行無定呢。況且我們師徒聚會的時候正多呢。梧桐子一面說着。一面早在地下。將仲仁扶了起來。楊爺將梧桐子一番言語聽在耳。甚是至理。一想自己。現在已蒙師傅授了劍術。以後自可來去無形。非比從前一般。借了蹤跳之術。來得吃力了。就是師傅不來看吾。我去尋訪師傅。來得較前便易了。當時思量已定。只得又隨師傅下了高峰。說也怪了。方才上山峯的時候。雖憑了高飛遠蹤的本領。能上得去。然甚覺吃力。這是沒有能使劍術的時候。這時既習了劍術之後。覺得下高山越險崖。竟便如猿猴陞騰之巧。於一層可見。技藝

的一道也深無已矣。二人使了飛行輕身之術。到了山下。這時候太陽已出。塵市間頓時喧囂起來了。二人又在湖邊飽覽了一回山湖之色。一路回到客店內。當晚給了店帳。次日一早。天色微明時。二人便起身淨面。用茶以後。梧桐子便要上葛嶺赴會而去。楊爺感念師徒相隨之情。依依送別。梧桐子又叮囑了幾句。一聲珍重。便飄然而去。條忽已失所在。楊爺只得仍回了客店內。在湖邊又住了一天。次日便出了客店。一路向蘇州而去。要到七寶鎮報仇。在路上尙有一二日的行程。這且慢表。再說梧桐子那日出了客店。與楊爺分別之後。便一路向葛嶺而來。上了最高的一峯上。只見幾個師弟兄已在等候。這一次二師兄圓明。仍沒有敢到。諒想其情。也不會來的。仍是他們四弟兄。在嶺上聚議了一番。大師兄裴占元說。圓明自從那次在七寶鎮地方。我們將他戰敗之後。他已遠走高飛。現在聽說在河南地方。已另成一派。都是做許多惡事。已是河南地方一省之害。又收容許許多多的盜寇之輩。傳授武術。約定在三年之後。勢豐力足。便要將我們這一支宗派。誅滅盡淨。以廣其後。此計誠惡毒已甚。我們若不早設計策。思撲滅之法。日後必定受其所累。不知衆位以爲如何。衆人道師兄消息真是靈便。

使我們異常敬服。不想圓明竟如此計惡。現在若不早思誅滅之法。日後必定不可收拾。但我們應當設如何的法子。才可將他們一網打盡呢。裴占元道。愚兄此刻雖然已有一個方法。這裡但似尙沒有想得妥貼的地方。所以此時不便發表出來。容我回去。再仔細想得周到了。再與諸位將這事細細的發表如何。衆人俱道甚好。現在我們暫時回去。等師兄有了分教。再約聚會如何。但不知師兄約在何時。可與我們聚晤。裴占元道。當在不久。我們再過幾個月。最好在重九那天。大家烹飪之時。在泰山聚會如何。不知衆位可嫌時日太久麼。衆人道約在這日甚好甚好。而且又是一個重九佳節。又合了登高的佳話。真是風雅極了。我們大家准依這個約會便了。過不多時。太陽將出。大家約准會期以後。便各自告別。分頭而去。梧桐子也駕了劍光下山。一路另向別處雲游去了。這且按下慢提。再說楊爺自在杭州。與師傅梧桐子分別以後。即一路來至蘇州。在客店內打尖。這日在蘇州稍作勾留。耽延一天。到次夜二鼓以後。在客店內。從窗中跳出。即駕了劍光。一路向七寶鎮而來。該是倪子明惡貫未盈。尙有幾日命活。適巧又不在家中。這剩了幾個無賴在內。楊爺本想下去。用劍術將許多惡徒。一一結果。

個乾淨。後來一想。這許多惡徒。固然罪不容誅。然其過在首。倘使沒有倪子明。從中做個罪首。他們無勢可仗。絕決也不得如此猖獗。推源其過。惡孽都在倪子明一個人身上。又想起師傅。在授劍時。叮囑的一番話。因此竟起了慈悲之心。有望他們。將來知悔過之心。姑且饒了他們。所以也不下去。以免驚擾他們。反教倪子明得了消息。或是遠走高飛。一時反不易將他結果。諒他這時。也去不多遠。多則一月。少則半月。也就要回來了。忖定主意。隨轉身又出了倪賊的屋內出外。上了高屋。隨駕劍光回蘇州客店。在往常用飛行蹤跳的功夫。由七寶到蘇州。也不過費一二個時候便到。現在駕起劍光來。真是相差得多了。說不定快的時候。真是轉眼之間便到。可見技藝的深奧。誠非等閑的人能所得知。這時的楊爺。已非可前比了。楊爺由七寶鎮。駕了劍光。回到蘇州客店內。滅了燈光。上床安睡已畢。聽樵樓方起三鼓。在此一鼓之內。往來數十里。舉止若干時。而能從容不迫。其非劍俠。何能爲此。且說揚爺。在蘇州耽擱了三四天。每夜都到七寶鎮往返一次。以探倪子明的行跡。誰知一連六七天。倪子明在外。仍未回來。楊爺心中。甚是焦急。曉得倪子明沒有別的去處。一定是在山東倪泰山那裏。隨想到山東

去走一趟。後來又想起那日。師傅在葛嶺授劍的時候。曾說一個最緊要的。是沒有時候。就是凡做什麼事情。都不能過於性急。我今日如何竟背了師言。如此性急呢。這個是大不然的事情。一定要守了師言。等倪賊回家時。將他結果了。再去查家墩不遲。所以楊爺。竟耐住性子。在蘇州客店內等候。每夜到七寶鎮探信一次。視爲常事。風雨無阻。話說過半個多月。那日倪子明果回來了。你道他果是到何處去的。原來不出楊爺所料。誠乃是到查家墩去的。因何這次到查家墩去。竟耽延如許日子呢。只因此次。是倪泰山做壽。各路好漢。到查家墩祝壽的人甚多。因此倪子明。在山東招接衆朋友。一時不得隨即返家。所以稍有耽擱。不想他竟能以此多活幾日性命。這也是衆朋友給他便宜下的。這天倪子明。是日間回家的。衆徒弟都又齊來問候。到家一日。也甚忙碌。衆徒弟中。或有人要設宴。與倪子明洗塵。倪子明道。吾這幾日。實在勞倦得很。不能再要勞神了。萬一你等一定要設宴。與我洗塵。都要再過幾日才可。衆徒弟只得聽了師傅之囑。隨大家約定過三日後。再設宴替師傅洗塵。衆徒弟曉得師傅沿途過勞神了。因此各人都到了一到。隨都散去。可讓師傅稍事休養。這日帶早用了晚膳。在初鼓時。

候。倪子明便進臥房安睡。家中已靜寂無聲。在二鼓之時。楊爺便在屋面上。駕了劍光而來。進了倪賊家內。在四下觀看一回。然後便進倪賊的臥房而來。楊爺因在倪賊家中。已到過數次。所以進出甚是熟識。往日至倪賊臥房外時。都是靜寂無聲。空無人影。今夜却不如往日一般了。方至臥房門外。只聽屋內呼聲大作。楊爺大喜。曉得倪賊已回來了。隨在懷間。將寶刀取出。輕輕撥開了門門。只聽一聲响。原來是門門落地。却將倪賊在夢中驚醒。喝聲有賊。早在床上跳起。急在牆上。將掛着的一把寶刀。拿在手內。便閃身避在門旁等候。預備等着賊人進來。用個冷不防。將他結果了。而且心中料定。沒有別人敢來。或者又是楊七寶。這廝前來行刺。所以也不將來人放在心上。舉着刀。在門旁等候。且說楊爺在外。才將門門撥落。正想推門進去。只听屋內已有聲響。曉得倪賊必定已有了準備。只因屋內沒有燈光。若是從外面看進去。不見一物。若是從裡面向外看。今夜天上雖沒有月色。然而有些星光。天色反到有些可以辨別。楊爺因深明這層理義。所以一時不敢深入。先將房門一脚踢開了。觀看動靜。只見裏面黑暗。不辨一物。此時踢開了門。反是裏面沒有聲息了。一想這倪賊。一定已埋伏在何處。若

不是這樣。因何此時連呼息的聲音都沒有了呢。然而我若站在門外。久久不敢進去。日後被天下人聞知此事。豈不笑我楊仲仁徒具一身本領。做事沒有胆量麼。因此打定主意。執刀在手。大喝一聲。倪賊。休得埋伏在內。莫道我楊某就不敢進來了麼。喝着身子一躍。已閃身進內。倪子明在內看了。心中大喜。仍不出聲。待楊爺閃進屋之時。便在門旁閃出。將手中一口寶刀。直在楊爺頭上砍下。楊爺吃了一驚。要待回避時。已來不及了。只得用刀招架。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倪子明作惡果報 楊七寶劍斬惡霸

話說楊爺方進門去。不料倪子明就在門旁埋伏着。舉起單刀。照準了楊爺頭上砍下。這一來真是出於楊爺意外。要待閃身躲避時。已來不及了。隨只得用刀招架。此時二人已照了面。倪賊砍下的這一刀。是用了平生之力。打算就用這一刀。將楊爺結果了。以免後患。誰知偏不能如他的願。反被楊爺向上招架的這一刀。震得手腕迸裂疼痛難忍。幾乎將手中一口單刀。擊得飛上空中去。這一來真是出於意料之外。如何想得

到。只與楊爺相隔了二個年頭。他的本領。就一變而如許高法。這時執刀的手腕。也疼痛難忍。如何還能戰得。若不及早脫身。更待何時。因此急將單刀收回。接連喝了一聲好字。便乘着勢子。將身一閃。身子一搖。就從空處搶進一步。飛身跳到屋外。又一躍上屋。楊爺見他逃走。在此已相候半月。豈肯就輕易放他脫身麼。早在屋內。跟着出外。且說正在這時。兩旁廂屋內。臥着的衆惡徒。早都聽得。師傅屋內有聲響。一個個都起身。帶了單刀。鐵棍。出了廂屋。都趕到。倪子明這邊屋內來觀看。原來兩邊廂屋。與倪子明這邊的臥室。相隔並不多遠。出了屋便可看見。這時出了屋外。沒有趕上幾步。便見楊爺。手中執了明幌幌的寶刀。在屋內趕出來。大家一看。認得是楊七寶。曉得又是進屋來行刺的。隨不覺個個大怒道。原來又是這個小輩。這回我們不要再放這個小輩逃走。隨一擁上前。個個執了刀棍。上前來捉拿楊爺。這時楊爺。才趕出屋外。方要追上屋去。却被這夥惡徒。迎頭攔住。楊爺無心與他們戰鬪。恐放了倪賊。乘間從屋上逃脫。所以奮勇將衆惡徒擊倒了幾個。卽飛身上了高屋。再觀看倪賊。已不知逃向何處去了。隨縱過幾個屋脊。却見最外屋脊上。有一個黑影。似飛而行。楊爺便追趕上去。又趕過

幾個屋脊。似已相近。只相隔上三個屋脊。楊爺看得清楚。這個黑影。正是倪賊的影子。他因見楊爺在後追趕。所以格外逃得甚快。楊爺因倪賊家內。房屋甚多。惡徒又衆。恐一時被他逃脫。所以只得用劍術取他。隨在口中吐出一道白光。似長虹一樣。直飛向倪賊腦後飛去。這時倪賊正在前面逃着。忽見腦後有一陣陣的冷風過來。不覺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嚇得魂飛天外。原來倪賊深知這劍術的利害。到這時方知那年。在查家墩倪泰山所言非虛。焉想得到楊七寶。竟能有劍術的本領。真是出人意外。不覺自己恨了一聲。當初的時候。萬萬不該聽了匪人之言。一意妄爲。又不該與楊七寶作對。常言道與善人作對。便遇不祥。這句話不想就在此時驗了。然我倪子明。在往日的時候。如何又想得到此時。要傷在飛劍之下呢。這時知已難逃。不覺又歎了一聲。隨閉目待亡。只見那口飛劍。在倪賊頭上繞了一繞。早已身首異處。這便是作惡的果報。大概世上的惡人。果報未臨頭時。都是轟轟烈烈。一旦惡貫盈滿。大同小異。都是這般收成結果。閑書撇過。且說楊爺用劍術將倪賊結果以後。再找那夥惡徒時。已一個不見蹤跡。諸位你道爲何。原來都逃去了。楊爺大仇已報。心願已消。便飛起一腿。將倪賊的身

首都踢下屋去。也不再去搜尋那夥惡徒。隨駕了劍光。仍回蘇州而去。這且慢表。再說那夥惡徒。當夜逃去。到了次早。才敢出來。此時見賊首已除。不免傷悲。曉得報官也無益。不如免此一舉。到來得爽快。這時倪賊家內。已無後裔。族屬只得將倪賊的家產變賣了。替倪賊從厚棺殮。等到辦理已畢。這夥惡徒也各人分散了。都以倪賊爲覆轍之鑒。曉得爲非作歹。沒有收場。因此各人都自安本份去了。這也未非不是楊爺的功果。存有勸善之意。然而又是梧桐子的一番簡接的善因。閑言表過不提。再說楊爺自從那夜在七寶鎮除害報仇已畢。便回到蘇州。進了客店安睡。一夜無話。到了次日起身。早點已畢。便想動身。再到查家墩去。結果那個盜首倪泰山。以與北道一方客商除害。後來想想。不若再於蘇州耽擱一天。以便休養。所以未能果行。便出了客店。預備到街坊游玩一番。不意出了客店。上前行未多遠。却見迎面來一人。仔細看時。乃是好友馬仁。便上前行了一禮。口稱馬仁兄。上何處去。馬仁到沒有在意。這時聽得楊爺。與他招呼。便將他怔了一怔。仔細將楊爺看時。不覺失聲道。啊。我道是誰人。原來是楊大哥。教人想壞了。你幾時在這裏來的。言罷歡喜異常。又說道。我們且到前面去。喝盃酒再

說。原來在前面沒幾家店面。就是一家酒店。叫做一家春。因此二人。即同步上前。一齊跨進了一家春酒店內。只見座上幾將客滿。原來這一家春的酒。在蘇州地方。甚有一點名聲。因為他家的酒味甚好。就是治兩樣下酒的餚菜。也是比較別家的。來得有美味一點。所以不論本地地方。與外來的酒客。都是要擇定在他家吃酒的。因此之故。生意也來得較別家酒店熱鬧。這時二人進了店內。竟無處落座。楊爺道。一家春的生。果較別家好。真是名不虛傳了。現在無處落座。不如換家去吧。楊爺正在說着。馬爺方要答話。就在這個當子。早有一個酒保過來招呼道。爺們是二位麼。馬爺答道。正是。別處還有座位麼。酒保道。二位請到裏廂雅位內坐吧。馬爺聽了。肚內打量道。我時常在此吃酒。却還沒知這裏有雅位呢。想來雅位二字。必是一個清潔雅靜的地方了。到也好。我二人這時正要一個雅位地方。才可靜心的談談。便答道。若有雅位的地方。空着。再好沒有了。酒保道。如此便請二位到裏廂座吧。說着酒保。隨在前領了二人。向裏邊去。原來進內沒幾步。只見向南旁邊。果有一間。如客室一般的。裏面設着幾個雅座。果然收拾得清潔齊整。此時裏面。只有二三個人在內。酒保將楊馬二位。領進裏面。楊

爺就擇了靠裏一張桌前與馬爺坐下。酒保將桌子揩了一揩問道：二位用什麼美酒。楊爺道：擇最好的紹酒。拿來就是了。並須四個下酒的碟。其餘的等一會兒再說。酒保答應一聲下去。沒多時便將盃箸與了酒菜碟子。一齊奉上。楊爺便替馬爺斟了酒。馬爺一定不肯。爭着要與楊爺斟酒。楊爺道：這盃讓愚兄斟了。第二盃賢弟再替愚兄斟如何。楊爺說到此處。馬爺只得答應。二人酒過三巡。然後楊爺便向馬爺問起。自從自己出外訪友以後。那倪子明。二次攻楊家橋的事情。馬爺聞了此言。裂眦道：提起這事。說來甚長。那倪賊誠是惡毒已甚。自從吾兄出外。楊家橋兩月相安無事。不知如何。後來那倪賊得知吾兄已出外去了。因此他即乘機招集了。手下一夥惡徒。約有一二三百人。各帶兵器。乘着半夜。不及防備的時候。攻進楊家橋來。這一夜。我們的弟兄雖多。只因一個個都從夢中驚醒。如何抵敵得住。因此戰了一個大大的敗仗。衆弟兄各人都受重傷。因此只得紛紛敗去。直到現在。楊家橋已沒有往日一般興旺了。衆弟兄自從那夜。受冲散以後。即未能集聚。後來我等均以人力單薄。未能與敵。所以就各自分散。小弟因此也遷向別處打落。又着人在四處尋訪大哥的踪跡。誰知一訪年餘。信息全

無。不想今日。竟於無意之中。在此相會。真是合了古人一句話。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了。這幾年來。真是令人思想壞了。不知大哥。此時却從何處而來。楊家橋曾去過沒有。那倪賊現在的勢力。較前格外又盛了多少。楊爺道。賢弟你如何得知。愚兄在外。受盡風霜勞苦。便將在外一切。俱細細向馬仁說了。然後又將兩次回楊家橋。及上元和縣。訪尋妻眷幼子等事。說了一遍。馬仁道。原來大哥。已到楊家橋去過兩次。若提及尊嫂。可是已望眼要穿了。現在正在小弟家內。姪子已長得彷彿如大人一般長了。楊爺聽了此話。勝如半空中落下一個奇寶。喜出望外。向馬仁道。這件事情。真是感激得很。這幾年來。想是都耽擱在賢弟府上。不知那夜。在驚夢之中。內子等如何逃出。還能脫身。想來又是蒙賢弟的關顧了。馬仁道。那夜的事情。雖是小弟一時心竊。然亦乃是吾兄疎財仗義的好處。所以凡一件事情。每每都是逢凶化吉。若非如此。焉能如此從願呢。只因那夜。小弟只因多吃了一盃酒。竟久久睡不着。忽然想起出外。出野恭。方才大解已畢。正要回家。忽見半空中火光燭天。心中一怔。便有點疑心起來。因此便跳上高屋觀看。只見倪賊那夥人。正殺奔而來。這一來。却將小弟嚇壞了。便急

忙回家。正預備鳴鑼聚衆，以便拒敵。後來細細一想，不能過於慌急。凡天下的事情，愈慌急愈不好辦。所以當時便將心神鎮靜了一下子。因此便在這鎮靜之中，却想及了大哥家中的尊嫂。與了幼姪。而且家中又沒有多人。若等賊人一到，只怕在慌迫之中，一時不易脫身。因想起大哥臨別之時的一番囑託。若有長短，如何交代。因此喚起了內子。帶了一些細軟。以及幼孩等。去到尊府給信。拙妻去後，小弟才出外鳴鑼。才四面驚慌。衆弟兄俱在夢中驚醒。預備應敵。小弟見衆人都已預備。隨帶了兵器。到大哥家內。與拙妻及尊嫂。以及幼姪等。從後村逃脫。到次日方知衆弟兄俱戰敗逃散。因此即未敢再回楊家橋。繞道至元和縣。舍親那裏。住了約有半年。因尊嫂記念大哥。所以曾派人。在四面探訪兄的踪跡。誰知全無消息。不料至今日。却在此處相會。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馬爺說畢。楊爺道。然則賢弟現在住於何處。馬爺道。現在住於震澤縣地方。今日是因到這裏來訪友的。楊爺道。如此說來。內子等亦在震澤了。馬爺道。正是。楊爺道。賢弟到此訪的何人。馬爺道。姓韋名鎮。乃是本城人氏。就住在城內徐家巷。然而訪他。也無別樣要事。不過閑談罷了。現在既與大哥相遇。也不去了。我們在此吃了酒。

便回震澤去如何。免得尊嫂記念在懷。楊爺道。何必如此心急。就是耽擱一二日。再去又何妨呢。馬爺道。我去看韋鎮。因是閑談。此時既與兄遇。自然陪了兄長。回震澤爲是了。楊爺道。賢弟既無要事。我們回震澤也好言罷。各人又舉盃暢飲。只聽雅室外面的酒桌上。有人紛紛在談論七寶鎮倪子明。昨夜在家中。給刺客進屋刺死了。有人說是死得其所。大凡一個人。專是害人的。必定也是教人家害死的。這個就是冤怨相報的道理。若是惡人有了好結果。天下的人。誰人還肯做好人。這豈不是舉天下的人。慢慢的就都變做惡人了麼。這一遍談論。紛紛不一。原來楊爺與馬爺談了多時。却尙未將昨夜上七寶鎮。結果倪子明的話說了。因此馬爺全不知曉。聽了此話。甚以爲奇。不知是否屬實。如果有此事。未免心中暗暗稱頌。聽在耳內。便與楊爺說知。楊爺道。果有此事。愚兄已早得知了。馬爺道。不知行刺倪賊的。乃是何人。想來必定也是豪傑之輩。若不是這等人。一則沒有如此胆量。二則沒有如此本領。楊爺聽了。便暗暗點頭。本想將這事瞞過馬爺。恐犯了自炫本領的一層意思。而違師訓。後來一想。馬仁與自己。乃是最知己的朋友。親如手足。若是瞞過了他。豈不是教人家說一聲不義。況且自己弟兄。

從來無不可言。就是一一說了。也無自炫的地方。就也師傅得知。必定也是這個意思。必無相責之義。因此便將在外投師學劍的一番話。重又細細說與馬仁知道。然後又將昨夜在七寶鎮用劍術。結果倪子明之事。說了一遍。馬爺聽了。方才歡喜道。這樣說來。便是不錯了。若不是如此。只怕一時也難將倪賊結果。如今吾兄此舉。誠乃前人所說。做的快人快事。也不枉在外投師一場。如今果然得了奇傳。就是我們。昔日一班弟兄得知。俱當與大哥歡喜。現在大仇已報。心中如去巨負。不覺胸中爲之一暢。我們當各人痛飲三盃說罷。滿滿的斟了三盃。楊爺一飲而盡。也替馬爺滿斟三盃。馬爺也飲了三盃。然後便各人自飲。就在一家春飲了一個大醉。楊爺方才給了酒帳。與馬爺一齊回到客店內。當晚又作長夜之談。次早給了店帳。二人離了客店。卽一路來到江干。喚了一艘小船。逕上震澤而去。小船在路上行走甚慢。因此過了一日一夜才到。二人上岸。給了船錢。又趕向縣鎮。原來馬爺的家。離縣鎮尙有六七里路。因此到午飯時候。才到家內。這時楊爺與妻兒相見。真是驚喜交集。轉覺悲從中來。相對無言。楊爺與妻兒見過以後。又與馬爺的妻兒見了。也客套幾句。馬爺便治了酒宴。款待楊爺。席間各

人歡喜異常。次日楊爺也在家內治宴。款待馬爺全家。以作酬意。馬爺全家都在楊爺家內歡叙。真是其樂異常。至晚馬爺才攜眷回家。原來楊爺所居。只與馬家左右之分。因此來往。如在一家。異常便捷。兩家宴請以後。便各事休養。約過了半個多月。楊爺便想到山東去。以便到查家墩去。結果倪泰山已與北方一帶除害。便將此事與馬爺說知。家中託馬爺照顧。原來馬爺從前也是一個好勇漢子。近年以來。已知修養。一變而爲一個退後的隱士了。聽了此言。便勸阻楊爺。不必再去。與那夥小輩爲難。不如存個好生之德。因倪泰山雖然爲惡。似與倪子明比起來。似還惡得好點。不如暫且恕了他吧。況且大哥回家未久。何必又去跋涉。免得尊嫂又要時時盼念。放心不下了。倘或倪泰山聞了倪子明。在家受吾兄滅除之信。或能從此改過從善。亦未可知。等得他過了一年半載。若不知改過。吾兄再去。結果與他不遲。楊爺道。吾當初學劍投師之時。曾設下誓言。日後若能學藝有成。必定將二人結果。以除世害。所以這件事情。愚兄不能違了當初的志意。任便如何。都是要去走一趟的。馬爺見楊爺執志已堅。便不能違背他的志意。只得答應了說道。吾兄此去。尙望不要在外耽延過久。以免尊嫂在家盼望。最

好將賊人結果了。隨即就回來。家中的事情。祈放心便了。自有小弟在家照料。楊爺聽了馬爺這番言語。句句都是關心之言。所以甚是感激。隨時便答應了。這日馬爺。又在家中設宴。與楊爺送行。楊爺真是感激不盡。吃了酒宴回家。妻子也叮囑一番。楊爺也唯唯應允。到了次日。楊爺便帶了寶刀。別了妻子。又與馬爺作別。隨一路而去。真是豪俠之輩。心中別有見解。專以行義任俠爲職志。一路離了震澤縣。即趕上大道。在路上日夜行走。有一日趕到上元縣。便去拜訪羅天雁。原來自從那年楊爺在上元縣。與羅賀二位。揖別以後。於今忽忽已有二三年了。這時楊爺到了羅爺家內。羅爺喜得什麼似的。獻茶以畢。立刻設了酒宴。將賀爺請來做陪客。三人在客廳上吃酒談心。羅爺問起楊爺別後之事。楊爺因大家都是自己弟兄。所以照實將前後之事。談了一遍。羅爺喜道。不想大哥。竟有此奇遇。真我們所望莫及的了。然而常聞人言。習劍術一事。雖有奇遇。然亦要有根柢才可。若無根柢的人。卽有神師。亦不能傳授言罷。不盡敬仰。楊爺也自謙了一番。酒散以後。天時已晚。次日賀爺。亦又設宴款待楊爺。整整熱鬧了幾天才止。楊爺在上元縣。約就攔了六七日。便要啓行。到查家墩去。羅爺本擬同行。楊爺再

三不肯。向羅爺道。大哥放心便了。小弟一人去不妨。況且此行。沒有一定行止。等小弟此番北行以後。下次再來。與二位大哥同作北游。羅爺只得作罷。便設宴與楊爺送行。至次早楊爺起身。梳洗以畢。用了早飯。即辭別羅賀二位。上前趕路。二人相送里餘。只得作別回家。楊爺便直向查家墩而去。在路上日行夜宿。不幾日。已到山東地界。這日錯過鎮市。只得帶了月色夜行。約在三鼓之時。行在一處山野地方。遠遠看見前邊。向西半邊有一派樹木。在樹林內。却有一座孤零零的瓦屋。從門縫內。隱隱的露出一線亮光來。直閃閃的看在楊爺眼內。楊爺心中奇怪道。這樣荒野的地方。如何會有人家住在這裏呢。就是有人家。因何到這時候。還有燈火。想來這屋內。一定不是好人。不是荒山賊巢。必定翦徑盜寇。我既得知。何不待我前去。觀看一番。若是賊盜。以便給路人除害。打定主意。便將身子一閃。借了劍光。直進林內。抬頭觀看。原來這座瓦屋。乃是一個賣酒的店家。門前尙挑起一個酒幌子。且不管他。是客店。是酒店。是山盜。是賊。且進內去探看一番。再作道理。因此便將身子一閃。到了屋上。連得聲音都沒有。上了高屋。以便進裏面觀看。原來這屋。甚是寬大。却是十開間的屋子。外面是店堂。後面是住房。

所以又賣酒。又住過往的客商。楊爺落進屋內。在四下看了一遍。早已肚裏明白。曉得是一家黑店。只見外一間屋內。有兩個大漢。拿着刀在那談心。有一個身形較大的喝道。時候已到了。我們好進裏去。將那兩個廝結果了。旁邊還有一人道。我看那兩個廝。甚是與我們是同道上的人。獨巧今天的蒙汗藥酒不靈了。不是這樣。便較易下手。如今最好。等他們睡熟了。才好下手呢。若不是這樣。只怕便要費事。那人道這時候。大概都睡熟了。不乘此時去動手。還待幾時呢。諒來都是小輩。大哥何必放在心上呢。時候已快四鼓了。我們去行事吧。言罷。各舉單刀。便向裏去。這時楊爺却在屋門外。聽得清楚。原來不出所料。果是一家黑店。但不知店內是住的那裡兩位。因此便暗暗在後跟隨。只見兩人執了刀。行過兩重屋。便是一個天井。在這天井兩邊。都有房屋。原來今夜的客人。就住在左邊的房屋內。兩個大漢。方至天井內。便聽左廂屋內。鼾聲大作。兩個大漢聽了大喜。悄悄上前。用刀輕輕撥開了房門。隨一齊躡步進內。只聽屋內的鼾聲仍然未止。這時楊爺却在右邊屋上。以觀舉動。却替屋內的人捏了一把汗。正打算下去。搭救屋內人。結果賊盜忽聽屋下。左廂內已有動作。一陣刀聲響。原來已經動手了。

著者至此。不得不細細交代一下子。原來此處地方。乃是平原縣地界。由此處到縣鎮。只有二十餘里。這地方叫做建德山。此處本來荒無人烟。却因山下。不知是何人在此。造了一座瓦屋。後來忽無人居。因此被本處一個盜寇。叫做大刀李四。因犯了案。無處奔逃。却化了一二百兩銀子。將一座破屋修理了。招集手下幾個黨徒。開了一個黑店。作爲買賣。因此處乃是來往要道。有許多客商。因錯過宿店的。都在此處打尖。作成李四的買賣。所以李四在此。開了一年多黑店。生意甚好。方才一個身軀較大的。便是李四。此人用一口大刀。本領甚好。還有一人。是李四的朋友。叫做鉄臂褚布。此人膂力甚大。也是北道上一條好漢。與李四有八拜之交。本不在李四這裏。這幾天因從河南回來。在李四這裏打落。李四便留褚布。在店中耽擱幾日。不想竟爲李四所累。也該是他的惡貫盈滿了。原來今日。店中來的兩個客商。却是從河南來的。一個是大俠裴占元。一個是劍俠鄧高。這個李四。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尙是睡在夢中。如何知道利害。見二人包裹沈重。只當是個大買賣。還是褚布來得有眼力。因見二人英武之氣。溢於宇外。曉得不是尋常之輩。因此暗暗通知李四。叫他不要做這個買賣。還是放他們去的好。

李四聽了此言。大不謂然。說褚布沒有眼力。且做事太沒胆量。褚布聽了此言。並不與辯。猶暗暗囑李四。不可過輕忽。總要謹慎點好。不如將藥酒加重點。以便易於下手。這件事情。孝四總算聽了他的言語。誰知酒內下的藥物。竟會不靈了。他二人吃了這藥酒。非但不受毒。不在座上暈倒。而且還格外有精神。格外飲如長鯨。這個真叫李四看了吃驚的。那褚布在旁邊看着。格外與李四擔憂。以爲今日。遇了敵手。又只當放在酒內的藥物。或性子淡了。其實俱不然。看書諸君。到此時。當亦驚疑不定。只當二人。有何意外奇異的本領。或是藥物。真毅沒有效力了。原來俱非。只因二人。都是慣走江湖的。大豪傑大俠士。真是會看風雲起色。氣候變化。在二人一進店的時候。便知是一座黑店。而且開在這荒僻無人之處。真是令人甚費索解。況且那許多酒保等人。又都是個個帶着點煞氣。生得粗眉大眼。聲高勢勇的。總之都帶着點強盜的色采。這位大俠裴占元。更是個何等。人。早將這個破綻。看在眼內。便暗暗的用目示意。鄧高也是一個英雄。豈有不知之理。不用大俠示知。胸中早有成竹。所以他二人將賊人的一舉一動。都格外留意。偏偏李四。將酒內格外多放了許多藥物。因此酒的色味。就格外較往日渾

濁了多少。這個正是賊人的用巧反拙的地方。這樣渾濁的酒色。如何能瞞過二人的眼睛。真是可笑賊人。李四與褚布在屋外。門縫內張着。竟是喜出望外。見二人竟飲如長鯨。其不知二人的酒。一盃盃全傾在袖內。簡接的傾在地下。倏忽之間。將二三盃酒。俱飲盡。這賊人在門縫外。不由又看了驚恐起來。你道何故。原來往日。凡飲此酒的。只要一二盃便倒了。爲何今日。飲了二三盃後。竟安然如故。然而總是疑心藥物不靈。不疑及酒都傾在地下。沒有多時。二人酒盡。便在店中打落。酒保送二人。至後天井左廂內宿了。等二人去後。李四便有點不信起來。拿二人壺中飲餘的酒。嘗試一番。誰知一盃便醉。渾然不知人事。到將褚布吃了一驚。趕緊將冷水替他灌醒了。李四醒後怒道。吾在此設店年餘。向來有用必靈。不想今日。竟遇了敵手。今日必將那兩個惡廝結果了。方洩餘恨。但等二鼓之時。動手便了。不想此時。李四與褚布。撥開門扇。進內以後。但聽二人在屋內呼聲大作。李四喜得似甚的。這時窗外。月色映得到屋內。所以不用燈火。已是甚看得清楚的了。况在他們有夜行功夫的人。自然格外來得明瞭。所以一進屋。李四手執一口大刀。便直奔裴爺床前。褚布見鄧高似來得弱怯一點兒。便直奔鄧

高床前。在褚布的意思。以爲憑自己的力量。若是對付鄧高。也甚有餘了。況且鄧高。又在睡夢之中。自然不用說得。易於舉掌了。因此進屋之後。一個箭步。跳近鄧高床前。將帳子揭開了。便將手中的單刀一舉。直在鄧高頭上砍下。在褚布的意思。以爲鄧高必定沒有活命的希望了。誰知大不然。却有一樁可驚可奇的事情。在褚布正用刀向下砍的當子。只見鄧高。忽然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因此褚布砍下的單刀。未能砍在鄧高脖子上。然刀未落空。只見一刀。不偏不倚的。正砍在鄧高的肩背上。說又奇了。褚布這一刀砍下。却用了平生之力。誰想得到。一刀砍下。非但未將鄧高結果性命。而且反將褚布震得虎口迸裂。鄧高背上。絲毫未傷。這一來。却將褚布。嚇得魂飛天外。兩隻脚不由自己作主。喝一聲不好。收回單刀。反身便逃。鄧高喝一聲有賊。早在床上躍起。一把沒有將褚布抓住。褚布也是一個有本領人。身輕如燕。一個轉輾。已從窗中出外。上了高屋。却說同在這時。李四也險些裴占元抓住了。也出門外。上屋逃走。原來李四。去到裴占元床前。方將帳子揭開。正要舉刀砍下。突見裴占元。在床上躍起。伸手一把。也沒有將李四抓得住。二人飛身上屋。這時候楊爺。正想上前拿人。誰知還沒有舉脚。突見

從屋下。飛起兩道劍光。長虹一樣。直上高屋。楊爺不由吃了一驚。曉得今夜。大概是兩個惡賊。惡貫將盈。屋下住店。想是兩個劍俠。但不知是何人。隨不敢上前。站住觀看。只見兩道劍光。在屋上繞了一繞。李四與褚布。曉得遇了異人。要想逃走。如何來得及。劍光在二人頭上。繞了一繞。早已身首異處。在屋脊上。滾到底下。去。楊爺因認不得。這劍光是什麼人。因此卽下了屋觀看。只見沒有人影。隨進內尋找。也沒有人影。但見屋內幾個酒保。已都身首異地。曉得都是方才的劍俠所爲。必定是他們不肯見面。因此去了。約量這時候。已有五鼓。心中打量。此時劍俠已去。賊人盡除。但是尙有一樁事情。他們沒有做得盡善。想如此一座房屋。在這荒無人烟之處。若不燬除。日後必定猶是爲患。不如乘着此時。將他用火燬滅了。以除其害。才將這個主意打量定了。正想去尋個火種來。誰想得到。前一間屋內。突然火起。楊爺曉得。必定有異人在此。若不是如此。因何我肚裏所思的意思。他們如何便得知呢。因此不敢在屋內耽擱。卽飛身上屋。出了屋外。再回頭看時。已火勢蔓延。片刻間。已烈火四起。早將這座瓦屋。燒燬將盡。却於火光熊熊之中。有兩條人影在內。直奔過來。要知這兩條人影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沈天奎報仇受戮 洪剛直邀友劫鏢

話說楊爺縱火燒燬賊巢。以除後害。在火勢焰烈之中。却見兩條人影。從內出來。此時楊爺站立甚遠。却辨不出是什麼人。正要上前細看時。忽見二人在火中變了兩道光。騰起空中。倏時不見。不由心中格外奇怪不已。曉得必是方才的兩個劍俠。但不知是什麼人。可惜未能上去。見他一面。想到此處。不禁懊悔。但此時人已去了。懊悔也沒有。看看時候。約將五鼓。火勢已將熄滅。那許多賊人都已葬身烈火之中。諸事已畢。不如上前趕路罷。因此快步似飛。趕上鎮去。一二十里路。在他們有劍術的人行走起來。真是快極快極。要不了多時。早已到了鎮上。天色已大白。楊爺便進一家酒店用酒。順便用點早點。且借以息足。這且慢表。書中交代。原來火光之中。正是兩個劍俠。裴占元與鄧高二人。與楊爺本都見過面。那時也知楊爺在賊巢內。但他們行俠的人。往往行踪詭秘。從來不肯輕易示色相於人。就是他們同類一道上的人。也是如此。因各人都要有要事。況且甚是忙碌。這裏的事情才完畢。便又要至別處去了。所以非要有緊要的事情。才肯出來會面。以免要多耽延時候。昨夜二俠不與楊爺會面。就是這個緣故。况

且曉得楊爺必定也有事故在身。而且楊爺又是晚輩。見面時要行尊長之禮。因他們行俠的人。歡喜爽快。更是畏於拘禮客套。所以沒有事。便不出來與楊爺見面。楊爺因在以前的時候。沒有留意。雖然練了劍術。但本領道行。尚及不來二位師伯。因此不能得知二人是誰。這是閑話。表過不提。且說楊爺在酒店一人自斟自飲。到將酣的時候。忽見從店外進來兩個大漢。一個生得突睛高顴。一個生得潤口巨顛。是個啞喉音。雙睛露於眶外。且是個獨手。二人身材彷彿。俱在九尺開外。那個啞喉音的。甚似有點面善。只因此人沒有一隻手。所以又有點不認識。但留心將二人觀看。見他們一切舉止。俱不是好人的模樣。進了酒店。却於楊爺迎面的一張桌上坐下。但只隔一兩張桌子。所以看得甚是清楚。只是講話不能聽得。却不知他們講的什麼話。那個獨手的。有時在談話的時候。常常用目注視楊爺。不知是何緣故。因此楊爺便格外用心。要聽他們的言語。無奈他們說話聲音甚低。而且在這四面人聲噪雜的當子。從如何可聽得仔細呢。因此只聽他們模模糊糊。不知談的什麼。但心中料定他們都不是好人。正在心中疑念的時候。忽見從店門外。又進來一個道人。這道人身材在一丈開外。滿面帶着

煞氣進了店後。便至方才進店的。兩個大漢桌旁坐下。酒保早添上盃箸。那個突睛的。替他斟了酒。道人飲了一盃。與二人不知談了幾句什麼話。又辭別而去。至此楊爺心中格外疑心不置。沒多時。那兩個大漢也去了。楊爺正想追出去。只見二人到了店外。一個轉輾。早已不知去向了。因此只得作罷。一個人在店內飲酒自忖。這且慢表。且說方才那兩個大漢。你道是什麼人。原來是西平山的強盜。那個突睛的。姓竇名潛龍。就是西平山的寨主。一個獨手的。姓沈名天奎。與竇潛龍乃是朋友。這人是南方人。從前在七寶鎮地方。開雜貨鋪子。乃是不入正途。稍習了幾下拳棒。時在鎮上。造事生非。與倪子明手下一夥惡徒。結爲一黨。後來因犯了盜案。官府拿捉甚嚴。在七寶鎮不能立足。隨投向馬家灣。棋盤山。在陸天彪手下做頭目。想不到上山沒有年餘。陸天彪在棋盤山。爲伍天鵬驅逐。沈天奎沒處可去。只得逃到北五省地方。隨拜在天南山。明月道人門下爲徒。練了一點本領。能飛高越嶺。因此得以在江湖上混飯吃。不知被他如何一來。在北道上也有了一點名氣。上年在德州。因奪一枝鏢。被賽判官賈亮。斬去一隻左手。所以方才楊爺。竟些認不識他了。但二人沒有仇隙。所以見面。沒有較量。這回沈

天奎到平原縣。是要向賈亮報仇。但賈亮自上年在德州與沈天奎比較以後。回家沒有幾月。竟因病而亡。賈亮是山東茌平縣人氏。娶妻楊氏。是平原楊興源秀才的女兒。這回賈亮病故後。因是少年夫妻。賈亮在日。二人情感甚好。所以楊氏因夫婦情重。竟悶悶成病。楊興源也變無故了。只有楊氏的生母尚在。因愛惜女兒。所以便將女兒接至家中居住。不知如何。被天奎得知了。因想起賈亮在德州有斷臂之仇。因此便趕到平原來。要殺楊氏及幼子報仇。却在路中。與竇潛龍相遇。天奎與潛龍交情甚厚。因此潛龍便邀天奎。到山寨中居住。藉叙闊情。連日設酒款待。竇潛龍便向天奎問起行踪。天奎告訴道。此次到平原。一則拜望大哥。二則到楊家報仇。潛龍聞言大喜。向天奎道。原來就是本城楊興源家麼。就在平原鎮城裏。離此不遠。只不過十餘里路。愚兄當相助臂力。因此天奎在潛龍寨中住了幾日。即邀潛龍下山。在平原鎮上吃酒。却與楊爺相遇。那個道人也是竇潛龍的朋友。姓洪名叫剛直。是河南太原縣人氏。是一個馬賊。這回探得。從京中有一注大買賣下來。因恐一人之力不濟。隨日夜奔行。爭先到西平山報信。預備邀了竇潛龍。同去做這注買賣。誰知趕到西平山。適竇潛龍不在山寨。因

此一人趕到平原鎮。亦在酒店內。與潛龍相遇。便將這事。告訴潛龍。恐那京中下來的買賣。又繞向別的路上去。所以沒有談了幾句。卽別了二人。又去探信了。洪剛直去後。寶潛龍卽與天奎。也出了酒店。因店外街上。行人擁擠。所以一個轉輾。卽不知去向。楊爺未能將二人去跟上。但一人雖在飲酒。心中只是疑慮不止。飲了酒。便又一人踱回客店。到了初鼓之後。楊爺正在閉了窗門。思去安睡。忽見前面屋脊上。有兩條黑影。似飛的過。楊爺隨不禁疑心。回身撲滅了桌案上的燈光。帶了隨身所用一把寶刀。跳出窗外。奮身上屋。一路在後追趕上去。飛過十餘座屋脊。已可辨得出前面的人影。雖不能細細分辨。却可看個模形。見二人的身材舉止。與日間在酒店內所見的二人。甚可相似。因此便格外疑心起來。豈肯輕易放捨。在後緊緊跟隨。約過了幾條街坊。便見二人。落進一座平屋內。這平屋開間甚大。房屋衆多。但見屋內。已黑暗無火。靜寂無聲。只見二人落進屋後。隨倏忽不見。便又心中疑心起來。諸位你道。這屋內是什麼人居住。書中交代。原來就是秀才楊興源的居屋。楊家乃是世代書香。且是大門第的人家。所以宅第寬大。只要落進屋後。一時便難尋找。方才落進屋內的兩人。正是沈天奎與寶

潛龍。今夜楊氏女。應是難中有救。所以二人。却與楊爺住在一家客店內。若不是如此。楊氏女非但難保貞節。且賈亮妻有性命之憂。這個大概是吉人天相。楊興源平日。沒有造孽的緣故。而且賈亮在日。也是一個豪爽漢子。這時二人。落進屋內。行走如飛。轉輾不見踪跡。因二人平日。已來探視過。所以熟悉。且知楊賈氏。與他妹子。都住在最後一進。在花園旁邊矮樓上。因此二人落進屋內。便直奔後花園。這時楊爺進屋。因不見二人的蹤跡。不覺反疑心起來。當了這座平屋內。乃是賊巢。便跳在最高一座屋上觀看。忽見向南角上。那矮樓窗內。露出一縷亮光出來。心中打量。方才的賊人。必定在這矮屋內了。因此施展飛行之術。片刻之間。早已過去。落在矮樓屋簷上。使個葵花倒掛之勢。將兩隻脚尖。勾住屋簷。身子倒垂下來。用目在窗縫內。向內一看。不由火高三丈。怒從中來。諸位你道。窗內是什麼勾當。致引起楊爺如此惱怒。原來有所不知。只因沈寶二賊。此時已進窗內。竇賊擒住楊女。欲行非禮。沈天奎一手擒住楊賈氏。一手執了剛刀。要結果楊賈氏。手中抱的幼孩。楊賈氏露着上身。被二賊嚇禁聲。張楊賈氏似作哀求之狀。這時楊爺。早已怒不可遏。在窗外一個翻身。早已跳進窗內。二賊一見窗外

有人進來。不由吃了一驚。繼又大怒。沈天奎一見是楊爺。曾似相識。且日間在酒店內看見過的。只當楊爺。本領平常。因在七寶的時候。曾都相知。所以一手放開了楊賈氏。一手舉了剛刀。便向楊爺迎面砍去。楊爺見他如此兇惡。格外大怒。隨時一閃。避過一刀。卽照準了來勢。在沈天奎手腕上。飛起一腿踢去。楊爺這一來。身法快速。直叫天奎閃避不及。因此手腕上。早被楊爺踢中了。這一來。却非同小可。只因手腕疼痛欲裂。手中執的一口刀。早已痛得執不住了。與執刀的手。宣告脫離關係。飛在空中。落到窗外去了。沈天奎手腕上。受了重創。方知利害。曉得遇了高人。不是人家的敵手。因此卽想轉身逃脫。如何來得及。早被楊爺搶前一步。結果了性命。寶潛龍便乘機滅了燈火。出外脫身。楊爺未及趕上。因此被他長揚而去。此時矮樓上。這一番響聲。楊興源已在外邊得信。立卽起身。招集了許多家丁。點了燈火。趕來觀看。這時楊爺已去。只見楊女與楊賈氏。都抖做一團。屋內黑暗無光。再細看時。不由吃了一大驚。只見有一個大漢。被殺死在地下。楊興源一見。嚇得魂飛天外。一想不好。恐鬧成命案。這是非同小可的事呢。還是一個老家人楊吉有主意。在旁獻計道。老爺不可心慌。現在事出蹊蹺。須要向

二位小姐問了明白。再作計較。楊興源聽了此言。方才向楊賈氏細問。得知原委。方知被殺死的乃是強盜。但不知這俠士到何處去了。否則也可以向他致謝一番。家人楊吉在旁又獻計道。此時俠士既去。殺死者不論是強盜。不是強盜。總不宜聲揚出去。一則於命案有關碍。二則於聲名也有關碍。雖然事實俱在。但總是省事爲妙。我們宜從速。去將賊人的屍首埋了。以滅其跡。明日大家都不能稍洩其事。原來楊興源秀才平日待人甚好。衆奴僕個個答應。誰知正在這時候。忽見空中一道白光。從窗內進來一人。大家只當是妖魔。個個驚慌。只見這人生得溫文爾雅。雖然是個英雄模樣。却有一派儒雅之氣。原來正是楊爺。因出外沒有追着竇潛龍。故此回來。要將沈天奎的屍首拿出去掩埋。因恐連累楊爺。此時與興源相見。方知楊爺不是妖魔。就是方才殺賊。搭救女兒的俠士。便向楊爺致謝一番。叩問楊爺的姓名。楊爺如何肯說真姓實名。只報了一個假名。叫做楊靜生言罷。隨在懷間。取出一個皮囊。將沈天奎的首級。放在皮囊內。又裹了沈天奎的屍身。向楊興源打了一拱。即借了劍光。從空而去。衆人都驚爲神人。楊爺去後。衆人方始安心。各去安睡。這且不提。再說楊爺出了楊興源家。卽至荒野。

之處。將沈天奎屍體首級。俱掩埋了。俛時五鼓。金鷄啼曉。楊爺回到客店內。天色已明。楊爺上床安睡。俛時起身。聽店小二進來說。昨夜左廂內住的客人。今早忽在房中不見了。楊爺聽了。心中明白。曉得必是昨夜在楊家的那兩個賊人。與小二略搭訕了幾句。小二出外。但客店內議論紛紛。有的說是被妖怪吃去了。有人說道。看二人情形可疑。甚似江湖上的朋友。大概是昨夜出外。因犯了案。叫人家結果了。否則因何人影不見呢。而且窗子又開着呢。不提這夥人紛紛議論不一。再說楊爺。在客店內用了午飯。即會了店帳。出外趕路。又在路上。買了點酒吃。因此行路較遲。這夜又過了站頭。沒有宿店。只得又趕夜路。好來他們行俠的人。有了一身本領。趕夜路這事情。也算不了稀罕。而且楊爺。除非遇了精神疲乏時。竟好於趕夜路。而且常聽他們言說。這趕夜路的好處。竟別勝境。也是外人所不易知的。非要問曾經於此者。方知其間之勝。然做書的。又如何能細知呢。此乃閑話不提。書歸正傳。再說楊爺。在月下趕路。正在三鼓時候。趕到飛鷹嶺。此乃京畿大道。大概從京中出外。向江南去的人。都要經過此處。驟見山嶺下有幾個彪形大漢。在那裏說話。楊爺心中打量。這許多人。必定又都是剪徑的強人。

無疑。便想不與他們爲難。另向歧路過去。後來一想不好。我們行俠的人。當仁不讓。見義勇爲。想這夥強徒。在此必無好事。我不知便罷。既已得知。焉能不管麼。便躲在山凹內觀看。向前細細看去。只見在楊家逃脫的那寶潛龍。與在酒店內所見的那個道人。也在其內。於是心內不禁奇怪起來。在山凹等候。約一鼓時分。見這夥強人。在山嶺下別無動靜。而且又沒見有什麼買賣來。不多幾時。天已亮了。衆強徒仍未回去。楊爺心中隨格外大疑。正在這個當子。忽見前面有一匹快馬過來。上面坐了一人。這人尙是穿的一身夜行衣服。到了山嶺下馬。山嶺下衆強徒。一齊擁過去。向那人問話。不知談了幾句什麼話。隨一齊上馬。趕向前去。楊爺看到此處。曉得他們。必定有什麼事情在內。便在山凹內出來。也暗暗跟隨而去。俟時天已大亮。但衆盜在前趕的。是一遍荒山野道。但見怪石崎嶇。古木參天。不多時到了一處山下。衆盜隨下馬。將馬都拴在樹下。楊爺無處藏身。便跳在一顆大樹上。躲藏不多時。忽見前面塵埃大起。原來有行鏢的來了。後面是鏢車客商。前面有一騎當先。過來甚速似飛。沒一會兒。已將過山崖下。楊爺即在樹上觀看。見騎上這人。年約五旬開外。面前已有一部銀鬚。拖到胸前。生得面

如古月。眉似雙鵝。約身長八尺開外。精神鏗鏘。大有一位老將風範。手中執定一枝銀鎗。諸位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直隸省順天府。大興縣人氏。姓蔣名德興。外號人稱燕子飛。乃是一個有名英雄。現在已有七十多歲。兩臂有擒虎之力。就在順天府宛平縣。開了一家鏢局。就叫德興鏢局。本來手下的夥計也甚多。本人已不甚出外。而且在北五省地方。威名遠振。交情也有。所以本不用自己出外。不論江湖上什麼好漢。只要一見是燕子旗號。便知是宛平縣德興鏢局內。多因蔣德興在外。與人很毅交情。隨遠引而去。從不爲難。這一回他老人家。親自出外。是因保護順天府。常錦春卸任南下。所以他老人家。親自跟隨鏢車下來。這裏頭也有緣因在內。從前常錦春。未做順天府的時候。乃是大興縣知事。常錦春是兩榜出身。本人很知廉潔。所以在大興縣兩任知事職內。却與北五省一帶強徒。很結下一點仇隙。因常錦春辦案頗有材略。在地方上破獲盜案賊巢。多有百餘起。因罪伏法之盜。也有數百人。後來竟因此陞遷順天府。獨有平民彩色。與蔣德興知交猶甚。常錦春因蔣德興是個義士。所以十分敬愛。蔣德興亦因常錦春是個清官。因此各事都格外尊重。他二人乃是道義之交。此次常錦春。因淡於

仕途。况且年屆花甲。急宜告退回鄉。享其田園之樂。因此之故。特地上辭呈。只上批准。所以欣然返里。但仕途廉潔。清於水淡。如何有什麼積蓄。然而仕途多年。不無有些行李。惟蔣德興常在江湖上行走。消息靈便。曉得常錦春與江湖上的盜寇。結下深仇。又不敢向常錦春言明。所以此番。一定要保護常錦春南下。錦春雖再三推辭。然蔣德興執意甚堅。常錦春見推辭不脫。只得領情。所以蔣德興此次親自出馬。一路下來。有許多盜寇。雖沿途等候着。但看見燕字旗號。况且又見蔣德興親自放馬在前。喊哨子一時不好傷情。只得暗退去。惟洪剛直與常錦春。有殺兄之仇。他恐一人之力。恐有不敵之處。所以趕到西平山。請竇潛龍幫助。然而竇潛龍與常錦春並無仇隙。但洪剛直。曉得竇潛龍是個貪婪之輩。若是說有鉅財可得。雖不提有仇隙二字。竇潛龍必定肯拔刀相助。因洪剛直。即依了此計。來向竇潛龍相商。不料竇潛龍。果如洪剛直所料。那夜被楊爺殺敗逃回後。次晚便與洪剛直下山。並帶了衆頭目。一齊在飛鷹嶺等候。另派頭目。放馬過去探信。不料常錦春與蔣德興。果然經過此處。竇潛龍因洪剛直所言不虛。心中不盡歡喜。隨帶了衆頭目。迎着上去。相離不遠。見前面塵埃飛起。曉得鏢

車已從上面下來。便都躲在山崖下。這時燕子飛見此處山勢險惡。恐有盜寇埋伏。因此一馬當先。放着鏢哨子。似飛的直冲下來。不料方要至山崖下。忽聽一聲吆喝。從山崖底下。擁出十幾個漢子。各在馬上。執了兵器。攔住燕子飛的馬頭亂擊。燕子飛坐在馬上。雖然單槍獨騎。那裏將他們放在心上。大喝一聲來得好。便用手執的一枝銀槍。向上一盤。早將從頭上擊下來的衆兵器格過了。真是一位老將。不輸當年黃忠之勇。衆盜寇見一出來。未能將燕子飛結果。曉得來人有點本領。不是弱輩。因此洪剛直便在馬上。提刀大聲問道。來者何人。莫非燕子飛蔣德興麼。德興答道。你既得知。就該早早引馬避去。因何還敢出來廝鬪。你是何人。快快通名上來。洪剛直聽蔣德興此言。不由大怒喝道。燕子飛何敢口出狂言。想你平日在江湖上。不過稍有交情。因何即敢小視人家。豈不聞我洪剛直的威名麼。若不早早退去。休怪某家刀下無情了言罷。按刀相視。燕子飛見了洪剛直。如此大模大樣。不免有譏刺之意。早已怒不可遏。一擺手中銀槍。喝聲小輩。休得大言。且請招架吧。便是一槍。直在洪剛直迎面刺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宿客店楊爺遭刺 擒刺客深夜遇友

話說燕子飛。用槍在洪剛直迎面刺去。洪剛直不由大怒。急閃身避過了一槍。大喝一聲。用刀回擊。這時兩旁衆好漢。又都趕上。將一個燕子飛。包圍在中間廝殺。燕子飛雖然四面受敵。全無懼色。手中一根銀槍。舞得似雪花一樣。潑水不進。楊爺在樹上看了。不禁暗暗叫好。相戰約有三四個回合。燕子飛雖然奮勇。怎奈究竟上了年紀的人。不能持久。洪剛直這夥強徒。一則俱在盛年。二則人多。輾轉爭戰。自然佔了優勢。因此燕子飛。便漸漸不支。只能勉強抵敵。洪剛直攔劫燕子飛。其用意本不在取財。亦非與燕子飛有仇。是要將常錦春結果了。以洩殺兄之仇。所以這時衆人在戰住燕子飛。他便一人拍馬。趕向前面去。預備將常錦春結果。誰知前面的鏢車。因燕子飛受敵。所以早將鏢車折回。退避而去。怎奈洪剛直這廝。追趕快速。所以沒幾步路。早給洪剛直趕上。那幾個管鏢車的小夥計。如何是洪剛直的敵手。沒幾個照面。早都退下。這時常錦春。與了眷屬們。坐在騾車內。一見勢子不好。方要下車逃脫。如何來得及呢。早被洪剛直

飛步趕上。一把將常錦春擒住。提着剛刀。怒爭二目。向錦春喝道。常老爺可記得。那年在大興縣。三次用刑。拷審的洪剛直麼。這一聲喝。却將錦春提醒了。用目一看。原來正是那年。越獄逃走的大盜洪剛直。不由心中大怒。大聲喝道。大胆的狗盜。此時來此。莫非想向本府報仇麼。真是目無法紀的盜寇。不知改過向善。反來向本府報仇。可算胆大已極。就是本府此刻被你害了。難道爾即能逍遙法外麼。只怕也不能逃脫。難免伏法言罷。又怒目相向。全無懼色。洪剛直聽了。早已怒不能忍。即在手中。舉起剛刀。便在錦春脖子上砍下。說也奇怪了。錦春見洪剛直一刀。在脖子上砍下。拿隱了這一次。必無性命了。誰知正在肚內打量着。忽自己脖子上。覺得起了一陣冷風。忽又有似寒光樣的一道過去。突然滾下一個人頭來。錦春隨格外吃驚。摸摸自己頸上的腦袋。却仍在脖子上。抬頭仔細觀看。原來殺死的人。正是方才舉刀要殺人的強盜洪剛直。看在眼內。轉覺奇怪起來了。心中忖量道。洪剛直要舉刀殺人。因何反將自己殺了。這個是何緣故。莫非他遇了魔怪不成麼。原來正是楊爺用的劍光。將常錦春救下。這時候常錦春。却胆大起來。自古道怕死非忠臣。忠臣不怕死。一個人見義勇爲。當仁不讓。蔣德興

既因保護自己。受賊盜包圍。難道自己就如此胆小。爭先逃脫麼。豈不叫人家議論。陷此不義之事。不如且將一個身子。去與那夥盜寇拚他一下子。就與蔣德興去作個同存同亡。也不負爲朋友的一番道理。打定主意。叫眷屬等向前逃生。自己卽奮勇上前奔去。幫助蔣德興。與盜寇廝鬪。他的家眷。如何肯卽捨了錦春。向前逃去。卽在背後。要喚住錦春。無奈常錦春執意甚堅。如何肯就此回去。只顧向衆盜寇那面奔去。猶如沒有聽見。家屬等雖欲再趕上。將錦春追回。怎奈那驅騾車的。不肯追上去。要保住自己性命。因此只得車子住在路旁觀看。再說蔣德興。力戰衆盜。只因年老力衰。雖然勇猛。怎奈不能持久。隨漸漸不支。又戰不上幾合。正在危急的時候。忽聽有人喚道。蔣義士不要着慌。待吾來帮你殺賊。蔣德興聽了此言。只當有什麼助手來了。回頭看時。不覺反將德興吃了一驚。原來見是常錦春。這一急却非同小可。錦春乃一行都不穩的老者。如何能來與這夥盜寇爭鬪呢。不由的心中給錦春担了一件重憂。別的不打緊。此時心中一亂。手中不由的也有了疎失。招架稍遲。早給竇潛龍乘機卽在德興頭上用一個泰山蓋頂的刀法砍下。德興此時。如何還招架得及。眼見便有性命之憂。這一

來豈不是常錦春因要顧於友道反害了德興麼原來不然爲善的人往往逢凶化吉險處逢生這就是爲人行善的好處楊爺在樹上正看得熱鬧稱讚德興是個老將真是神勇已極不料正在這時德興有了疎失你想楊爺豈能坐視麼早在口中吐出飛劍一道白光過去直將常錦春看得呆了一呆惡盜竇潛龍手中的剛刀猶未砍下自己脖子上的腦袋已先滾在地下了那一夥盜寇見盜首已遭劍斃將首級取下早已都嚇得魂不在體要想逃走如何來得及被楊爺的飛劍在空中繞了一繞這幾個盜寇一個都沒有脫身一齊被殺死在地蔣德興見衆盜已除曉得有劍俠相助他們在江湖上常行走的人與別人不同真所謂目觀四面耳聽八方一見飛劍早知楊爺就藏身在前面一顆大樹上因此便趕去要向楊爺拜謝搭救之恩楊爺將衆盜寇結果以後收回飛劍本不願與德興等相見以免禮節又要耽延許多時刻正想避去誰知蔣德興來得快速却一時不得避去又因慕德興的神勇所以只得出來相見各人都通了姓名德興方知楊爺是劍俠梧桐子的徒弟便各道慕仰楊爺也知德興乃是有名英雄真是名不虛傳又與常錦春客套一番各人言談已畢楊爺因尙要到別處去

而且德興等急於趕路。因此卽告辭而去。德興也因在路途之間。各人都不便款留。只得分別。楊爺幫同德興等。將殺死的盜寇。掩埋以畢。卽借一道劍光。騰空而去。德興等見了。都不盡仰空羨慕。感楊爺的俠義。楊爺去後。常錦春仍上了騾車。德興上馬。又一路上前趕路南下。這且慢提。再說楊爺。救了蔣德興等。卽上前趕路。在路中並無多耽擱。沒幾日路程。便到了山東諸縣地界。離查家墩只有二三里路。却趕在一個小鎮市上。只因天色已晚。楊爺便在鎮上打尖。預明日再到查家墩去。好來諒他們一時都逃不去。就放他們多活一天。也是他們的造化。這晚楊爺。便買了點酒吃。只因一個人自飲自斟。且因一個人在客店內。靜寂無聊。誰知一盃一盃的。不知不覺。竟飲了一個酣然大醉。飲到三鼓之時。卽滅了桌案上的燈光。和衣上床安睡。焉知一到床上。卽酣然睡去。在平日的時候。他們有劍術的人睡覺。最是靈清。今夜楊爺。因客店無聊。格外多飲了一盃。竟睡得懵然不知。常言道酒能誤事。這句話誠不虛言。惟獨這一夜。最是緊要。楊爺又偏偏飲醉了。却喜壞了客店外面的兩個刺客。因知楊爺。飛劍利害。却不敢在窗門外面候信。因此等候在客店外邊。聽得四鼓已起。曉得楊爺。在內必定睡熟了。

誰知楊爺在臥鋪上。非但睡熟。且已酒醉。早已睡得懵懵昏昏。然不知這時外面的刺客。進了店內。卽向楊爺臥房內而來。猶不敢突然進內。先在窗門外邊探聽。只聽楊爺在內呼聲不絕。知己睡熟了。隨用單刀。將窗門撥開了進內。楊爺在床上。猶鼾聲大作。兩個刺客。進了房內。卽舉剛刀。直奔床前。要將楊爺結果。誰知從窗外。忽然飛進一枝金鏢來。將兩個刺客。不由的吃了一驚。不知這金鏢是何人放的。又不敢疎失。卽趕上將一枝金鏢接在手內。怎奈一鏢方接住。只見窗外。竟接連着又飛進三枝金鏢來。這兩個刺客。總算儘二人之力。將三枝金鏢。一齊都接住了。今夜楊爺。實在是睡得大意了。房內經了這樣一番响聲。猶毫不得知。你想疎失不疎失。這時猶幸。外面來了救星。若不是這樣。楊爺的性命。豈不可危麼。且說二人。接過了三枝金鏢。便打算先出屋去。將屋外放鏢的人先結果了。然後再進屋內。取楊爺的性命。曉得楊爺。今夜已酒醉了。一時諒無妨碍。諸位你道。這兩位刺客。乃是何人。做書者不得不先爲交代。原來這兩位刺客。一個姓馬名傑。是馬彪的兄弟。一個姓賀名夢熊。是賀義山的哥哥。二人皆是倪子明的徒弟。與楊爺有殺師之仇。自從倪子明被楊爺結果以後。其餘的徒弟。都已

散去。獨二人盜心不改。便投在倪泰山名下。倪泰山與倪子明。本是同房兄弟。且二人情況甚好。得知倪子明。遭了楊爺用劍術所害。心中甚是恨恨。要替倪子明報仇。派了山上頭目。在各處探聽楊爺的行踪。數月以來。全無消息。不料這回。却給馬賀二人看見。便要替師傅報仇。依了馬傑的意思。預備回山。邀了衆好漢。將楊爺擒住。帶到查家墩。請倪泰山發落。乃是最妥當的計策。惟賀夢熊性子甚急。恨不能立即上前去一刀。將楊爺結果了。以洩心恨。因此主張不回山去。他說等得回山。邀了衆好漢下山。再要尋找楊爺。只怕楊爺。已不知到何處去了。若是錯過了時機。再要尋找於他。便難上加難了。自古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任憑他有如何的本領。只怕他一時也避不了暗箭的。我們等他深夜。不知的時候。去將他刺死了。帶了他的首級。再回山去。見了衆人。也可顯得我們本領。就是日後。少不得也要受人家稱讚一番。小弟這個計策。不知大哥。以爲如何。馬傑一時聽了他言。似亦在理。所以二人。卽暗暗跟隨在楊爺背後。已跟隨數日。因無機下手。所以遲遲未能行刺。這夜楊爺。偏吃醉了酒。所以二人。卽乘機下手。總以爲舉手可成。誰知屋外。偏來了救星。二人到了窗外觀看。却不見有人影。心中隨

不禁奇怪起來。又在各處尋找一番。仍然沒有影子。賀夢熊更想了一條計策。自己在窗外屋脊上把風。叫馬傑進屋。結果楊爺馬傑也以爲得計。隨一人跳進屋去。馬傑正進屋去。賀夢熊便見迎面屋脊上有一個人影。似飛的過來。賀夢熊心中打量。方才放鏢的。必是此人。因此便將身子伏在屋脊下。預備等那人行近身旁。再閃出來。將那人結果了。豈不省去多少氣力。只要舉手之勞。便打主意。卽伏在屋脊。等候不多時。那人果然過來了。賀夢熊卽在旁閃身出來。對着來人。飛起一掌擊去。那人只將身子一閃。喝聲來得好。一抬腿。早將賀夢熊踢下屋去。那人跟着下屋。將賀夢熊用刀結果了。且說馬傑。見賀夢熊在外把風。隨放心大胆。將身一閃。跳在楊爺床前。揭開床帳。一舉剛刀。照准楊爺的脖子上砍下。馬傑雖用了平生之力。楊爺反覺安然無恙。這一刀如砍在鉄石上一樣。雖無火星迸裂。却將馬傑震得手腕痛裂。經了這一驚。方知楊爺本領。果勝從前。這一响聞人傳說。楊七寶遇了異人傳授。現在已成一位劍俠了。看來名不虛傳呢。因此不驚自慄。擺刀回身逃走。話說楊爺酒醉以後。此時正是好夢方圓。脖子上被馬傑砍了這一刀。早在夢中驚醒。一睜眼。馬傑正在回身逃走。楊爺從床上跳起。

一縱身早已趕上。一把將馬傑抓在手中。這時窗外有亮光映進屋內。仔細一看。有點認得。原來是倪子明的徒弟。楊爺心中明白。喝問道。馬賊。今夜來持刀行刺。莫非想爲師報仇麼。言罷向上一提。早將馬傑提起了空中。如抓的小鷄子一般。毫不費力。馬傑尙想掙脫。誰知楊爺這隻手。直如鉄柱一般。休想動得分毫。過不多時。楊爺提着馬傑過去。在牆上將掛的一把寶刀取下。就在馬傑脖子上。砍了一刀。馬傑頸上一顆腦袋。早已宣告脫離關係。這兩個刺客。一個在外。一個在內。一齊都已結果。楊爺心中想。量馬賊雖已結果。但此處是在客店之內。遺下這個首級屍體。非常不便。倘給官府內得知。又是命案。少不得還要累及店家。不如乘着此時。更深夜靜。無人得知。去到荒外。且掩埋了。以滅其跡。打定主意。便提了馬傑的腦袋屍體。從窗中跳出。就一路到荒處掩埋。正在掩埋的時候。只聽背後有人喝道。是什麼人。害了人命。敢在此處掩埋。莫非想遺害於人麼。楊爺聽了此言。不由心中吃驚。暗道如此深夜。這荒野地方。那裡來的人跡。其中必有緣故。隨回頭觀看。只見林中有一人執刀趕來。這時楊爺心中想道。此人來得奇怪。若是與馬傑一黨的人。吾便乘勢將他結果了。與馬傑一齊掩埋。隨執刀等

候。只見那人行走快速。在林內出來。沒有片時。早已行近。楊爺看了。不由失聲道。啊。原來是徐大哥。那人也道。莫非是楊仲仁兄麼。楊爺道。正是。說着那人。已至面前。各人拱手相見。楊爺道。徐大哥是什麼風吹得來的。這幾年來。叫弟思想極矣。不料今夜。在此相遇。真是出於意外。小弟在二三年前。因有點事情。曾到處相訪。不想連一點信息全無。竟徒自跋涉。在外訪尋一年有餘。方始作罷。不知徐兄。這數年來。在何處勾當。竟一點消息俱無呢。徐爺道。這數年內。曾上關外去廝混了一回。直至上一個月內才回來。而且小弟。性多喜靜。因此外面多不知弟的行止。難怪吾兄。就不知弟的消息了。諸位。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此人。也是北道上一個有名英雄。姓徐名靜山。乃是山東直隸人氏。外號人稱鷹爪子。因此人有一種鷹爪子功夫。甚是利害。他這鷹爪子功夫。練在右手。那五個手指。可以隨便應用。若是運起功來。手指俱隻隻如鉄石一樣。要是等閑的人。經不起他一爪子。便有性命之憂。就這點功夫。已可勝人。况且還有一身軟硬的。本領。所以不但在北道馳名。就是在江南地方也。很有英名。上次楊爺。未遇梧桐子練劍的時候。到北方訪友。就是尋找此人。只因徐靜山。是個行止無定的人。就是他不到

關外去。一時也不易尋找他。因他沒有家室。這時相見。楊爺真是喜出望外。就在樹林內。一塊青石上坐下。楊爺道。徐兄就擱在何處。徐爺道。小弟就與楊兄同店。只因楊兄多飲了一盃酒。沒有經意。楊爺吃驚道。原來如此。然則徐兄既與小弟住在同店。這時因何又來此處呢。徐靜山聽了。不覺失聲笑道。不瞞楊兄說。方才在店內。實已助了楊兄臂力。不過兄未得知耳言罷。便將殺去賀夢熊之事。仔細說了一遍。楊爺方知所以。便向徐爺致謝了道。常言酒能誤事。誠不虛言。小弟亦因多飲了一盃。不是徐兄在暗中相助。便幾將誤事矣。二人談畢此話。已快將五更。楊爺道。時已不早了。即將天明。我們回去。明日再會罷言畢。楊爺將馬傑的屍體。用土掩埋以畢。二人隨一齊回了店內。次早起身。重又相見。叫小二又買了酒。二人對酌。徐爺便問起楊爺的近况。楊爺一一說了。徐爺欣喜道。古人所云。士別三日。拭目相看。誠不虛言。不想楊兄已今非昔比。常聞人言。劍俠者流。能飛空騰行。於萬人之中。能來去無形。乃弟等所望塵莫及者。楊爺也客套了幾句。便問及徐爺近况。及此番到關外之事。想亦必有重要之事。若無要事。焉肯如此跋涉而去呢。徐爺見問。因與楊爺都是自己弟兄。便將數年內。在外做的一

番事業。細細說了一遍。原來徐靜山到關外去。是慕名訪一個好漢。這人姓龐名叫茂新。是關外一個有名俠客。住在彈空峽。然而徐靜山與他並不認識。是特地去訪他。真是不辭辛苦。過山越嶺。到了關外。因沒有到過彈空峽。且不知彈空峽在什麼地方。說也奇怪極了。一路上訪問彈空峽。非但無人知他的所在。甚且無人得知彈空峽山名。徐靜山不盡奇異。暗道吾在關內。常聞彈空峽的名字。因何到了關外。反到無人得知了。吾想其中。必定有所緣故。然而既有其名。必定都有這個地方。天下的事情。要問成與不成。須先問自己。心志堅與不堅。古人有句俗話。說得好。叫做若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現在吾既經不辭萬里。來到這裏。絕無就回去的道理。多少都要找到這個彈空峽。吾才回去呢。徐靜山打定這個主意。因此便耽擱在關外。居留年餘。到處訪問彈空峽。所經過的名山異地。也不知多少。直到第三年的二月間。猶沒有消息。徐靜山心中也不無思量。有時一人。在心中想道。或是彈空峽。竟是個虛名。若不是此。因何關外人就無一人得知呢。但心中總有一二分的不信。所具志意甚堅。暗中設下誓言。若此身不到彈空峽。便誓不再到北地。與舊時親友相見。因此之故。便具了與關外山水爲朋

友的志念。有一天。在居庸關外。遇了一個朋友。此人從前也是江湖中人。不想近年來。竟皈依了道教。穿的一身道裝。姓洪名志清。一見徐靜山。便吃驚道。徐靜兄亦因何也來此處。徐爺因洪志清。是個道人。聽他呼喚。不由奇怪。暗道吾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朋友。他因何能知吾的姓名呢。忽又轉想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甚多。或是喚別人的。亦未可知。便不去理會他。仍是慢慢的向前行去。道人因喚了一聲徐靜山。未去理會他。只當徐爺目聾耳昏。沒有聽見。因此在徐爺背後。趕上一步。舉掌在徐爺肩上。輕輕拍了一下。又重重的喚道。徐靜兄要上那去。爲何這般急急的趕路呢。徐靜山經了這一來。方回頭認清楚了。是洪志清。不由失聲道。你莫非是洪志清兄麼。志清道。正是。徐靜山隨拱手行禮。道人也還了禮畢。徐爺道。洪兄近日如何。已做了道人呢。不知在什麼時候皈依的。因何也到關外來呢。你我自己弟兄。何妨細說一番。洪志清隨拖了徐爺。進一家酒店而去。說道我們且去喝盃酒。坐下了再談罷言畢。便進了酒店內。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徐靜山關外習藝

楊仲仁大破賊巢

話說洪志清拖了徐爺行進一家酒店內。早有酒保過來招呼。拂拭了桌椅。二人坐下。酒保問道。二位爺用什麼美酒。洪志清道。擇最好的酒饌上來便了。酒保答應一聲下去。沒多時候。酒保便將酒饌取上。二人便斟酒對酌。各人飲了幾盃。徐爺便問起洪志清出家之事。志清道。小弟出家已四年了。那年自與徐兄別後。小弟便在直隸遇了一個異人。他勸小弟出家。皈依道教。以養心志。那異人又將小弟苦勸一番。後來小弟又在德州相遇異人。那異人說你還未出家麼。若再過一年。便有性命之憂。小弟因見異人舉止奇怪。曉得他必非凡輩。因此便向他叩示門徑。指點名師。異人道。現在到有一個名師在這裏。但不知爾有無造化。若有造化。才能相遇。沒有造化的人。便不易相見的。小弟向異人叩示。他叫小弟到關外訪問彈空峽。訪問着了彈空峽。再問龐上人。便有人指示你到上人處。見了上人。你便向他叩求。若是有造化的。上人才肯收爲徒弟。將來必有上進之道。然而只要能見了龐上人。多少都有益處的。小弟便聽了異人之言。到關外訪問彈空峽。不料訪尋了二年餘。都沒有尋着呢。徐爺聽到這裏。接嘴道。原來如此。這個真是與小弟現在所犯一樣的毛病了。不知後來如何。志清道。後來小

弟心意俱死。打量從居庸關回去。就在路上。遇了一個和尚。這和尚舉止奇怪。他見了小弟。並不交一言。上來就是一把。直將小弟提在空中。他兩隻臂膀。直如鉄石一般。那裏想動得他分毫。小弟自己非他敵手。只得向他求饒。和尚道。你這人不是此地人氏。到關外來作甚。小弟便向和尚直說出龐上人的名字。和尚聞言。隨將小弟放下。誰知道和尚。就是龐上人的徒弟。只因性情古怪。所以往往見了人。便有這般冒失。隨將小弟引去見上人。原來吾所見的異人。與上人就是最知己的朋友。已早代吾。在上人面前進言了。上人因吾性氣尚和平。隨收吾做個徒弟。因此即皈依了道教。徐爺聽到此處。便道。不想洪哥前事。與現在小弟如同一樣。但吾兄言說多時。尚未將彈空峽的所在說出。猶所令人焦急者。不知這個彈空峽。究在何處。亦訪尋二三年矣。吾兄因遇和尚而見上人。這番小弟。想是因見道人。而得見上人了。徐爺言畢。洪志清說道。原來兄到關外。亦欲拜上人。事誠巧矣。今日若不與小弟相遇。只怕兄猶一時尋不到彈空峽呢。其實說起彈空峽來。亦不難尋。就在居庸關向西。十數里。一座山峽之內。但不知者誠難矣。因彈空峽。荒無人烟。且尋常人不敢深進。山峽內毒物甚多。如虎豹巨獸等。

猶不稀罕。尙有許多不常見的毒獸。見之猶令人駭異。且當地的人。不喚做彈空峽。叫做居庸峽。因帶着居庸關呼喚的緣故。到現今直隸山東的地。都常聞彈空峽的名字。因此在居庸關當地的人。反不知彈空峽的名兒。其所以喚做彈空峽者。因其地雖巨石山嶺。每以手指叩其石。响如中空。且其聲如金石之音。鏗然可聽。誠乃天然奇山。所以上人居住峽中。得其靈秀之氣。以修煉。乃非凡人可至之境。洪志清將一番出籍。說了以後。徐靜山方才豁然明白。便向洪志清道。兄的造化。誠是不淺。得遇仙師靈地。誠令人羨慕不已。不知弟亦有造化否。既與洪兄相遇。當請洪兄爲弟引見。不知上人亦肯收爲門下否。洪志清道。吾兄不辭萬里。誠意而來。或上人因兄之誠意。收爲門下。未可知也。小弟當爲吾兄引見。好來居庸關。離此不遠。彈空峽舉步可到。我們吃了酒。卽同回便了。徐靜山道甚好。二人一面談話。一面飲酒。各飲了一個半酣。因要去見上人。所以不敢過飲。少時卽會了酒帳。隨一齊出了酒店。到彈空峽而來。過了居庸關。再行十餘里。便到彈空峽。只見一派天然山水。清秀可愛。卽慢慢行上山嶺去。徐爺因不信山石擊之能响。因此輕輕以指叩之。鏗然有聲。方信洪爺所言不虛。因益信上人之道。

行深遠。心中格外虔誠。二人上山。行走里餘。方至一洞府。洪爺道。師傅即在裡面。待弟進去稟了師傅。再來與徐兄進內。誰知正在此時。只見從洞府內出來一人。生得身長九尺。仙風道骨。飄然而至。徐爺即仔細觀看。這人約在四十多歲的模樣。心中甚是疑惑。不知此人是誰。心中想道。必定不是上人。聽說龐上人已有九十多歲了。這個大概又是龐上人的徒弟了。徐爺心中打量猶未畢。只見洪爺即上前。向道人行禮說道。徒弟志濟。與師傅叩見言罷。隨向道人叩見了。這時徐爺方知道人。即是上人。因亦隨了洪爺。向道人行禮。上人問志濟道。你今日下山。因何帶了一個生人來此。須知我這山上。虎豹毒獸甚多。少時叫他如何下山去呢。洪爺道。這人是徒弟的一個朋友。爲人俠義。徒弟與他交誼甚厚。此人心志甚虔。因慕吾師之名。不辭萬里。要投在吾師門下。在此尋訪彈空峽三年了。不知所在。今日徒弟下山。正與他相遇。因此帶他上山。拜見師傅。尚乞吾師慈悲。念其一遍至誠。收在山上修煉。徐爺聞言。便跪在地下拜懇。上人將徐爺扶起了言道。爾雖有誠意。但吾觀爾尚未至修煉之時。火性未退。血氣未定。再過十年。才可練性休養呢。徐爺聞言。不由心中早已氣惱。暗自忖道。這道人真會難人。吾

來此不過想練些本領。休養性氣。從未聞有這般作難人的話。什麼性氣未定。火性未遇。吾今日不過才思投在他門下。若是在山中常常聽他這些話。豈不叫人難受。不如還是回去吧。心中雖這般想。尚不敢十分發作。便道上人如不肯將弟子收在門下。弟子便是徒然吃了一番白白的辛苦。尚乞上人格外慈悲。體諒弟子。這二三年時日。不致擲於虛處。以後自當受師傅教言。靜心息氣。在山上休養煉性。上人道。你尚未至其時。過十年後。再來此處。但今日既能上得彈空峽來。不無都有點造化。須知我這彈空峽。不是等常的人可以到得。別的不打緊。山中虎豹毒獸甚多。其利害猶非尋常虎獸可比。然而爾從遠處來此。在路中二三年的辛苦。不是有點至誠之心。只怕也不得到。此時也早已回去了。吾也不能白白的叫爾往返一趟。如今你且在山中安心住幾天。待吾授你一套武藝。你便可以回去享點盛名。就是在我山中。遇了什麼毒獸。也就不怕了。徐爺方才受了一肚的悶氣。此時聽了此語。早將一肚子的悶氣消散盡淨。心中大喜。暗道。吾從遠道不辭辛苦。慕名來此。不無想學點出衆的武藝。誰想在此。靜悄悄的過這個悶昏日子。如今他肯授武藝給我。真是求之不得了。便道。蒙上人肯授。

武藝與弟子感激不甚了。隨又跪下。先向上人拜謝了。上人又將徐爺扶起。命徐爺在山中住下。上人言罷。卽飄然而去。在外雲游訪友。過了三天才回山。隨每日傳授徐爺武藝。約有一個多月。徐爺方才將武藝習畢。隨別了上人下山。洪志清親自送了徐爺下山。只見那兩旁山林內。有許多的豺狼虎豹。巨獸毒蛇。都張大了嘴。似要吃人彷彿的。莫說等閑的人。就是徐爺看在眼內。心中也着實有點害怕。因有道爺洪志清護送。得以無恙。二人下了山後。卽拱手分別。約了後會之期。志清道。由此處過去。便是居庸關。恕小弟不再遠送了。徐爺回去。路上珍重。過了幾年。再來山上。或師傅慈悲。收兄在山修煉。亦未可知。師傅常言。大凡一個人。常行俠義的事情。便有功勞。如能常行一千善。一萬善。億萬善。等到罪孽全無。功勞峻高。道行根深之時。便有登仙成神之望了。吾願徐兄此番下山。仗了本領。可多行俠義。作些有功勞的事情。那時等到功高德深的時候。再來山上。吾師傅必定傳授真訣與兄。俾可有登仙得道。享其仙家清靜。無爲之福。洪志清言畢之後。徐爺唯唯聽命。說了一聲。洪兄請上山去吧。小弟一切遵命便了。言罷又作了一拱。隨回身跨步。揚長而去。洪志清也上了山。自去回稟師傅。這且不提。

再說徐爺與洪志清分別之後。卽施展輕身之術。沒多時便到居庸關。出了居庸關。仍一路向直隸省而來。在路上游玩名山勝跡。增了不少見識。因此慕及仙家的清福。心中隨格外比前還要熱了多少。隨決意出家。皈依道教。買了一套道裝換了。所以楊爺見了徐爺之時。竟一時認不得了。這時徐爺說出所以。楊爺方才豁然明白。曉得徐爺山。經上人指點以後。他的藝術。自然亦非等閑之人可及了。便道我們別後。不覺已好幾年了。想不到徐兄。竟到關外都去過了。可見人生在世。如烟雲浮萍一樣。沒有一定的所在。這一回若不是徐兄從關外回來。倘如上人肯收爲門下。吾兄少不得此時尙在山上修煉。我們如何能在此相遇呢。若不是徐兄昨夜在暗中相助。說不定小弟被那刺客暗算了。也不可。徐爺道。天下的事情。都有一定的造化。就是小弟不來。楊兄有了劍術的人。亦未必遭其所害。然那一個在外把風的刺客。便不至傷在吾的刀下了。原來賀夢熊。是傷在徐爺刀下的。昨夜在窗外放鏢的人。就是徐爺。然徐爺也想不到楊爺別後數年。竟成爲劍俠一流的人了。天地之下的事情。真是往往意料難測。楊爺道。徐兄雖未練劍術。然所遇亦未嘗與弟有異。但各有勝處也。二人談談說說。飲了

一個大醉。好來沒有什麼事情。就在客店內耽擱一天。次早二人用了早點。楊爺便邀徐爺同到查家墩去。徐靜山道。小弟自當同去。提起這查家墩三字。令人可惱。倪泰山這個盜賊。可惡已極。在北道上。不知造了多少罪孽。那來往客商。受害猶甚。不想近年以來。勢甚猖獗。勝前十倍。手下搜羅更廣。因此匪勢一衆。受害者更多。小弟久有除害之意。乃因一人力薄。而且這倪泰山手下。亦很有幾個有本領的盜賊。因此未能前去。不想楊兄。竟也有此意。我想倪泰山。在查家墩。猖獗了十數年。大概此刻。他的惡貫盈滿了。二人談畢。楊爺付了店帳。一齊出外。隨向查家墩去。原來此處離查家墩。並沒多路。沒有一個多時間。已到山下。只見離山二三里。已有嘍囉。查家墩山勢高大。四面皆是平原樹木。荒野沒有房屋。有許多嘍囉。埋伏在樹林下。一見徐楊二人。便遠遠觀看。只見二人氣宇軒昂。都是好漢的模樣。疑惑是寨主的朋友。但面色都沒有見過。因山寨是重地。非等閑的人可以輕進。便出了林外。向二人喝道。前面來的是什麼人。快快報上姓名來。若不相識。留下買路錢再去。徐楊二人正在行着。見了樹林內這夥嘍囉。勢甚猖獗。已有幾分惱怒。此時再聽了這番言語。早已怒恨不已。楊爺一聲大喝。在懷

間取出寶刀。便躍身趕上前去。那夥嘍囉。如何曉得利害。仗了人多勢廣。也一擁上來。各人執了刀棍。俱向楊爺這裏包圍。紛紛擊下。楊爺看了。格外怒不可遏。本不要傷他們的性命。因其勢猖獗可惡。便將手中寶刀。向前一掃。那許多嘍囉。如何想敵得住。只見紛紛的跌倒。誰知跌倒下去。再也爬不起來了。原來有的送了性命。有的折了手臂。或是腦袋落下的。楊爺不過橫掃了一刀。已有如此利害。地下血跡模糊。這一遍呼救之聲。已可盈耳。尙有許多嘍囉。見勢不對路。早已紛紛逃回山去報信。原來這天倪泰山這個賊。適不在寨中。那許多頭目。聽說山下的來人。有如此利害。因亦懼怕起來。幸虧倪泰山寨中。平日養的好漢不少。其中有一人。姓任名進侯。此人身高一丈。生得粗眉大眼。兩臂有千斤之力。善用一把生銹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出來說道。諸位休要驚慌。待小弟下山去。與那人分一高低。衆人一見是任進侯。遂大喜。曉得任進侯。甚有膂力。便道。如任大哥肯下山去。可無憂矣。任進侯道。今日倪大哥不在山上。我們豈可坐視。若有疎失。倪大哥回來。弟等如何交代。言罷。甚有矜色。仗了自己本領。取了平生所用一把大刀。約有二百多斤重。執在手中。站在聚義廳上。先舞了一回。隨飛步趕下。

山來。旁邊尙有三四個好漢。也一齊跟隨下山。方至山下。只見徐楊二人。正在追趕着許多嘍囉過來。任進侯見了大怒。大喝一聲。孩子們休得驚慌。有本寨主來也。喝罷。排開衆人。一舉手中大刀。直在楊爺頭上砍下。楊爺起先聽得有寨主二字。只當是倪泰山。及此時看見任進侯。舉刀在人叢中跳出。方知不是倪泰山。但不認得此人。見他手中執的一把大刀。份量甚是沉重。曉得此人甚有膂力。見任進侯一刀在頭上砍下。隨將身子一閃。跳在旁邊躲避。這時徐爺想上來幫同楊爺。將任進侯擒住。只見跟隨在任進侯背後的幾個好漢。一擁過來。將徐爺戰住。尙有許多嘍囉。帮着廝殺。那山上的嘍囉甚衆。約有一二千之衆。早將徐楊二人包圍在中間。徐爺若不是到關外去過。經了龐上人一番指點。此時如何戰得開去。那幾個嘍囉。戰住徐爺。尙有許多嘍囉。殺開一排。又有一排上來。血跡濺了一身。這時山上的聲勢愈衆。百數十條好漢。都殺奔下山來助戰。直將徐爺殺得手軟力盡。楊爺這裏也有數十個好漢。幫同任進侯。殺住楊爺。任進侯非但膂力大。本領亦甚好。手中一口大刀。舞得如生龍活虎一樣。直將楊爺戰得竟一時招架不及。若不是手中一口寶刀利害。竟有不敵之勢。然以任進侯一人

之力。只怕也不是楊爺敵手。因任進侯有衆好漢在旁助戰。所以楊爺一時竟勝不得。任進侯此時兩旁尚有許多嘍囉助戰。徐楊二人在山下與衆盜寇廝殺了一個多時。只見賊勢愈戰愈衆。楊爺心中打量。若不以飛劍取他們。只怕一時萬萬不能取勝。因此將手中寶刀一擺。把嘴一張。只見一道白光從口中出來。這時任進侯不知當着什麼事。尙用手中大刀向楊爺砍來。想不到手中的大刀被楊爺吐出的劍光冲着了。說來利害了。只聽一聲响。任進侯手中的一把大刀不由的執不住了。如同山震一樣。將任進侯的手腕震裂。那一口刀早已不翼而飛。直被楊爺吐的劍光冲出丈餘遠去。落在地下。有兩個嘍囉不及躲避。擊死在大刀之下。任進侯一見如此。曉得不好。自知遇了能人。思回身逃走。誰知已來不及了。只見那一道白光在任進侯頭上繞了一繞。任進侯的一顆腦袋早已落於地下。那兩旁的衆好漢一見楊爺有劍術利害。誰人還敢戀戰。一聲呼喝。不約而同的都轉身逃走。那嘍囉一見任進侯爲飛劍所傷。衆好漢已都逃走。因此也紛紛跟隨逃走。自古道勢敗如山倒。這一陣嘈雜之聲。猶如山倒地裂。那數千嘍囉如潮湧一樣逃走。楊爺不忍多傷生靈。自古道擒賊要擒首。殺這夥

嘍囉。也是徒然無益。那倪泰山獨是不見。想是未下山來。因此便想殺進寨去。乘間用飛劍殺去十餘個好漢。徐爺也殺去了幾個好漢。與楊爺二人一齊殺到山上。只見已逃得剩下一個空寨。連一個嘍囉都沒有在寨中。各處搜索一番。仍不見倪泰山那個盜賊。楊爺心中甚是疑惑。暗中忖道。這個倪賊。莫非自知不敵。已在先得信。逃走了。因此便將此事說與徐爺得知。徐爺道。山寨中既不見這個惡盜。想是已給他預先得信。下山逃走了。諒他也逃不去。遲早難免受擒。這時不過暫且放他偷活幾時。現在我們可先放火燒燬他的賊巢。叫他無處可歸。楊爺道。徐兄此言甚是。隨縱起一把無情之火。片刻之間。烈火四起。燒得火光焰烈。却在烈火中。逃出幾個嘍囉來。原來這幾個嘍囉。是看守山寨的。因知徐楊二人殺上山寨。一時未及下山逃走。因此尙躲在上。徐楊二人。因山寨甚大。未能搜索遍及。所以一時竟未能搜着這幾個嘍囉。此時因徐楊二人。放火燒燬山寨。所以才從火中逃出。不想却被楊爺看見了。飛身上前。擒住數個。那幾個嘍囉。因被楊爺擒住。早都嚇得魂飛天外。跪下求饒。楊爺本不欲殺他們。叫他們招出倪泰山躲在哪處。便肯放他們活命。那幾個嘍囉。跪在地下求饒道。好漢

饒命。小人們實不知寨主躲在何處。因我們倪寨主在半個月前即下山訪朋友去了。及今沒有回來。因此小人們不知他的所在。乃是實情。嘍囉言罷。楊爺當他說的謊話。因此將刀一舉。就在嘍囉頸上砍下。喝道：你還不直說麼。這一來。可將兩旁的嘍囉嚇得發抖。連連呼饒。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北華山頭目報信 倪寨主別友訪仇

話說楊爺恐那嘍囉謊言。因此舉起手中寶刀。嚇他一嚇。那兩旁的嘍囉見了。都嚇得直抖不止。向楊爺求饒說道：請好漢息怒。小人們說的都是實話。不敢有半句謊言。倪寨主實是在半個月前。就下山訪友去了。因我們都是小嘍囉。所以不知。他是向何處去的。這個尙求好漢原諒我們。嘍囉言畢。楊爺仔細一想。這話也有幾分可信。也許是倪泰山是下山訪友去了。不然因何適才在山下這樣戰鬪。難道就肯不交一戰。拱手讓敗麼。但不知他逃向何處。不得而知。然而他們是嘍囉。却是不能得知。也不能十二分的冤屈他們。就是多殺幾個嘍囉。也算不了甚事。但是殺他們無用。何必多傷生靈。

楊爺想了一想。將刀一擺。又收回來問道。你們果然不是謊話。兩旁的嘍囉。齊聲說道。小的們不敢說謊。情願跟隨二位好漢。做個嘍囉。楊爺聽了笑道。你們去吧。我二人不是強盜。不用你們跟隨做嘍囉。想你們都是好人家的子孫。什麼買賣都好做。因何要在山寨內做個嘍卒呢。今日若不是我們存了好生之德。早將你們一齊殺了除害。你不見山下殺死的那許好漢麼。他們武藝比你們好。你們不過給他做個嘍卒。實在因他們造孽太甚。從前古人有一句語言。叫做萬惡之衆。其過在首。所以我們一定要將他們殺死除害。就是你們的倪寨主。他不過此時暫間漏網。遲早只怕終逃不了我們二人的刀下。就是我們容他。不去結果他。只怕別的好漢。不能容他。就是別的好漢容他。恐怕上蒼也不能容他的。所以我勸你們。從此以後。不許再做嘍囉。若再做這個買賣。我們一定都能得知的。那時只怕你們一個都逃不了性命。你們心中打算如何。楊爺說畢。兩旁的嘍囉。隨齊聲說道。蒙好漢不殺之恩。我們感德不盡。從此以後。當遵從吩咐。願做好人。若再做這個勾當。被好漢得知了。只管將我們腦袋取下。小的們雖死不怨。楊爺道。你們肯改過。再好沒有。從此以後。未常不是就是好人了。現在山寨已燬。

一時不愁沒有本錢。又無什麼去處。現在我有一百兩銀子在這裡。分與各人做本錢。你們看好是不好。衆嘍囉個個歡喜道。好漢爺真是替我們想得周到。但是如此。叫我們如何。才可以報答二位好漢爺的大恩呢。楊爺道。我們二人。不指望你們別的報恩。只要拿了這本錢去。從此安分守業的做個好人。這就是報我們的恩了。我這話。你們以爲如何。衆嘍囉道。蒙爺這樣的好言。小的們雖死都當遵命的。請好漢爺放心便是了。嘍囉等言畢。楊爺卽在懷間。取出紋銀一百兩。拿來分派與衆嘍囉。原來兩旁的嘍囉。一共有七人。每人分了十四兩幾錢銀子。再三拜謝了徐楊二人。分散而去。這幾個嘍囉。良心還好。從此便革面洗心。做了好人。後來各人所做買賣。都甚掙錢。且廣行善事。就是這件事情。未始不是楊徐二人的功德。此事表過不提。再說楊爺。見嘍囉等各拿了銀兩去後。與徐爺二人。將山下殺死的許多好漢。以及嘍囉等人。都拋在火中埋了。須臾火畢。只見一座山寨。燒燬盡淨。一如有神人在暗中幫助燒燬一樣。不留餘燼。候時火已熄滅。天時已過午。楊爺便與徐爺。上前趕路。好來查家墩山寨。數里之外。沒有人烟。因此山寨燒燬。亦無人得知。就是遠處看見了。亦只當燒山燬草。也不算什麼。

稀罕。這且不表。不說楊徐二位上前趕路。再說倪泰山。自上半個月下山。到任平縣北華山訪友。因在寨中。稍有耽擱。因此沒有回山。此時尚在任平縣耽擱着。那北華山寨主。姓鍾名可大。與倪泰山有八拜知交。這一回倪泰山。到北華山。是向鍾可大拜壽。因鍾可大做四十歲。鍾可大在任平縣地方。很有威名。在江湖上交情也好。因此之故。這日做壽。各地水陸好漢。都到北華山。向鍾可大拜壽。可大在寨中。宰豬殺羊。整整熱鬧了有半個多月。倪泰山與鍾可大。既是自己弟兄。當然非比外人。自然要帮着照應。而且鍾可大。所往來的許多朋友。與倪泰山亦都是知己。這個更須幫在裏頭應酬。這半個多月的煩勞。在當時的時候。到也不覺辛苦。等到過後。各路的好漢。都紛紛下山回去。倪泰山反覺身子疲乏了。因此鍾可大。便留倪泰山。再住幾日。然而倪泰山。何常想得到到山寨中出了事呢。豈不知鍾可大多留他幾日。正與泰山有益。也好多活幾日。若不是此。倪泰山也早已回寨了。回了山寨。少不得已傷於楊爺飛劍之下。這個大概是倪泰山惡貫未滿的緣故。且說倪泰山。在北華山耽擱了幾天。這日便要回山。鍾可大也因倪泰山出外多時。曉得他山寨內。尚有事情。因此不便堅留。特在寨中。設了午酒。

給倪泰山送行。這時鍾可大尙有幾個朋友。沒有回去。都在席間陪着飲酒。替倪泰山送行。各人都替泰山斟了幾盃。說道。願大哥吃了這盃平安酒。一路平安回寨。將來位極人尊。有一日糧足兵廣。一舉而取天下。將來大哥。一旦做了皇帝。我們弟兄們。少不得大小都有個官做了。倪泰山道。諸位休要取笑。別的都好比。爲何要拿那皇帝來比我呢。我想一人做了皇帝。不過是個虛榮。老實說。只怕還沒有我們這般安閑呢。他那個皇帝。雖極其淫威之樂。可惜終日住在那皇城宮院之中。如何敢出來一步呢。我說還是我們這個一寨之主。來得勝於他了。也是一呼百喏。要怎樣便怎樣。有何不樂呢。倪泰山說到此處。衆人都唯唯說道。還是大哥的見解。來得比我們高一層了。真是叫我們佩服得很。我們都應當再敬酒三盃。倪泰山道。酒不能飲了。少停小弟尙要趕路呢。我們改日相見。再痛飲一盃罷。衆人道。大哥不能如此推辭。就是多吃一盃。也算不了事。我們曉得大哥的洪量甚好。故此敢多敬一盃。倪泰山再三推辭。旁邊鍾可大。曉得倪泰山一時推辭不脫。便出來替倪泰山解個圍。說道。倪兄要趕路不能多飲。以恐路上誤事。也是不錯的。但衆位如此盛意。倪兄也不可過份推辭。多少都要領點情才

是。現在我到有個良好的辦法。不知倪兄與衆位如何。衆人道只要鍾大哥不庇袒誰。我們都應遵命。倪泰山道。我亦聽命便了。鍾可大便道。我的辦法。以爲衆位各敬三盃。未免過多。倪兄一盃不飲。未免負情。在小弟的辦法。乃是衆位各敬一盃。不知衆位以爲如何。衆人齊聲道。鍾大哥想的辦法。未免過便宜倪兄了。鍾大哥既出來解圍。我們不可叫鍾兄爲難。但不知倪兄看這個辦法。以爲如何。這時倪泰山已情不可却。只得說道。小弟當遵從便了。但祈諸君容情。盃中少斟一點。衆人道一盃已是少敬。何可再言少斟。我們當各人滿斟一大盃相敬便了。倪泰山知不能再辭。只得一一飲了。大家正要用飯。忽見本寨看守山寨的嘍囉進來報道。稟大王得知。外有查家墩。山寨頭目。李廣姚漢二人。有要事進早。要尋倪寨主。倪泰山忙在旁邊接口道。快傳他二人進來問話。鍾可大也在旁邊這般吩咐。兩旁嘍囉答應一聲下去。候時頭目李廣姚漢二人進來。先見了衆人。然後便將楊仲仁。上查家墩報仇。用飛劍殺死任進侯。及山寨衆好漢。現在山寨已燬。嘍囉逃散。小的們因逃得快。幸未受傷。特來稟知大王。不必回寨。快設法報仇才是。兩個頭目言罷。站在旁邊。倪泰山聽了此言。一團歡喜。早已拋去九

霄雲外。猶如空中傾下一盆冷水。澆在他的頭上。氣得渾身發抖。目定口呆。半晌不言。然後問道。此語當真的麼。二人道小的們豈敢假話。倪泰山大喝一聲。氣死吾也。暈倒在地。這時衆好漢都驚慌不止。鍾可大忙忙下座。與衆好漢將倪泰山救醒。重又上座。旁邊嘍囉獻上一盃茶來。倪泰山喝了幾口茶。復又大聲喝道。衆位且在此稍坐。待小弟去殺了那楊賊。再來奉陪。喝罷。下了座位。提了寶刀。便要奔下山去。這時衆好漢個個吃驚。正要起身將倪泰山拖住。沒有來得及。却被旁邊李廣姚漢。二頭目上前去趕着扶住。這時衆好漢也一齊過來。將倪泰山拖回。重又落座。鍾可大道。倪大哥做事不可魯莽。且息息氣再說。想仲仁與我們作對。固然可惡。但此時山寨已燬。嘍囉俱散。那楊仲仁此時已不知逃向何處去了。吾兄又未探得他的下落。此時到何處去尋他呢。不如且在小弟寨中住下。慢慢招集嘍囉。再圖恢復山寨。一面再探聽楊仲仁的下落。以便前去報仇。那時便不費多力。一舉可成。不知倪兄以爲如何。倪泰山此時坐下。氣已稍平。聽了鍾可大之言。似甚有理。因此說道。賢弟此言有理。但這事總宜速圖。那楊仲仁與我仇深似海。若一日不除。吾心一日不安。恢復山寨。到是小事。吾今決意先報。

大仇。然後再恢復山寨。易如舉掌耳。不知衆位猶能助吾臂力麼。衆人道。倪兄放心。我們弟兄。大家情如手足。義重如山。大哥的仇隙。卽是我們的仇隙。豈能坐視麼。自應共起除之。從今後。我們各人下山。專探聽楊仲仁的下落便了。各人言罷。飯也不吃了。小嘍囉收去碗盞。各人都談笑如若。獨倪泰山一人。若撻重憂。悶悶不言。過了一天。衆好漢各都下山。自回山寨而去。約定各人留心探聽楊仲仁下落。若是有了消息。便給衆人送信。然後大家集了羣力。去捉拿楊仲仁。衆人去後。倪泰山心中更是憂悶不樂。看衆好漢都回山寨而去。只有自己。尙留在北華山。想起一個人的禍福變遷。真是奇幻莫測。一個人的勢力。也是這般的。想起自己上一個月勢力。與下一個月的勢力。相去有天壤之別。手下有數千之衆。一呼百喏。金銀若土。揮用不盡。其富貴強盛。幾不可一世。何一轉眼間。幾如冰山驟釋。有如此之快。真是叫人意想不到了。所以想到此處。心意若灰。毫無意味。因此便遷怒到楊爺身上。誠有不共戴天之仇。其在山上。心如火燒。因此帶了李廣姚漢。別了鍾可大下山。要找楊爺報仇。鍾可大見倪泰山執意甚堅。只得放行。贈了倪泰山數百兩銀子路費。倪泰山帶了銀子。與李姚二頭目下山。一路

諸縣地界而來。打算楊爺燒燬山寨以後，必定仍向北行，不致即回南去。因此在路上到處留心細探。沒過幾日，已到諸縣地界。一路上全不見楊爺蹤跡。因此便回到查家墩觀看。只見山寨房屋盡變瓦礫。與自己已在山寨內咄嗟呼喚的時候，迥有天地之分。往年在山上之時，調遣佈置，曾費去一番心血。始有華廳高屋，石壁大寨。臨高拒險，頗非輕易。如今滿山瓦礫，荒廢淒冷。看了以後，不覺悲慘，流了許多眼淚。不忍細看。隨帶了李廣姚漢，仍趕回諸縣鎮。天時已晚，在鎮上投店住宿一夜。預備明早趕路。到夜深之時，隔室人聲嚷了。倪泰山因心中有事，只是睡不去。聽聽李廣姚漢二人，都睡熟了。倪泰山忽要小解，因此即從窗中躍出。忽見隔室窗內，尙是燈火透明。解了小解，便暗暗潛步近窗下，悄悄將窗紙舔破了。就近窗洞向裏看去，不覺吃了一驚。你道爲何。原來這窗裏的人，都是幾個大漢。尙有幾個客商模樣的人。正在開了箱籠，在檢點許多黃白之物。諸位你道，倪泰山在窗外看了何故吃驚。莫非看了那幾個大漢吃驚麼。原來非也。看了那幾個客商吃驚麼。亦非也。然則是爲何吃驚呢。說來也是奇怪。原來他是看見了許多的黃白之物，而心中吃驚。這個真是奇怪極了。黃白之物，既非好漢。

非英豪。而且又是人所共好的物件。因何倪泰山。竟越於常情麼。諸位原來非是這樣說法。倪泰山見了這許多黃白物。並非不願親近他。然而他們做强盜的一身造孽。爲非都是爲的他。焉肯講到不願親近他的話麼。乃倪泰山見了黃白物。並非驚懼之心。乃是生了驚怪之意而吃驚。因倪泰山已久不見許多黃物。這樣的買賣了。此時出於無意中見之。故而驚異。當時看了以後。卽悄悄回了房內。看看李廣姚漢。一些都不得知。尙睡在熟處。因此一人仍睡在床上。心中打算。方才所見。誠乃平生未曾做過的一注大買賣。此時身上路費已將用盡。正在躊躇。不想就遇這樣的機會。但不能輕易就放他錯過了。如何才可下手。但是在客店內。萬萬不能下手。那房內還有幾個大漢。怕的就是那家鏢局內的人。但我不管他。看那幾個大漢。諒無多大本領。就是我也一人。也足穀對付。莫說尙有李廣姚漢相隨。一定不用耽心。總可以對付得下的。但要乘個機會下手才是。也許我此番恢復查家墩山寨。一筆費用。已可於此着落了。當下打定主意以後。便安心睡去。到了次早。李廣姚漢都已起身。倪泰山也在床上起來。各人都淨面。然後用了早飯。倪泰山見小二已出外。房內沒有外人。倪泰山便將昨夜之事。向

二人細說一遍。李廣歡喜道。這是寨主機會到了。隨計議一番。以便伺他們動靜。在客店內不能動手。只好等他們到了路上再行。這一日隔室房內的客人。沒有動身。亦沒有什麼動靜可探。倪泰山本無甚要事。隨在店中也耽擱一天。晚來膳畢安寢。到三更之時。聽得隔室猶有人聲。此時倪泰山與李廣姚漢。都未安寢。三人見隔室情形逾常。心中也有幾分可疑。倪泰山叫李廣姚漢。且先安寢。他一人便從窗中跳出。仍就近隔室窗下。在昨夜用舌舔破的洞內窺看。只見室中的人。都在那裡談心說話。却少了一個大漢。其餘的幾個客商都在。但他們坐着吃酒的地方。離着窗子甚遠。因此他們說的話。不甚聽得清楚。倪泰山正在要靜心細聽之時。忽然肩背上。被人用石子擊了一下。心中不由吃了一驚。暗道這石子。不知是何人擊的。不覺奇怪起來。抬頭一看。只見西邊牆角上。遠遠的有兩條黑影。似飛的而來。曉得不好。有人來了。因此將身一閃。躲在黑暗的牆腳底下。所好這夜。天上沒有月。因此尚不緊碍。就是旁人曉得。一時也看不見。方將身子蹲下。從暗中偷眼觀看。只見西牆角上。過來的兩條黑影。沒有片刻之間。早已過來。就在方才自己在窺看的地方站了。用指輕輕在窗上敲了幾下。窗內有

人應聲將窗子開了。二人進內。倪泰山却在暗處看得清楚。見進窗去的兩人。身軀長短彷彿。內中有一人。正是昨夜看見過的一個大漢。還有一人。却看不清楚。這時候已有四鼓。見二人進內以後。倪泰山即從暗處出來。又悄悄至窗下觀看。只見衆人都與那生臉色的人說話。生臉色的人。吃了幾盃酒。各人又說了幾句話。似要辭別出來的樣子。倪泰山因恐被人看見。隨又將身子閃在暗處。方才蹲下身子。只見窗子一啓。那生臉色的漢子。跳出窗外。即躡牆越屋的。似飛而去。其行似箭。倏忽之間。早已不知去向。看那窗子又閉上了。倪泰山方才從暗處出來。心中打量。這窗內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見他們黑夜在屋上來去。如履平地。又見方才去的那人。其行似箭。本領甚好。只怕也是我們江湖上一流的人物。莫非那箱籠內的金銀。都是盜劫得來的麼。想到這裏。忽又自己轉念道。恐怕不是這樣說。有本領的。非盡是江湖中。非盡是強盜。然而當今的許多俠客。那本領又更在我們江湖中人之上。我且不管他。此時已快將天亮了。不如且回房安睡。等到明早再說。將身一閃。趕回屋來。誰知正在行着。猛見旁邊。突然過來一個黑影。不由將倪泰山吃了一大驚。仔細看時。方才定心。原來不是別人。正是

頭目李廣。倪泰山便住了脚問道。李賢弟你因何也在外面呢。李廣道。我因不放心寨主。因此也出來看看動靜。不想才到屋外。卽見從西牆角上。似飛的過來兩條黑影。便知有異。見寨主尙就在窗上觀看。若不是投一個石子。只怕便要露了消息。還虧寨主閃身得快。他們仍沒有知道。倪泰山聽了此言。方才明白。佩服李廣有急智。不是這樣。必定給那過來的兩人看見了。二人一面悄悄的講着。一面回進房內。外面全無一點消息。進了房內之後。李廣道。小的觀方才進窗內去的兩人。行法快速。本領不在我們之下。只怕行商作客的人。或者也是我輩同道上的人。亦未可知。然而他們人多。我們不可輕易動手。不若且看他們的行徑。我們且回北華山。多邀幾人。再來動手。不知寨主以爲如何。倪泰山道。愚亦甚疑心。現在且不問是不是。我們同道上的人。好來我們大家與他們不對識。若是打劫從商作賈的人。還有點罪過。若說是同道上的人。更是不妨。好來他們也是得的不義之財。就是我們拿來劫了。又有何不可呢。現在也不用回北華山去邀人。只要明早。我們見機行事便了。二人談話。已聽聽隔室聲息已靜。曉得都已安寢了。二人便也安睡。且說至次早起身。各人早飯已畢。倪泰山預備探聽隔

室的動靜。聽聽沒有聲息。只當他們昨夜睡得遲。此時尙未起身。又過了多時。聽聽仍無聲息。看看已將午了。聽聽隔室仍無聲息。隨不禁大疑起來。因何至這時。還未起身呢。便將這事說與李廣得知。李廣到外邊去一看。只見隔室的房門開着。裏面寂無一人。連得物件都沒有一點。隨回進自己房內。將這事告訴倪泰山聽了。不覺呆了一呆。暗喊奇怪。向李廣道。這是何故。莫非他們一早就動身了麼。李廣道。我們算得起身早了。難道他半夜裏動身的麼。因何一點聲息都沒有呢。這個真是奇怪之極了。小的到有點不信呢。這個必定都另有緣故。少停等得小二進來。我們向他詢問便了。正說着這話。只見小二進來。向他們問道。爺們好用午飯了麼。還要酒麼。倪泰山道。此時已午了。可以送午飯來了。日間不用拿酒來。放着晚上飲吧。倪泰山道罷。小二答應一聲。要回身出去。倪泰山又將他喚住問道。小二有句話要問你。這隔室的客家。是姓什麼。小二道。他們住店的人甚多。小的一時却沒有留心。因此不甚知道。倪泰山道。原來如此。現在我想叫你去問一聲。說可有姓黃的在內。因那個姓黃的。是我的朋友。你去問了。先來給信與我。那小二聽了忙道。爺們說得遲了。那隔室的客家。今早天色徵明就去

了。若是爺昨日向小的說知。尙來得及呢。此時已萬萬來不及了。求爺格外原諒才是。倪泰山聽了。方才明白說道。原來如此。他們既去。你就不用去問了。那小二答應一聲下去。不多時送了飯菜進來。倪泰山與李廣姚漢。將飯用畢。小二又送了茶水進來。各人用茶淨面以後。小二將碗盞等收拾了出去。倪泰山便與李廣姚漢二人商量一番。倪泰山預備卽出外追趕上去。李廣姚漢只得聽從。隨會了店帳。三人出了客店。追訪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伍天鵬應招赴京 天雁峯山下遇友

話說倪泰山會了店帳。卽與李廣姚漢。上前一路追趕。隔室所見的那一注買賣。但逾時甚久。且又不知那夥人。是向何處去的。一時却不易趕得。三人隨東走西追。胡亂行了幾十里路程。趕到一處小鎮市住店。但心中甚是失悔。若不是早問大意。不至此時徒行數十里。可惜眼睜睜的一注可取的買賣。却白白的放他跑了。只怕難以尋獲了。隨在客店內。用了晚膳安睡。一夜無話。到次早用了早飯。三人上前趕路。一路探聽着

消息。那裡還有下落。這日傍晚時候。才到德州地界。趕到縣鎮上住了一夜。倪泰山曉得德州地方甚大。想在德州住幾天。一則探聽那夜在客店內的那注買賣。二則來便中探聽楊爺的下落。或者也在這裡。也未可知。因此在客店內住了一夜。次早在店中用了早飯。卽與李廣姚漢上街鎮上看閑。以便探聽一切。原來德州地方。甚是熱鬧。街鎮上兩邊的店面。都是家家望衡。對峙的如林立一般。街上行人來往不絕。倪泰山便與李廣姚漢跨進一家酒鋪子內。只見座上的酒客擁擠得很。倪泰山與李廣姚漢三人。就在人叢中執了一張。稍有空座的桌案旁坐下。那邊的酒保。便帶笑着過來招呼問道。爺們是三位麼。倪泰山道。正是。酒保便先過去。拿了三副盃箸來。然後問道。爺們用什麼美酒。倪泰山道。擇最好的紹興酒。拿十斤來便是。其餘擇四個菜碟子下酒。你隨意配來就是。餘外又要切幾斤牛肉。別樣不要了。酒保答應一聲下去。沒多時。將酒菜拿上。原來他們三人的酒量甚好。十斤酒拿上。沒有一來。已都喝盡。隨又喚酒保添了酒菜。飲到半酣之間。李廣猛然抬頭。只見對面有一張桌案上。有三四個漢子。在那裏猜拳喝酒。內中有一人。甚是面善。想了好多時。方才想起了。原來這人。正是那夜在

客店屋上所見之人。心中不由歡喜道。命該有。仍是有。如今既見這人。想是大有財氣在內。難道他們。也在德州打落麼。隨將此事。暗暗說與倪泰山知道。倪泰山舉目一看。不由大喜不盡。原來那邊桌案上。所坐的幾人。全是那夜。在隔室所見的幾個大漢。便向李廣。暗暗點頭示意。三個人淺斟細酌。留意着那邊桌案上的大漢。沒有多時。只見那邊桌案的大漢。都飲得其醉如泥。一齊會了酒帳。跨出店門外而去。倪泰山與了李廣姚漢。也起身至櫃上會帳。出外跟隨。那幾個大漢。一路而去。約行里餘。見那夥大漢。酒氣薰然。走路踉踉跄跄的。跨進一家客店。倪泰山抬頭觀看。只見門外。有一個市招子。上面寫着幾個大字。叫做李家店。倪泰山看了市招以後。不敢再行近前去。恐遭耳目。被人看見。因此約略看了路徑。即與李廣姚漢。也回了客店。原來他們住的客店。與李家店相離不甚多遠。只隔二里多路。回店以後。正是將午。店小二送進午飯來。各人用了午飯。倪泰山在房內。便將此事。與李廣姚漢商量。打算夜間前去。見機行事。若再要錯過。便難遇機會。因此午飯以後。各人也不出外。就在店內消遣。或是睡午覺。以便夜間可以有精神去行事。這且不提。且說到了晚間。不敢用酒。各人用了晚膳。諸事

已畢。便專等前去行事。聽得初鼓起後。各人預備換了夜行衣服。二鼓之時。帶了所用兵器。以及百寶囊。等到將起三鼓之時。卽滅了燈火。一齊從窗中出外。飛身上了高屋。便施展夜行功夫。一路向李家店來。這時萬家聲寂。街坊人影俱無。這三個惡人。一路行走似飛。沒有多時。已到李家店門外。聽聽店內人聲靜寂。燈火熄滅。一點响動都沒有。倪泰山在先。將身上了高屋。李廣姚漢二人。跟隨而上。向裏觀看。只見李家店內。房屋甚大。高低大小不一。不知那幾個大漢。住在那間屋內。這件事。到不易探。倪泰山叫姚漢。在屋脊上把風。自己卽與李廣二人。飛身落下屋脊去。但聽各間房內。都有呼息之聲。倪泰山心中打量。如今用什麼法子去探聽呢。若是一間一間的進去看過。則甚不易。因這店內。有幾十間房屋。等到都看過後。須費幾個時候。天時快明了。如何還能行事呢。心中一想有了。我那夜所見他們。同行的人甚多。我只要擇人聲最多的進去。看看便是了。隨一路探聽進去。誰知幾十間住房內。都沒有什麼人多的呼息聲。前後俱皆探聽完畢。竟沒有這樣的人。心中隨不禁疑心起來。便一間間的進內去觀看。那住房內。所臥的住客。全不是日間。在酒店內所見的大漢。因此心中格外大疑。不禁稱

奇。暗自忖道。莫非日間着錯了路徑不成。或是此刻跑錯了地方麼。幾十間房屋。間間看畢。天明將亮。倪泰山沒奈何。只得仍與李廣上了高屋。只見屋脊上的姚漢。飛身過來問道。底下可有什麼消息麼。倪泰山道。奇怪得很。我們日間明明見幾個大漢。進的這家客店。因何此時。會不見他們的踪跡呢。莫非是我們夜間徬徬而來。一時行錯了路麼。或不是這家客店呢。姚漢道。我們一點都沒有行錯。就是寨主行錯了。難道我們都會行錯了麼。小的記得甚是清切。况且外間有市招掛着。如何會行錯了呢。這一個定是他們已投向別處去了。因日間我們跟得來的時候。尚在上午。或是他們午後。就動身了。倪泰山聽了姚漢之言。有幾分在理。隨失悔道。是了。我們若是午後。再來探聽一回。便不至有失了。這個都是大意所致。但此時失悔也沒用了。天已將明。我們快回去。言罷。三人又翻身出了屋外。倪泰山尚怕行錯了路。又至門外觀看。只見那市招上。寫着李家店三個大字。一絲也不錯。於此便可斷定。必是他們日間已動身。另向別處了。倪泰山兩次空勞。不免心意俱死。想道。一個人的財氣。大概都有定數。這一注買賣。大概不是我姓倪的財氣。我可不必要去想他。不若還是回北華山。再打算報仇之計。

吧。打定主意。隨與李廣姚漢。回了客店。次早起身。心中甚是悶悶。便與李廣姚漢。又上街至酒店吃酒。誰知出了客店門外。猶沒有行了幾步。只見迎面來了幾個大漢。却與倪泰山迎面相撞。倪泰山將幾個大漢看了一眼。不覺又驚奇起來。諸位你道爲何。原來不是別的。這迎面來的幾人。正是昨日。在酒店內所見的大漢。一想奇了。昨夜在李家既未尋獲。總打算他們已動身。向別處去了。誰知他們仍在此處。這個其中。必定另有緣故。到要探個仔細呢。因此卽向李廣姚漢。暗暗示意。其實李廣姚漢。也早已看見了。三個人。隨不去飲酒。折道回身。在幾個大漢背後。一路尾隨而去。約行二三里。行至一家客店門外。幾個大漢。又跨進店內去了。倪泰山同了李廣姚漢。站在遠遠觀看。心中不禁大奇。向李廣道。怎他們今日。又遷至這裏來住宿呢。怪不得我們。昨夜在李家店尋不着他們。其中不知是什麼緣故。李廣道。這個不難思想。小的早已明白了。看他們行徑奇突。那夜卽知他們不是好人。也是我們同道中人。那箱籠中放的黃白物。一定必是從何處劫得來的。他們恐怕有人追蹤下來。所以常換宿處。叫一時猜摸不定。我們昨日沒有想及這層。所以夜來。竟徒勞了一趟。今日既有下落。必定要訪個實在。

才是。便看那客店的市招。上面寫着椿家店。看這所客店。比昨日所見的李家店的房屋等。還要寬大幾倍。倪泰山道。我們今日應當如何措置。俗說得好。一二不過三。只怕今日。也要白費心一趟呢。或是聽他去吧。我們仍去酒店飲酒。今日再在此耽擱一天。明日便回北華山去。李廣道。在小的以爲不見則已。現在既又得其下落。豈有反白的放他過去之理。那許多俗話。何足憑信。我想那箱籠中的許多黃白物。大概是注定了。我們恢復山寨之用。所以才避之不去。只是與我們相遇。而不得去遠呢。倪泰山聽了大喜說道。賢弟之言說得有理。今日不可大意了。我們卽在此處觀其舉止吧。李廣道。我們要找個歇足的地方才是呢。姚漢道。巧了。你們看那邊。不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麼。我們何妨就去那邊的酒店內歇足吧。倪泰山聞言。抬頭觀看。果見那邊遙遙的有個酒幌子。搖搖的掛在店門上。隨大喜道。此乃想是天助吾成。因此卽同了李廣姚漢。到那邊酒店內坐下。酒保上來招呼。拿了酒菜上來。三個惡人。就在那酒店內細斟淺酌。望着這邊客店內。只見進出來往的人。絡繹不絕。獨不見進去的幾個大漢出來。三人就在酒店內用了午飯。直至天色將晚。仍沒有消息。倪泰山道。今夜必定可以一

舉而成。想他們不至再遷向別處去了。過不多時。看看天色將晚下來了。倪泰山道。我們且回去吧。等到二鼓以後。便可前來行事。隨會了酒帳出店。三個惡人。一路回到客店內。已上燈火。坐未片刻。店小二已送進晚膳來了。三人吃了晚飯。淨面用茶已畢。小二收拾出外。不多時已起初鼓。到二鼓以後。倪泰山帶了寶刀。各人都換了夜行衣服。滅了燈火。從窗內出外。卽飛身上屋。一路蹤跳似飛。向褚家店而去。三人趕到褚家店門外。正起三鼓。聽聽店內。人聲已寂。燈火熄滅。三人都跳上高屋。倪泰山仍派姚漢。在屋上把風。自己與李廣。翻身下屋。落進院子裏。在四處探聽一番。不見消息。隨又上屋。趕進後一進屋內。又不見聲息。隨落進最後一個院子內。遠遠的看見。靠西南角上。一座矮窗內。尙有燈光露出。隱隱聽得有許多人。在內說話。倪泰山悄悄向李廣說道。賢弟在這裏了。你看那矮窗內。尙有燈光露出。且屋內人聲嘈雜。怕的正是那夥漢子了。李廣暗暗點頭。二人話畢。倪泰山在前。李廣在後。躡步潛形的。至那矮窗下蹲下。倪泰山叫李廣在旁把風。自己輕輕的把窗紙。用舌尖子舔破了一個洞。正要向裏面張看進去。李廣在他身上。把衣角扯了一下。倪泰山曉得有人來了。因此將身閃到那牆脚

下去。所好天上沒有月色。尙不緊碍。誰知方將身子在黑暗中蹲下。抬頭觀看。只見從對面屋上。一連過來五六個黑影。到了矮窗下。只聽輕輕叩了幾下。裏面窗子一啓。露出一遍亮光。倪泰山乘着亮光。將來人觀看。只見方才從屋上飛行而來的黑影。正是日間所遇的幾個大漢。內中却有兩個生面色。從來沒有看見過。條時幾個大漢。一齊從窗外進內。裏面的人閉了窗門。倪泰山又閃身至窗下窺看。只見裡面的人。是那夜。在諸縣鎮。客店內所見的幾人。就多了方才進內的兩個生面色的漢子。箱籠等物。一件都沒有少。也沒有多。那許多漢子。都坐着飲酒談心。但不知說些什麼。只見一個生面色的漢子。忽然舉盃在手。向在座的幾人說道。諸位且慢飲。我尙有三個朋友。在外面候着我呢。衆人道。因何不喚他進來。大家喝幾盃。在什麼地方。讓我們去請他進來。那人道。諸位不必費心。讓我自己去請他。衆人道。何必大哥親自出去呢。還是我們去替大哥請他們來吧。那人道也好。但是你們要小心着。不可放他們走脫呢。那屋外三個朋友。一個在外。替我把着風。二個就在屋外。窗下候着呢。那人方才說完。別的不打緊。却將個倪泰山。在窗外聽得打抖。曉得不好。遇了異人了。因此回身便逃。那李廣

尙不知是什麼事。諒想必是屋內有人出來。隨也閃身。這且慢表。諸位你道。這屋內究竟是什麼人。因何舉止。這般奇突。書中交代。原來這屋內。都是幾個好漢。那舉盃說話的。乃是松江的伍天鵬。你道他因何到北邊來呢。只因伍天鵬有個表親。姓徐。在北京開設店鋪行商。這姓徐的弟兄三人。長兄名仁甫。在京中開的木行。次名仁忠。在京設的綢鋪。三名仁華。在京開的米行。這弟兄三人共有數十萬資財。都是在京中掙的。現在手中。各人都多了錢。因想起在外行商。甚是不便。況且多了幾十萬銀子。就是不。做買賣。在家靠田畝過活。也殼吃用了。因此弟兄三人。商量已定。便決意將店鋪收歇。回家享其田園之樂。但是既多了這許銀錢。在京中左右。不無都有點聲名。一旦返家。在路上甚是危險。而且北地的路甚不易行。到處都有草寇。就是請鏢局子護送。有時還有盜寇來劫鏢。因曉得伍天鵬。乃是當今的一位劍俠。若是肯到京中來護送回家。則路上可無憂慮。弟兄三人。商量已畢。便寫了一封書信到松江。伍天鵬是個俠客。本重義氣。對於路人。尙行俠義。對於自己的親戚。更不用說得。他接了書信。即在母親面前稟過了。吩咐徒弟一青。在家看守門戶。自己便帶了路費行囊。一路打馬進京。在路

上日行夜宿。沒幾天已到德州。離德州二十多里地方。有一座山寨。這山上寨主。也是北地一位有名好漢。姓褚名天豹。混名人稱神腿將。因他練的一種腿法。甚是利害。佔的這座山寨。叫做天雁峯。那日伍天鵬。因要趕上德州宿店。時已傍晚。他在馬上加鞭而行。經過山下。忽聽一陣吆喝。從山林內出來二三十個嘍囉。各人都執了長槍短刀。攔住伍爺馬頭。要索買路之錢。伍爺雖是一個有名劍俠。然而服裝平常。是一個溫文爾雅的書生模樣。全無一點有本領的好漢之概。因此那夥嘍囉。只當伍爺是個尋常之人。攔住馬頭。便要想將伍爺在馬上擒下。誰知被伍爺在馬上一舉手。便打倒了幾個。那夥嘍囉。仍不知利害。尙望上擁。伍爺實不忍傷害生靈。見他不知利害。只得舉起寶刀。殺了幾個。這一來。那其餘的嘍囉。方不敢上來。隨一齊奔上山寨去。稟報寨主去了。伍爺也不去管他。見那夥嘍囉去後。他仍縱了馬。向前行去。誰知尙未行過山去。只聽背後一陣馬嘶之聲。知是有人追趕下來。因此便勒住馬頭。回身觀看。只見後面蓬塵大起。有兩個大漢。騎在馬上。後面率着無數的嘍囉。一路追趕着過來。伍爺心中也有幾分怒意。暗道這夥強徒。實是可惡。我存的好生之德。不去傷害他們。不料他們。

竟自來送死。這就怪不得我伍天鵬了。因此便將馬頭撥回。站在山旁等候。過不多時。只見坐在馬上的兩個大漢。已到面前。一個手中執的一把大刀。一個手中執的長槍。那執刀的。生得濃眉大眼。身軀約在八尺開外。一舉手中大刀。將馬頭一縱過來。就是一刀。在伍爺頭上砍下。大喝一聲說道。是何方的小子。敢在此處放勢。不要走。且吃一刀吧。那刀砍下。勢甚沉重。若是換個別人。到也有點招架不住。然而此時。遇的伍爺。豈懼他。早已將身一閃。避過一刀。那大漢見一刀沒有將伍爺砍中。早已性急如火。怒得暴跳如雷。喝聲好小子。敢躲過本寨主的刀法麼。隨又在伍爺腰間橫掃了一刀過來。伍爺看到此處。心中又是惱怒。又是好笑。見這個大漢。甚是粗魯。又用一刀橫掃過來。伍爺心中打量。若不給點利害。叫他曉得。如何可以將他們退去。隨不慌不忙。見那漢的大刀。掃近身旁。便用手巾寶刀。向他掃過來的一柄大刀。用力照準了一格。已將他的大刀。削去半截。只聽錚然一聲响。那砍去的上半截刀尖子。落在丈餘之外。誰知那漢。被伍爺削去了大刀。非但不懼。反大怒不止。將手中執的半截刀柄。一拍馬。直在伍爺頭上砍下。伍爺大怒。一拍馬。也迎了上來。將身一搖。避過一刀。便將手中寶刀一

揚。直在那漢手腕上點了一點。這一來。却是非同小可。不知伍爺是用的什麼刀法。那漢的手腕。疼痛如裂。那柄砍折大刀。早已落在地下。那漢方知利害。正要撥馬回身逃走。誰知已來不及了。被伍爺在馬上一舉掌。正打在那漢肩上。那漢疼得大叫一聲。在馬上跌下。後面還有一人。生得身軀瘦削。約在七尺開外。見前面的一人。被伍爺擊下馬去。便一揚手中銀槍。直向伍爺刺去。伍爺見他槍法純熟。曉得此人有點本領。隨閃身躲避。想用寶刀。砍折他的銀槍。誰知這人。生得矯捷。曉得伍爺的寶刀利害。便處處留神。不給伍爺的寶刀碰着。那槍花似雨點一樣的快速。與伍爺在馬上。戰了二三個回合。不分勝負。且說那在後跟隨的許多嘍囉。見執刀的在馬上。給伍爺擊下。個個吃驚。又恐執槍的也不是伍爺的敵手。因此早已回山報信。那大寨主褚天豹。在寨中得了嘍囉通報。勃然大怒。喝道。是什麼人。敢如此猖獗。將二寨主從馬上擊下麼。因此執了兩把平生所用的銅鎚。卽跨馬下山。一路趕上。只見三寨主正與伍爺戰住。褚天豹到了面前。不由吃了一驚。舉起雙鎚。向二人搖道。三寨主不許動手。快快下馬見禮。這位伍爺。正是平日我們所談的伍天鵬呢。那執槍的一聽。是松江伍天鵬。忙在馬上住。

了手。收回手中銀槍下馬。向伍爺見禮說道。不知伍兄到此。多多冒犯。恕弟等不知之罪。原來伍天鵬與神腿將褚天豹。乃是好友。此時相見。真是喜出望外。曉得都是自己人。因此也下馬。向執槍的還禮。那執刀的在馬上。被伍爺擊下。肩背上至此時。尙有點疼痛。他站在旁邊。甚巴望執槍的一槍將伍爺挑至馬下方洩心恨。此時見大寨主到來。與伍爺認識。心中不免失望。心中一想。大寨主何以早些不下山來。如今叫我吃了人家的虧。到無處去洩恨呢。他正在心中打量着。忽又聽得此人就是松江伍天鵬。忽又起敬道。是了。原來他就是我平日慕仰的伍天鵬。難怪我們不是他的敵手呢。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們羨慕他好久了。常聞我家大寨主說起。至今日方才見面。不愧是個有名俠客。果然名不虛傳。叫人佩服。待我也上前去。與他見個禮再說。他主意打定。即從旁邊過來。到伍爺面前。深深的作了一揖說道。伍爺在上。小弟韓千斤在此行禮了。請伍爺恕我方才不知冒失之罪。說着一揖到底。其狀甚恭。伍爺曉得他是個粗魯之輩。看了不覺又有點好笑。暗道此人原來叫做韓千斤。這個名字。到也叫得甚好。觀此人。他的膂力。着實不止有千斤之力呢。因此隨也拱手還禮。二

人行禮已畢。重又遞了姓名。神腿將褚天豹在旁。又與二人向伍爺介紹一番。伍爺方才知二人都是褚天豹的知已弟兄。各人道問已畢。褚天豹又與伍爺寒暄幾句。便邀伍爺至山寨獻茶。伍爺欣然允許。各人重又上馬。一路上山。到了寨外。一齊下馬。小嘍囉在旁邊過來。將馬匹牽去喂草。不提。且說伍爺等。到了寨內。就在聚義廳上。分主賓坐下。嘍囉過來獻茶。褚天豹隨吩咐寨中大殺豬羊。又與伍爺寒暄一番。方知伍爺此番北來。是護送他表親返里。好來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此番南返以後。又不知要到何時才得北來呢。所以堅留伍爺。要在寨中多住幾日。伍爺情不可却。只得答應。整整在寨中。住了半個多月。褚天豹天天都是以酒宴款待。惟伍爺心中有一事甚奇。自從伍爺上山以後。次日即不見韓千斤。及執槍的那個好漢。便問褚天豹。天豹道。他二人小弟派下山去有事了。尚有幾天才回來呢。伍爺聽說。二人下山有事。便不再問。又過了幾日。伍爺屈指計算。在天雁峰不知不覺。已近半個月了。這日酒飯以畢。伍爺在聚義廳上。與褚天豹閑談。伍爺道。愚兄在山上。轉眼之間。已打擾了半個月了。現在聞知舍親在京中歸心似箭。愚兄在此。到覺安閑。然而舍親在京中。正是每日在引頸盼

望呢。爲最等望人的事情。最是惹人焦急。我想明日。卽要與賢弟告別。等到南返之後。再來與弟敘晤。好來我們弟兄相聚的時候甚多。就是賢弟亦可到南邊去游玩游玩。就是山寨中的事情。諒亦有照管。伍爺言畢。甚似焦急的樣子。褚天豹聞言。對伍爺笑道。大哥只管放心。小弟何常不知。令親在京中盼望心焦。然而小弟留兄在山中居住。決不耽延大哥的時日。伍兄雖然在寨中住着。勝如已至京中去了一趟。不久必有好消息到了。請兄再安心在寨中住一二日。便有分曉了。伍爺聞了此言。甚不明白。便向褚天豹問道。不知賢弟所言何在。愚兄聽了。一時不明其意。尙請賢弟說明其意才是。褚天豹聽了。笑道。原來伍兄尙不得知。不瞞伍兄說。現在小弟早已派人到京去接令親了。計算日程。就在這一二日內。都可到了。伍兄只管放心。在此等候便了。就是在路上。亦無妨碍的。小弟在南邊。雖沒有交情。在這北五省地方。尙有一點微名。所以決無妨碍的。請大哥放心便了。褚天豹說明此話。伍天鵬心中方才豁然明白。曉得韓千斤。與那執槍的一個好漢。必是上京去的。忖到此處。忽然心中想起一事。向褚天豹道。啊。賢弟你雖爲我費去許多心思。只怕那派去京中的人。乃是徒然往返。褚天豹吃

驚避他兒何以知道要知伍天驄說出何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遣好漢二次進京 拿盜賊使用飛劍

話說伍爺聽了褚天豹道出所以。忽然失聲道。褚賢弟。愚兄想起一事了。只怕賢弟派去京中之人。乃是徒勞往返。因舍親乃是精細之人。賢弟派去之人。與了舍親。平日並不相識。只恐舍親未必即能跟隨他們來此。原來褚天豹雖然算是一個武藝很好的好漢。可惜一層做事沒有智謀。終不失是個粗魯漢子。誰知他弄巧反成拙。此時經伍爺道破其事。方才豁然醒悟。失聲道。這是小弟的魯莽。不是吾兄提醒。小弟直至此時。尙沒有想及呢。現在急也無用。只得等派去京中的人回來再說了。二人言畢以後。又在聚義廳上下了一盤棋。這且慢表。再說褚天豹派去京中的人。原來不出伍爺所料。正是韓千斤與那執槍的一個好漢。這執槍的。乃是天雁峰的三寨主。姓魯名信忠。也是北道上一個有名好漢。他們二人與褚天豹最是知己。而且這二人的義氣最好。猶其愛結交有名好漢。這回受了褚天豹之託。到京中去護送徐家弟兄來德州。二人應

命而去。且因是伍爺的事情格外小心。一路到了京中。便去拜訪徐家弟兄。說明來意。要護送徐家弟兄到德州。並道明伍天鵬在德州等候。因有要事。他在德州耽擱着。不及親自來前。所以特遣我們二人來京護送。兄等至德州相晤。徐氏弟兄聽了他二人之言。心中將信將疑。且曉得伍天鵬向來做事非常細密。從未有這樣的草率事情做過。就是他果在德州有要事耽擱。也不致就這樣沒有只字。就着人來接我們到德州去。至少都有一封親筆的書信。只恐其中有詐。而且韓魯二人又都是生得一般的粗魯。那一副濃眉大眼的形狀。又叫人看了着實可怕。甚似一個江湖中的盜寇模樣。他們弟兄三人心中俱疑懼起來。如何還肯跟他們到德州去呢。又不好十分的拒絕他們。只好回說。沒有這一回事。怕的伍爺將信看錯了。韓千斤聽了此言。心中雖然不快。然又不好發作。只得耐住性子。仍與魯信忠一路回到德州。這日正是伍爺與褚天豹在聚義廳下棋的次日。二人上了天雁峯山寨內。便將這事說與褚天豹得知。褚天豹方知伍爺有見解。却不出他所料。果然韓魯徒行一趟。便將這事說與伍爺得知。伍爺便向韓魯二人道謝一番。次日便要告辭進京而去。惟韓魯二人因到京中徒行了一

趙沒有將徐氏弟兄接到德州來。心中甚是不樂。聽得伍爺要下山親自到京中去。他二人便要同去。向伍爺道。弟等上次到京中。沒有將令親接得來。因是沒有書信的緣故。不免自悔魯莽。然弟等若不隨伍兄同去。心中自覺不安。日後見了令親。豈不愧惶。顯得我們沒有好意了。他二人向伍爺如此說。旁邊褚天豹也不肯將伍爺放行。向伍爺道。小弟既已遣韓魯二賢弟上京中去過了。此時又何必勞兄再去。不若吾兄親筆修一書信。再派韓魯二賢弟上京去走一趙。我想徐氏弟兄。決無再疑之理。言罷。堅不放行。韓魯二人在旁。也是這般說。伍爺情不得却。只得答應。褚天豹曉得徐氏弟兄。急於出京。因此立卽命嘍囉。拿了文房四寶過來。伍爺隨卽修了書信一封。次日一早。韓魯二人。在山寨用了早飯。別了伍爺。與大寨主褚天豹。卽帶了書信跨馬下山。一路進京而去。在路上日夜奔行。沒有多日。便到京中。拿了書信。去見徐氏弟兄。那徐家弟兄。見了伍爺親筆書信。方才信以真。並向韓魯二位說明。上次因沒有伍爺書信。又與二位沒有見過。因此稍有不信的地方。不免有許多失敬。尙望二位原諒一點。韓魯二人。也向徐氏弟兄客套幾句。說道。上次我們。因要緊趕路。以至將伍爺修的書信。遺忘在

德州沒有帶來。這個都是我們魯莽的緣故。致勞兄等。在京中又耽延了許多日子。實在惶愧得很。還要兄等原諒弟等。徐家弟兄聽了。又向二人客套幾句。便設了酒宴款待。二人在京中約耽擱了幾日。徐家弟兄將銀錢貨物等。整理以畢。那日便僱了車子。與韓魯二位。一路出京。江湖上果有許多好漢。埋伏在各處要道的地方。要劫徐家弟兄的箱籠錢財等。後來仔細一探聽。有韓魯二位護送。隨都退去。有的好漢。在路上與韓魯二位遇見了。只因平日。大家都有交情。非但退去手下許多好漢。且反來帮着二位。一路護送到德州。那日在諸縣鎮住店。却與倪泰山相遇。倪泰山因與韓魯二位。並不相識。故思劫取他們的箱籠等物。其實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那日一早。他們在諸縣鎮客店。天色微明。即動身趕路。並非是因懼倪泰山等。是因要及早趕至德州。倪泰山那夜。在窗下所見幾個公子模樣的人。乃是徐家弟兄。那幾個大漢。正是韓魯二人。及許多江湖中。幫同韓魯二人。護送的好漢。他們到了德州。韓千斤這番做事小心。因恐徐家弟兄胆小。故未遲至天雁峯山寨。恐他弟兄吃驚。便在德州投店。這褚家客店。亦非外人。是神腿將褚天豹的同宗哥哥所開。他同宗哥哥。名天彪。從前也是江湖的好

漢。現在已洗手了。就在德州開的客店。生意還好。褚天彪一切用度。都在這客店內着落。因此常勸褚天豹洗手。褚天豹道。小弟雖在天雁峯爲寨主。一生並未造孽。就是在山下做的買賣。生平有三條規例。一忠臣清官孝子善人不劫。二除奸誅惡。三施濟窮人善士。扶助良善。好除了這三條規例之外。所劫的皆是奸商富儉惡賈。以及賊官污吏。此乃替天行道。我說大哥雖然洗了手。固是正道。然何常及得來小弟所行的一切功勞呢。這一番話。將褚天彪反說得啞口無言。再將他所言仔細一想。却絲毫不錯。然褚天豹所說皆是實言。褚天彪聽畢。反而起敬。因此以後。也不去過分的勸他了。這話於今。已忽忽多年。閑言不表。書歸正傳。話說韓魯二人。與許多江湖上的好漢。到了德州。投在褚天彪的客店內。他們閑着無事。便到街坊上飲酒。誰知又與倪泰山等。在酒店內相遇。便又起了惡意。還打算去劫他們的銀兩貨物。他們吃了酒。却不卽回褚家店。偏到李家店訪友。因此倪泰山。只當他們住在李家店。所以夜間白白的往返了一次。不料次早。又在街坊。與他們相遇。心中很奇。後來仔細探聽。方知他們。却是住在褚家客店內。因此夜間。同了李廣姚漢。又到褚家店探視。打算乘間動手。偏偏這夜伍天

鵬在天雁峯已知。徐家弟兄到了德州。因此連夜同了褚天豹。到褚家店來。伍天鵬是個行俠之人。究比別人來得有本領。在進褚家店的時候。忽見屋背上有三個黑影過去。褚天豹却一點都沒有得知。伍爺也不向褚爺說知。心中甚是明白。曉得這三個黑影。必非好人。定是一路跟下來的盜寇。然而他在路上不動手。到了此處來。尙來窺探。這個真是他們自投羅網。也不動聲色。與褚爺進了窗內。與徐氏弟兄相見。寒暄以後。便坐下談心飲酒。伍爺一面言談。一面飲酒。一面却留心着窗外。聽得窗外似有瑟瑟的聲响。又見一人。在窗洞中張看。他在內便說起來了。誰知伍爺說了這句。却不打緊。却將窗外就着窗洞張看的倪泰山。嚇得魂飛天外。曉得遇了高人。因此回身便逃。沒有來得及向李廣說知。卽一路逃奔上屋。出外而去。李廣見倪泰山回身奔逃。他心中十分已有七八分猜着。必是屋裏已有了消息。因此不問是不是。也轉身跟着倪泰山背後逃走。李廣只因逃得遲了一步。只見窗門啓處。屋內出來五六個大漢。李廣這時。只恨少生兩隻翅膀。不然好飛上天去。隨沒命的向前逃走。却被韓千斤趕上一步。在李廣腦後一把。早將他擒住了。李廣知難脫身。尙想求饒。誰知韓千斤性烈如火。那裏

等得及他開口。早在手中。將一把單刀。向上一擡。在李廣腦後砍了一下。只見李廣一個腦袋。早已落下。可憐一個忠於盜賊的盜夥。若在查家墩逃出以移。從此卽革面洗心。改過從善。何常不是正道。只因不知向善。偷生無幾。終難逃刀下。這是作惡爲非的收場結果。往往如此。閑言表過不提。書歸正傳。話說韓千斤一刀。將李廣結果。提了首級。又跟了衆人。上前追趕倪泰山。原來倪泰山。因逃得快速。原來此時已逃出屋外去了。這時前面逃的那個黑影。乃是姚漢。姚漢因見屋內有了聲音。便曉得不好。尙想趕進屋去。幫同倪李二人迎敵衆人。誰知尙未舉步。只見李廣已在屋內。一路逃向外面來。姚漢因見李廣背後追趕之人甚多。又不敢迎向前去。隨閃身躲在屋脊下觀看。怎知方才蹲下身子。只見李廣已被人家擒住。用刀結果了。這一來却吃驚非小。如何還敢躲在屋脊下。因此又起身向前逃走。衆人便在後追上。姚漢本領雖然平常。怎奈他練的一身輕功甚好。在前蹤跳似飛。後面追趕的衆好漢。一時竟趕不上。褚天豹曉得伍爺有飛劍的本領。因未有見他用過。此時乃是可以使劍的機會。因此向伍爺道。小弟素聞大哥練有飛劍之術。能百步之內。取人首級。只因從來沒有看見吾兄用過。

此時夜已深了。何必窮追。不如請大哥以飛劍取他吧。好來除奸誅惡。乃是行俠的分內之事。就是結果幾個盜賊。也不爲罪過。且可使我們看看這劍術的利害呢。伍爺練的飛劍。本不肯輕易使用。因褚天豹幾次要看他的劍術。不好推却。只得把嘴一張。在口中吐出一道白光。寒氣逼人。如一道長虹樣的。直向前去。這時姚漢正在前逃。猛見背後有一道寒森森的白光過來。這一嚇。真是非同小可。曉得飛來的。乃是常常聽人所說的飛劍。要想躲避。那裏來得及。只見這過來的白光。在姚漢頭上繞了一繞。可憐一個忠於盜寇的盜夥。已與被韓千斤刀下結果的李廣。同歸嗚呼了。那顆血淋淋的腦袋。落於屋脊之上。伍爺見將賊人的首級已取下。隨將飛劍收回。三個可惡的盜寇。已結果了兩個。那個首惡倪泰山。仍未拿獲。這是他的惡貫未滿所致。這且慢表。再說伍爺收了飛劍。兩旁衆好漢看了。個個驚服。咋舌。稱爲奇技。向伍爺道。弟等聞飛劍之術久矣。從來不信是實有其事。總以爲是人故作奇言。然至此時。方知不是虛言。却是教我們看了驚異不止了。但此時盜賊已除。還有一個。諒已遠走高飛。不敢再來。徐兄等恐尙在房中吃驚着呢。不如且回進屋去吧。伍爺道甚好。但放着這兩個賊人的屍

體。要去埋了才是呢。旁邊韓千斤道。兄等請先進屋去便了。這個事情放着。待小弟拿了。至荒野之處。去埋了便了。魯信忠在旁邊。這件事情。不能叫你一人去。讓小弟與你去吧。言罷。二人即在屋脊旁。拿了那兩個賊人的屍體。即逕自一路飛奔。下屋而去。這裏褚天豹等。隨回進裏面而去。到了屋內。只見徐氏弟兄。都有驚恐之色。見衆好漢進來。便問外面拿賊的情形。伍爺便將外面事情說了一遍。徐仁甫聽了。不盡歎息道。可恨這夥盜寇。什麼買賣都可去做。因何獨不畏生死。要來做這個買賣呢。真是自喪其身。不無可惜。這時褚天彪也進屋來詢問。方才是爲什麼事情。屋上瓦片。瑟瑟的作响。莫非有什麼盜賊麼。褚天豹道。原來兄長此時才知。那盜賊已去了。褚天彪道。賢弟你。是何時來的。天豹道。來了沒有多時。二人談着話。天彪忽又看見伍爺。便又向伍爺客套一番。在屋內坐了片刻。便告辭出去。已時將五鼓。各人飲酒已畢。隨安睡不提。且說次早起身。在褚家店用了早飯。便要天雁峰去。褚天彪因與伍爺久違相見。一定要款留一天。特設了酒宴。款待衆人。伍爺亦因情不可却。只得在褚家店。又耽擱一天。褚天彪日夜都設了酒席。到次日。褚天彪知不能再留。只得放行。與衆人送別。約了後見之

期。伍爺隨與天豹等。一齊回到天雁峯山寨。徐家弟兄。亦知褚天豹等。都是好漢。因此亦甚感激。在天雁峯住了數天。褚天豹亦每日以酒宴款待。徐氏弟兄。亦因心中實在過意不去。便要告別返里。伍爺亦因離家日久。恐慈母在家盼念。隨向褚天豹告辭。天豹那裏肯放行。一定要留他們在寨中。再住幾天。怎奈伍爺辭意甚堅。又在寨中過了兩三日。褚天豹因見伍爺歸心似箭。只得放行。次日在寨中設了酒席。與伍爺徐家弟兄送行。大家吃了饞行酒。伍爺與徐家弟兄。便帶了箱籠等物。一路下山。褚天豹與衆好漢。下山送出一二里外。方才拱手作別。褚天豹與了衆好漢。仍回了山寨。伍爺與徐家弟兄。卽一路跨馬而去。在路中日行夜宿。過了一個多月。便到松江。原來徐氏弟兄。也是松江人氏。返家以後。徐氏弟兄。在家享其田園之樂。伍爺在家奉母教徒。無話不提。再說倪泰山那夜在德州。從褚家店逃脫以後。過了幾日。再到德州探聽下落。方知那夜所遇之人。乃是松江伍天鵬。倪泰山已久聞其名。但沒有見過。所以那夜在褚家店見了全不得知。此時探知以後。不由暗暗咋舌。一人自己忖道。那夜不是見機逃脫得快。只怕此時。已不在人世了。又在德州。住了幾日。探聽李廣姚漢的下落。誰知在德

州住了好幾日。那裏還有他二人的消息。自己心中打量。只怕二人俱被他們結果了。這是二人命中該終。然亦怪不得別人。隨在德州住了幾天。一想沒有別處可去。不若還是回北華山。住幾時再說。因此打定主意。離了德州地界。卽一路趕向任平縣而來。在路上日行夜宿。一日行在路上。打馬向前。忽見道旁有一老者。年在六旬左右。沿着樹林下慢慢的策馬而行。那馬背後放着兩個包袱。觀其形狀。似甚沉重。這老者一面行着。一面頻頻勒住了馬。回頭觀看。但不知他是看的什麼。這邊倪泰山看了這老者。這大年紀。馬背上放着這樣沉重的包袱。不用說得這裏面不是黃金。便是白銀。卽不是黃白物。亦是貴重的貨物。倪泰山心中打量道。我身上帶下山的路費。早已用盡。正打算在此。要做點買賣回山去。不想這個好買賣。就不期而然的來了。這個大概是我倪泰山的造化到了。因此把馬一拍。趕上前去。以爲他年老可欺。到了老者馬後。便將自己坐下的馬頭一提。躍近老者身後。大喝一聲道。你這個老頭兒。好大胆量。經過本寨主山下。胆敢放馬直過。還不給我留下買路錢麼。這一聲喝。不打緊。却將馬上的老者吃了一驚。回頭觀看。只見倪泰山一聲大喝。早在老者背後。伸過一隻手。打算一把。

就將老者提下馬去。誰知這老者年紀雖高。精神尙好。到也有點本領。急將身子一偏。一閃手。反用一個單拳。直在倪泰山脇下攻去。倪泰山吃了一驚。見這老者出手快速。身子輕巧。曉得是個有拳藝的人。不想又遇了敵手。不知老者是個何等之人。不敢輕敵。急將身軀閃過老者一拳。卽在懷間拔出單刀。直向老者迎面砍去。那老者仗着一點輕巧的本領。閃避快速。倪泰山刀法雖好。連砍幾刀。却一刀不中。皆被老者躲避過了。倪泰山此時。見勝不得老者。心中不免負氣。暗中忖道。罷了罷了。我倪泰山稱了一世的英雄。不想今日在這失意的時候。連一個老休垂暮的老頭兒。竟戰他不勝了。心中實有點不服氣呢。將來還有什麼面目在世上見人呢。他想到這裡。隨發恨喝道。老頭兒且莫稱能。今日我倪某若在此處勝不得你。便誓不做人了。這一聲喝罷。便用了平生之力。將手中執的一口單刀。很很的直向老者迎面砍去。老者看到此處。聽他說的狂言。不免好笑。便喝道。爾這個狗強盜。敢口出狂言麼。你莫當我年老之人可欺。今日要叫你曉得。年老無用的老頭兒亦不可欺呢。你看我一雙空拳。取你狗命罷。喝罷。便舉了兩隻拳頭。與倪泰山戰將起來。約戰了有一個多回合。各不分勝負。且說正在

這個時候。倪泰山正用了全力舉着刀。與老者廝殺。忽覺背後有一陣冷風過來。不由吃了一驚。暗道不好。是何人放了暗器來了。隨虛幌一刀。想閃在旁邊。躲那放來暗器。誰知正虛幌過一刀。要想躲避。已來不及了。那個暗器。不偏不倚。一下正擊在倪泰山的肩背之上。原來擊來的暗器。乃是一個鉄彈。大小如盃蓋彷彿。倪泰山肩背上。中了這一鉄彈。疼痛異常。身子向旁一偏。沒有躲得過。又着疼痛。早已身不由主。在馬上一個筋斗。跌到馬下。不敢稍慢。即在地下爬起。再看那放暗器的人。只見從後邊樹林內出來一匹坐騎。上面坐着一個六七歲的孩子模樣。那馬出了樹林。即似飛的而來。倪泰山看了不由叫奇不絕。暗道怪了。此番從北華山下來。都是遇的怪事。這個一老一幼。到是出人意外的好漢呢。方才這個鉄彈。不是他放。是何人放的呢。不道如此年幼的孩子。竟有如此本領。真是令人佩服了。倪泰山正在打量之時。只見老者已在馬上躍下。舉了拳頭。直向倪泰山這邊趕過來。倪泰山見了幼孩。有如此神彈。心中便有點吃驚。打算逃脫。心中又着實有點不服氣。肩背受了那一鉄彈。着實有點疼痛。正在這一個要逃脫不逃脫的時候。老者早已趕到他近身。使用雙拳。一個臥虎擒羊。直向倪泰

山攻去。倪泰山見老者雙拳攻來，便閃身躲避。又舉刀相還。沒有幾個照面，只見那孩子已趕了過來。在馬上跳下，大喝一聲：「何方的盜賊！在此處欺負年老之人麼？」喝罷，早已縱了過來，幫着老者戰住倪泰山。即用一個單掌，直在倪泰山腦後過去。倪泰山手中雖有一口單刀，此時遇了這一老一少，却全無用處。那裏想砍得着他們一刀，才避了老者迎面一拳。忽見幼孩，又用單掌，在腦後擊得來，只見來勢甚猛。倪泰山曉得這幼孩的拳藝甚好，因此急又閃過。誰知顧了前面，便顧不及背後。正避過腦後一掌，閃身跳在左邊，猶沒有站得定，只見那老者已到了他身後。倪泰山曉得不好，方要閃避，已來不及了。被老者飛起一腿，正踢在倪泰山脇下，只聽啊喲一聲，一個筋斗，跌出丈餘多遠。即在地下爬起。那裏還敢回頭，即棄了馬匹，向前似飛逃奔而去。那幼孩要上馬追趕，却被老者喝止了。說道：「這個狗強盜，甚是可惡。但他既已逃去，我們不必窮追，且放他暫活一時罷。」幼孩聞言，只得聽命。諸位你道：這老者果是何人，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李天然做懲惡盜 鍾可大慰留好友

話說倪泰山給老者踢中一腿，在地下爬起，棄了馬匹，隨逃奔而去。那幼孩要上前追

趕。却被老者喝住了。重又上馬而行。老者命幼孩。將倪泰山棄下的馬。牽在馬後隨行。諸位你道這老者果是何人。因何有如此的本領。原來這個老者。在前書已交代過。他姓李名天然。那個幼孩。卽是他的兒子。今日李天然。一早上西莊上收租。那包袱內。乃是人家還給他的三百兩紋銀。因此放在馬上。甚是沉重。不料遇了倪泰山。便起歹意。老者在樹林下策馬緩行。是因等他的兒子。那幼孩沿路在山林內打獵的緣故。所以行走甚慢。這時倪泰山逃去以後。他父子便一路策馬回家。這且慢表。再說倪泰山。逃脫以後。約行三五里。看着背後。已沒人追趕。這才放心。原來此處。離任平縣約十餘里。離北華山。也只十餘里路。因一個在向南。一個在向西。所以相去有如此之遠。倪泰山徒步行路。心中甚是不樂。暗暗相道。世事勢利。這句話真是絲毫不錯。想我倪泰山。從前在查家墩的時候。凡事皆隨心所欲。無往不利。想不到現在一事不順。竟事事不順。在德州失了同夥。在任平又失去坐騎。還要教老頭兒小孩子來欺負一番。真是英雄末路。有如此作氣的事呢。一面想着。一面行着。他的行路甚是快速。沒有多時。已到北華山。上了山寨。與衆人相見。鍾可大道。倪大哥此回下山。辦的事情如何了。不知那楊

仲仁可曾尋見麼。倪泰山歎口氣道。不提下山辦的事情到也罷了。提起了令人生氣。我想一個人做事。都有個順與不順。譬如愚兄從前在勢盛的時候。大凡做什麼事情。真是無往不利。不料到了現在失勢之時。不言遇事順利。誠是無往而不逆了。人言人心勢利。不想這天下的世事。也着實勢利人呢。言罷。便將在德州遇伍天鵬。及方才在路上遇老者幼子之事。向衆人細說一遍。衆人聞言。個個歎息。鍾可大道。大哥所言順與不順。此皆關乎局運。大凡在順的時候。必定局運好。現在倪兄所遇皆是逆事。想乃近日的局運不佳。不如耐着性子。在小弟寨中住幾時再說。等得局運稍順的時候。那時再下山去尋那楊仲仁。便不愁大仇不報了。方才提起那伍天鵬。乃是南北聞名的。一個劍俠。大哥未遭其害。猶是幸事。就是提起的那個老者。也是我們任平縣地方有名的好漢呢。此人姓李名天然。那個孩子。就是李天然的兒子。聽得今年才只七八歲。已練得一手的好功夫。猶其是練的一種鉄彈。甚是利害。若是使用起來。百無一失。若是給他擊中要害。便有性命之憂。所以倪兄方才沒有擊中要害。猶是幸事。鍾可大言畢。倪泰山聽了心中猶有幾分心悸。便聽從了鍾可大之言。在山中住着。但心中總有

一點納悶。有時想起李廣姚漢。究竟不知生亡。若是沒有遭害。遲早都是要回這裏來的。因此每日在山中盼望李姚二人。話說倪泰山自從到北華山後。不知不覺。在北華山已住了三四個月。因見李姚二人沒有消息。也慢慢將這事忘了。有一日在寨中正與鍾可大等在談心。忽見一個嘍囉進來報道。稟大王得知山下有一姓任的好漢。要拜見山上倪寨主。這時倪泰山在旁邊聽了。心中詫異道。我除了任進侯以外。沒有姓任的朋友。此時那裡來的姓任的來拜訪呢。鍾可大道。我們在外面的朋友很多。一時那裏想得起呢。知己的固然常常見面。還有許多不常會見的。所以一時就想不起來了。不妨請這位姓任的上山來見見再說。倪泰山聽了鍾可大此言甚是有理。便向嘍囉道。去請他上山來相見便了。嘍囉答應一聲去後。過不多時。帶了一人進來。倪泰山起身相迎。仔細將進來的這人觀看。却並不認識。那人進了聚義廳內。向倪泰山拱手一揖問道。這位莫非卽是倪寨主麼。泰山也拱手還禮。答道。正是。不知好漢高姓大名。到此惠顧。小弟何事。尚請一一賜示言罷。便請那人在客座坐下。嘍囉過來獻了茶。那人便向泰山通姓名。然後又向鍾可大行禮寒暄。諸位。你道這人是誰。原來此人

乃是任進侯的哥哥任進公。這天到北華山拜望倪泰山。因要詢問他兄弟任進侯的凶耗。要請倪泰山與他合力報仇。泰山與任進侯本來最知己。這時見了任進公。便又想起進侯。且又想起自己的事情。不免落了幾點眼淚。因此痛恨楊仲仁入骨。向任進公道。小弟與進侯最是知己。現在報仇之心。無時稍釋。恨不能立即將那楊仲仁拿來分身碎骨。方洩心怒呢。但四處訪尋那楊賊的下落。尚沒有確實的消息。如有信息。一定要去與那楊賊拚一生亡。這件事但請仁兄放心便了。任進公聽了沒有話說。在山。上過了一夜。次日便辭別下山去了。他臨去的時候。再三向泰山拜託。要替進侯報仇。他此時也到各處去尋訪楊仲仁。有了消息。再來北華山報信。以便合力捉拿楊仲仁不提。任進公下山去後。再說倪泰山。次夜自任進公下山去後。便做了一夢。只見李廣姚漢二人。來哭訴道。那夜在德州褚家店受敵以後。即被他們擒去。現在都被困在李家店後院裏閉着。不久即將受誅。向倪泰山懇求。要他去搭救。倪泰山見他二人情形傷悲。心中甚是動感。再要向他們細問時。忽覺一陣冷風驟起。倪泰山即從夢中醒來。一身冷汗。只聽屋外鷄鳴。窗子上已微微有白光映進。曉得天色已亮了。便將夢情思

想一番。心中甚是奇怪。暗暗忖道：常聞人言五更之時的夢最是靈驗。方才做的這夢。五鼓始盡。天色微明。想來却有幾分實在。想是李姚二人困在李家店。望救之心甚切。所以到了五鼓之時。他的神魂便來託夢。叫我去救他。然而我亦日夕在念。我想他二人。乃我左右之手。焉可不去救他們呢。便打算下山到德州去。不多時天色大亮。倪泰山卽在臥舖起身。這時鍾可大也已起身。倪泰山梳洗已畢。早飯後。衆好漢都在聚義廳相見。各人閑語以後。泰山便將李廣姚漢來託夢的事說了一遍。要到德州去搭救他二人。鍾可大道：倪兄上次下山。曾經失利。我想做事逆手。不如且慢下山去。這夢中之事。俱是虛妄。大凡一個人日有所思。便夜有所夢。這幾天因任進公來山後。牽及倪兄心事。故有此夢。我勸倪兄還是且慢下山去的好。鍾可大同了衆人。再三的解勸他。倪泰山如何肯聽。衆人見他執意甚堅。隨不再勸他。鍾可大也勸他不住。只得放行。到次日鍾可大設了宴席。替他送行。倪泰山吃了酒。辭了衆人。卽一路下山而去。一個人在路上打馬而行。只因心急如火。所以日夜趕路。這日到了德州。便在客店打尖。預備夜間到李家店探聽信息。可以搭救李姚二人。且說投進客店。天已將晚。過不多時。早

見店小二送進晚膳來。倪泰山並吩咐小二去買了一壺酒。在客店內獨自斟酌。酒飯已畢。店小二將碗盞盃盤收拾出去。倪泰山又飲了一盃茶。聽得初鼓以後。店內人聲已靜。倪泰山即在房內換去衣服。穿了夜行衣靠。悄悄開了窗子。吹滅燈火。從窗內出外。飛身上屋。即一路向李家店而去。到了李家店。時已二鼓。李家店燈火俱滅。人聲靜寂。倪泰山在四面觀看。沒有人影。即飛身上高屋。進李家店後院內探聽。見各空室內。並無李廣姚漢二人的蹤跡。心中隨甚奇異。想到夢中的事情。或盡是虛妄。然終有點不信的地方。又在前後巡視一番。忽見中進屋內。在西簷下窗內。露出一綫亮光來。倪泰山心中打量道。因何方才吾進店的時候。這屋內沒有亮光。此時夜已深了。因何反有燈光呢。其中必有緣故。何不待我進內去看看。屋內可有什麼消息。隨將身子一閃。在這邊屋脊上落下。又跳上那邊的高屋。在屋簷下使了一個葵花倒掛之勢。早將身子在屋簷上。將兩脚勾住屋簷。倒掛到底下。用舌尖子舔破窗紙。向內張看。誰知不看猶可。看了令人心中惱恨。諸位。你道這窗子內是些什麼人。有所不知。原來這窗內並無多人。只有一個大漢。在那燈光下。脫卸身上穿的夜行衣。這人生得英氣逼人。正

是倪泰山心恨的仇人楊仲仁。倪泰山看了，初而怒後而畏，又想進窬去將他結果了。但素聞英名，雖未與他交過手，深知他武藝甚好，况又有劍術利害，因此在窗外思維不進。過了片刻，看着楊爺脫去夜行衣，將用的一口寶刀掛在牆上，然後滅了燈火，上床安睡。這一來將個倪賊看得喜出望外，預備等他睡靜了再進去行事，因此又上了高屋，約在四鼓之時，潛在屋簷下，聽得楊爺已在屋內打呼，便將胆量放大，在屋簷上落下，將窗門撥開了進內，執了單刀，直奔楊爺床前，揭開帳子，舉刀便砍。倪泰山這一刀，打算已將楊爺結果，誰知一刀砍下去，直覺得手腕下沒有着力的地方，正將單刀收回，打算細看，誰知正在這個當口，從旁邊伸過一隻手來，倪泰山曉得不好，中了人家的計策，便想脫身逃走，如何來得及，正想回頭返身逃走，不期被那人在後一把擒住。如何還想掙撐得脫，只聽這人喝道有賊，細聽這人的聲音，不似楊爺的聲音，心中隨又不禁奇怪起來，暗道怪了，他的本領增進，難道連聲音都變了不成麼？又聽有人答應，點了案上燈火，倪泰山方才明白，原來方才在黑暗中認錯了床鋪，誤奔向徐爺的床前，所以擒他的人並不是楊爺，却是徐爺，不是楊爺。此時點燈火的人才是楊爺。

呢。倪泰山既已受擒。知無生望。隨低頭不言。閉目待死。諸位你道楊徐二人如何到德州來。是因受李家店主人李棟臣所招。故二人同到德州遊玩。李棟臣與徐爺是好友。因徐爺至關外二三年沒有會晤。且因慕仰楊爺的名兒。所以從遠處挽人。將徐楊二位招來相見。一則籍以仰見楊爺英儀。二則以詢關外情形。二位到了德州。除了李棟臣設了盛宴款待以外。又有李棟臣的親友。也連日宴請。二人至德州已有十多天。這幾天似覺稍閑。這夜楊爺因見徐爺已睡。他是行俠的人。每到一處。必至四方探聽善惡。以行除暴安良之志。早幾天因連日有宴請不暇出外。這兩日夜間用了晚膳後。必至外間探訪。徐爺則及早安睡。所以倪泰山初進李家店的時候。他們屋子內沒有亮光。後來倪泰山從後院又至中進屋內。方見有燈火之光。是楊爺已從外間探聽回來。倪泰山遣一次到李家店。本打算搭救李姚二人。其實李姚二人已早在褚家店受誅。倪泰山固始終未知耳。忽得奇夢。這是他的惡貫已盈滿所致。在李家店轉與楊爺相遇。只因本領殊懸。善惡異途。這時受擒。楊爺在初雖沒有覺着。倪泰山在進屋的時候。各人都聽見。因他們本領到家的人。就是夜間睡覺。都較常人來得清醒耳。倪泰山在

黑暗中又摸錯了臥鋪。楊爺在臥鋪上聽知有人趕向徐爺床前行刺。因素知徐爺本領異於常人。決無妨碍。所以在臥鋪上坐觀動靜。徐爺在坐臥鋪上聽得有人到他床前行刺。早已防備。閃身躲在床角上等待。心中打量平生從未與人結下仇恨。因何竟有人前來行刺。不禁奇怪。在黑暗中又辨不仔細。此時楊爺起身點了燈火。徐爺將倪泰山仔細觀看。並不認識。心中不由大怒。取了寶刀。向他喝道。你是何人。吾與你何仇。因何來此暗算。倪泰山與徐爺亦不認識。只得閉口不言。楊爺早在燈下看得仔細。向徐爺道。大哥不必問他。結果了吧。此人正是查家墩首惡倪泰山呢。此時他來暗算。想是來向小弟報仇的。楊爺言罷。徐爺即怒睜雙眼。喝道。原來倪泰山就是他麼。真是聞名不如見面了。原來是個小輩。小弟久有除惡之意。不道此時竟如所願。待弟將他結果了罷。隨在手中將寶刀向下一落。只聽唳一聲。惡賊倪泰山的首級早已落在地下。楊爺道。這賊作惡甚多。其罪一身猶不容誅。此時這樣將他結果。猶是便宜了言罷。徐爺將刀上血跡。在倪賊身上揩乾淨了。楊爺幫同徐爺將倪賊的屍體。到荒野埋了回店。已在五鼓以後。二人重又上床安睡。條時天色明亮。楊爺同徐爺起身梳洗已畢。

店小二又送進早點。不多時早點已畢。楊爺同徐爺正在談話。只見李棟臣手中拿了一張紅紙帖子進來。徐爺同楊爺便起身讓坐。李棟臣坐下以後。略談了幾句閑話。將手中紅紙帖子。分給二人。原來不是一張。却是兩張。方才因從遠處看去。所以沒有看得仔細。李棟臣將紅紙帖分給二人後。便道大後天。是舍弟三十誕辰。特具盃酒。恭請二位光臨。這帖子本當他親自送來面交。只因這幾日。家中尚有一些事忙著。人手又少。因此一時分身不開。所以特託小弟面奉。好來兄等都不是外人。到了那一天。還要請二位早點去呢。說着。楊徐二人。早將帖子都接了過去。說道是了。到了那天。就是今日沒有帖子來。我們也是要去恭祝的。我們既是自己人。李兄就不必說這許多客套話。略談了幾句。李棟臣因店內的事情甚忙。隨起身告別。有事去了。徐楊二位。也未將夜來之事告於棟臣知道。因恐給店小二等聽知。反叫他們驚恐。所以未提一字。李棟臣去後。二人便在屋內閑談。或是下棋消遣。有書則表。無話不提。話說光陰似箭。轉眼便是棟臣兄弟做壽的這天。原來棟臣的兄弟。名叫樑臣。平生義重如山。猶愛結交天下的義士好漢。就是自己練的一手梨花槍法。也有高人之處。論起他的武藝。在他哥

哥棟臣之上。他與楊爺雖是初交的朋友。却很是敬重楊爺。曉得楊爺是個很有俠義的豪傑。而且本領又好。然而楊爺與樑臣也合得來。所以他二人交情雖淺。感情却甚好。這日楊爺起身甚早。與徐爺在店中用了一些早點。便約了棟臣。三人一同到樑臣家中拜壽。樑臣所居與棟臣所居甚近。離李家店只有二三里路。相隔也不遠。在他們有飛行術的人行走。真是快得很。不多時候。已到樑臣家內。樑臣親自出迎。到了裏廳。各人都向樑臣祝賀。樑臣也一一還禮。這日各處好漢義士來拜壽的人。不下數百人。都是有名好漢。只因樑臣平日待人很好。且又性情豪俠。所以都願與他結交。這日收下的禮物。不下數萬元。真是熱鬧已極。徐楊二人今日得與衆好漢聚晤。真是足慰平生。有許多人都素日慕仰。未曾經見的。此時皆於無意中一一見之。其快慰可知。足熱鬧了數天。許多好漢方才散去。楊徐二人在樑臣家中。又住了一二天。便告辭仍回到李家店內。二人打算在德州再住幾天。便起行再向京中去走走。誰知到了次日。便下起大雪來了。一連幾天。又是雪又是雨。天氣隨一變冷得不開凍。過了幾天。雨雪雖停。怎奈又忽起了大風。天氣格外寒冷。這時已在十二月。被了這風雪雨三樣事情。

足足綿纏了半個多月才止。已是臘月二十幾裏的時候。快將過年。二人向李棟臣告辭。棟臣如何肯放行。堅留二人在店中過了年。再上京中去。二人見告辭不脫。況且天氣又冷。只得在李家店等過年。光陰真快。沒多幾日。便是除夕。家家都忙着過年。就是店中的客商也少了。除了幾個路遠趕不及回家過年的。便滯留在客店內。預備着過了新年。再起行趕路。但爲數甚少。就是李家客店內。似這般的客家。也只有二個人。這一日街坊上行人。比較平日熱鬧幾倍。徐爺是個沒家眷的。自然不去關心。惟獨楊爺。雖是豪俠之輩。亦不能無情。見了這般景緻。不免也興了鄉思。一人默默無言。徐爺則甚是灑落。見楊爺有憂愁之色。便與楊爺談閑。以亂其思。到了晚間。樑臣親自到李家店。請二人至家中飲酒。楊爺方將心事放開。在樑臣家中飲至午夜。方與徐爺告辭。了樑臣。同回李家店。棟臣已返家去。店中尙熱鬧着。原來除夕這一夜。各處都是通夜的。所以店中的許多小二。正在熱鬧着擲骰趕紅。樑徐二人。只因方才都多飲了一盃。回到屋內。閑談幾句俱睡了。次日便是初一。與昨日景緻大不相同。街坊上除了一些小本買賣之外。都是關門閉戶。冷靜異常。楊徐二人一早就起身。在店中悶悶的過了

一天。到初二這天。似比初一熱鬧點。街坊上恭賀之聲。與了一些肩輿往返來去不斷。都是人家去拜新年的。他二人沒事。便站在店門外觀看。方要返身進店的時候。只見棟臣穿的一身新衣服。遠遠而來。他二人隨又站着。等候不多時。棟臣到了面前。各人拱手恭賀已畢。隨同步進內。那掌櫃的與了許多店小二。都趕來與棟臣拜年。棟臣拿出壓歲錢。賞了他們每人貳兩銀子。衆小二散去以後。棟臣到楊徐二人屋內閑話。邀二人與掌櫃的至他家中飲酒。楊徐二位固辭。俱道今日不必了。明晨弟等到府上拜年。再打擾罷。楊徐二人不去。掌櫃的自也不去。棟臣恐家中久等。只得稍坐片時。卽一人返家而去。光陰易過。一日無話。到了次早。徐楊二位在店中起身。略用早點。卽與掌櫃的三人。同到棟臣家內。拜年用了午飯。又至樑臣家中恭賀。用了晚酒。午夜始回。卽五。天。新年過後。又作生涯。各店開門張戶。街坊又熱熱鬧鬧。轉瞬便是元宵。這一夜格外熱鬧。金吾放禁。各處都有燈看。等到元宵過後。新年景緻便除。徐楊隨打算上京去。誰知次日天氣又忽轉寒。落下一陣大雪。楊爺與徐爺坐在屋內。從窗中看到屋外這雪花紛飛。竟愈下愈大。而且天氣又是陰寒。看上去不是一天兩天可晴的樣子。楊

爺看到此處。心中便不禁奇怪起來。暗道我們在去年十二月裏。也是要想動身。天下大雪。竟接連下了幾天。想不到今年亦是如此。細想起來。這件事情。真是奇怪極了。便將這事說與徐爺得知。徐爺也是稱奇。正在談着。忽聽店小二都在門外嚷着。說什麼有一個大漢。穿了一身單衣。不畏寒冷。竟在踏雪賞梅。楊爺聽了也覺奇怪。但不知是真是假。隨叫一個小二。問他們在門外嚷的是什麼一回事。小二道。因對巷南嶺上有一個大漢。穿了單衣。不畏寒冷。於雪下看梅。因此街上有人看了。都稱爲奇談。小的們方才議論的就是此事。都說這人是異人。楊爺道。當真有這事麼。小二道。當真的。現在尙未去呢。可惜此時下着大雪。不然爺們也好去看看。徐爺道。就是下着雪。又何妨。那人在雪中單衣。猶不畏寒。不愧可稱異人。難道我們身上御了這許多衣服。猶怕冷麼。便要與楊爺去看。正在說着。棟臣來了。小二見店主來了。他便告退下去。原來棟臣方才也聽說有這樣一件事。楊爺隨將小二之言問棟臣。有無其事。棟臣道。不錯。小弟亦聞有此事。但未去觀看。不知確否。徐爺道。李兄。我們同去看看如何。這時棟臣本閉着無事。答應道甚好。三人隨撐了紙傘同去。從李家店對面巷內出去。沒幾步。便至南嶺。

只見在南嶺最高處梅花盛開。果有一個負劍的大漢。穿的一身單衣服。在那嶺上盤旋賞梅。雖山下有許多人在觀看他。獨這人在嶺上全不得知。如入無人之境。大有神仙之概。棟臣看了不禁稱異。徐爺道。這人必是神仙中的人。不易多遇。我們何不上嶺去向他談談。多少受一番教益。不知二位如何。徐爺方才言畢。楊爺接看說道。徐兄且慢。原來嶺上盤旋看梅這人。不是別個。正是家師梧桐子呢。徐爺道如此。小弟的眼光究竟還不錯。久聞令師。雖不是神仙中人。也是一個當今聞名的劍俠。此時既有此機會。我們須上前去向他老人家拜見拜見。才是道理呢。徐爺言罷。旁邊棟臣接着道。徐兄之言。說得有理。楊爺不得推却。三個人隨將紙傘放在山嶺下。也冒着大雪上嶺去。梧桐子在山嶺只顧賞梅。猶沒有得知。過了多時。楊爺同了徐爺及棟臣。都到了嶺上。楊爺便率二人上前。拜見他師傅。梧桐子也一一還禮。向徐李二人都通姓名。然後向楊爺道。這幾天正打算尋你。不想你今日來得甚好。此刻也無暇與你細談。只是一層。你今年端午日。你務必到杭州西湖等候。不論在何處。我們自能相晤。有話到那時再談罷。楊爺聽了。唯唯答應。不敢多言。曉得師傅性情很古怪。不喜歡與人多談。隨與徐

李二人別了梧桐子下山而行。這時雪也止了。三人至山下。將方才放着的紙傘拿起。再抬頭向山嶺上看梧桐子。已早不知去向。山下站着觀看的閑人亦俱散去。原來梧桐子趁着三人下山時。已駕了劍光向別處而去。棟臣與楊徐二位一路回到店內。各人心中俱甚欣慰。真是合了一句常言道。不願加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所以三人回店以後。將這事細細談論。這且不提。再說梧桐子此番到德州。亦非是知楊爺在德州。乃是在無意中相見。諸位你道梧桐子此番因有何事到德州來。乃是從杭州葛嶺上到來的。上次大俠裴占元。因知圓明在河南。有與諸俠爲難之事。約期在泰山會晤之事。不相衆人俱到。獨占元一人未到。這次在葛嶺占元又沒有到。因此衆人很是詫異。伍天鵬便向衆人議論此事。衆人道。占元說話向來有信用。自從我們所有聚會以來。從未曾誤期。有失約之事。不想這次竟有如此失信的事情。我們猜量他。必有不得已之事。或是在外有難。亦未可知。然而衆人當初既然有約在先。生死患難同當之議。今日占元。或是在外有了什麼患難。沒有消息。我們豈可不問他麼。不得知便罷。現在我們既有疑念。就不能稍遲。應當到各處探聽占元的消息才是。以便合力援救於

他方不失當初一番信義。各人議論已畢。相約到各處尋訪占元。議定已後。伍天鵬因家有老母。在衆俠面前說明。暫時不能遠行。如遇急難之事。當亦捨生相從。衆俠因伍天鵬忠孝之心可敬。個個允許。所以這葛嶺聚會的幾個俠客。除了伍天鵬外。已皆分頭遠行。探訪占元的消息。今日梧桐子到德州。也是因探訪占元的消息。不想竟與楊爺會晤。只因有徐李二人在旁。不便細言。所以約楊爺端午日在西湖相會。其中就是這個緣故在內。梧桐子他打發楊爺等下山後。卽駕了劍光。向南而行。折向大道。預備一路進京。再折向河南探聽占元下落。這且慢提。再說任平縣北華山寨主鍾可大。自那日倪泰山到德州去後。他心中甚是記念。過一月餘。不見泰山信息。他二人本有八拜之交。平日感情甚好。所以派人到德州探聽信息。誰知徐楊二位。他們夜間結果了泰山。除他二人之外。並無第三人得知。就是連李棟臣弟兄亦不得知。有絲毫消息。因此之故。鍾可大雖派了人到德州。竟等於虛行。如何有半點消息。鍾可大爲了此。甚是奇詫。打量倪泰山到德州沒有好消息。必定另投向他處去了。因此事心中甚怪。倪泰山做事草率。就是另向別處去。也該送個信來。免得叫人盼望。到了去年除夕那夜。鍾

可大還向衆好漢論及此事。匆匆過了五天。正是新歲初六日這天。忽見嘍囉進來報
道。有山西西行寺住持倪天飛。來與寨主拜年。鍾可大心中正盼念着倪泰山。聽說山
西西行寺住持倪天飛到來。心中大喜。忙吩咐嘍囉請見。嘍囉出去。鍾可大才站起身
來。只見倪天飛已從外面進來。原來倪天飛是個出家和尚。是倪泰山的哥哥。二人拱
手相見以後。鍾可大請天飛在客座坐下。嘍囉獻茶已畢。鍾可大便問及泰山可曾
到山西去過。天飛聞言。落下眼淚道。奇了。小弟在除夕那夜。做了一個惡夢。見舍弟滿
身血跡來哀求。乞我替他報仇。及至要細問他情形。忽覺一陣冷風吹來。驚醒方知是
夢。小弟因聞舍弟。自從山寨被燬以後。常在兄處。小弟又因這夢做得很是奇怪。是以
不辭日夜。趕到兄處問信。不想竟是如此。只恐舍弟此番到德州。必定已傷於仇人之
手。是小弟之夢。並不虛妄。那楊仲仁誠吾仇人。誓殺此賊。以給舍弟報仇。尚祈鍾兄。念
舍弟在日情誼。幫助臂力。不知鍾兄以爲如何。鍾可大道。令弟在日。與弟有八拜之交。
生死所共。豈能坐視。請大哥放心便了。小弟自當拔刀相助言罷。鍾可大吩咐嘍囉。去
預備酒席。留天飛在山寨住了幾天。一日天飛辭了鍾可大。到德州探聽消息。要知後

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倪天飛進京遇友 訪名師悞走岐路

話說倪天飛在北華山住了幾天。便辭了鍾可大。向德州而去。鍾可大親自送天飛下山。相期後會。鍾可大道。吾兄從德州返時。千萬再到小弟寨中敘晤。以免遙遙繫念。若知楊賊的下落。萬萬不能輕易下手。因那楊賊有飛劍利害。可至小弟寨中給信。我們可帶了衆好漢前去。叫他一時還手不及。豈不可以將他擒獲。以報仇隙。不知吾兄以爲如何。天飛連連稱是。隨揖別長揚而去。鍾可大回上山寨。這且慢提。且說倪天飛。從任平縣到德州。並不甚遠。沒有二三日。已到德州。原來楊爺與徐靜山。已早數日辭了棟臣。京中去了。所以倪天飛到德州。一則無從探聽倪泰山究竟的消息。二則在李家店雖然住了幾天。亦沒有能與楊爺會見。這是倪天飛惡貫未滿的原因。若是楊爺未去京中。在李家店。必與天飛撞見。且天飛從前。常到七寶鎮去。與楊爺曾見過幾次。如在李家店遇見了。二人俱不肯輕放。必定戰鬪。倪天飛雖有本領。憑一人之力。如何是楊徐二人的敵手呢。况且楊爺有劍術利害。你想倪天飛如何鬪得過二人。閑話不表。

且說倪天飛在李家店住了幾天。連日上街飲酒。從中探聽消息。全無半點影响。因此在德州住了幾天。便向京中而來。這日趕到直隸。住了一天。打算到雙連寨探望一個朋友。當晚因心中納悶。吃了一點酒。睡到半夜裏。誰知生起病來了。寒熱交作。吐瀉不止。原來在路上受了風寒勞苦。心中又憂悶。吃了一點酒。便將風寒激表起了。因此生起大病。那店主人見了病勢沉重。也替他擔憂。隨請了醫生。替他診治服藥。連病半月有餘。方有起色。又調養了幾天。已復原狀。但將帶在身上的路費。已俱用盡。這日打算動身。結了店帳。囊中只餘一二兩碎銀。便向雙連寨來。這雙連寨也是一座強盜山寨。主姓洪名勛毅。是山東諸縣人氏。與天飛乃是知交。只因天飛近來在山西。因路遙山遠。不常見面。這次天飛到直隸來。所以到雙連寨拜望於他。誰知雙連寨在早二年。已爲官兵勦滅。寨主洪勛毅早已伏法。倪天飛因音信隔絕。所以不得而知。這時趕到雙連寨。只見一座荒山而已。那裏還有什麼嘍囉兵卒。倪天飛見了這般形狀。已知其故。但尙不知洪勛毅已爲官府伏誅。只當已避往他處去了。未免失望。此番到雙連寨。一則拜望洪勛毅。二則要想告貸路費。此時既無所遇。只得仍然折回。一路賣藝進京。不

幾天到了京中。耽擱在前門外。一家安寓客店內。次日上街飲酒。却在酒店內。遇了一友。這人正是任進公。二人相見。先客套了幾句。然後倪天飛問進公。因何也來京中。諒是有什麼事情。進公道。原來倪兄尙不知道。現在令弟泰山兄。查家墩山寨。已被人家燬滅。你尙不得知麼。倪天飛道。已知此事。這回到京中來。亦爲探訪楊賊下落。便將在西行寺得夢。及至北華山拜望鍾可大。及至德州訪探一番話。俱細細說與進公得知。進公聞言落淚道。不是今日在此與兄相遇。如何得知令弟在德州被害之事呢。提起此事。令人淒然。小弟於去年冬間。尙在北華山。與令弟會見。商量尋那楊賊報仇之事。不想逾時未幾。令弟竟也傷於仇人之手。那楊賊吾誠恨之入骨矣。便將任進侯。在查家墩。被楊賊結果之事。細說一遍。倪天飛聞言道。任兄先吾到京。不知曾遇見楊賊否。進公道。提起這楊賊。果然可恨。吾到京第二日。即在前門外。與那楊賊迎面而遇。那楊賊他不認識吾。但小弟却認得。便等他行向前去。小弟即在腰間拔出寶刀。突然趕上一步。用刀在他腦後砍下。誰知那廝果有本領。他一閃身。吾非但未能將他砍中。險些反被他擒住。那時楊賊同行還有一友。亦甚有本領。小弟自知不敵。況且素知楊賊有

劍術更非所敵。只得乘機脫身。因此幸未遭擒。本想多約幾人。與他戰鬪。又因京中沒有幫助。只得暫時忍耐。暗中探聽他的行止。誰知那楊賊在京中沒有幾日。又向南行。小弟又沒有能跟上他們的行踪。就耽擱在京中。打算再住一二日。先到任平縣北華山。與令弟商量。請了有名好漢。再南下尋那楊賊報仇。不想在此。竟與倪兄相遇。真是難得。令弟雖已爲他所害。我們總要設個計策報仇才是。倪天飛歎氣道。爲今之計。我們若要報仇。總要先想法能制住他的劍術才是。若無法制他的劍術。只怕此仇難以報復。二人談談說說。已飲了一個半酣。將要飲畢起身。天飛問進公道。兄在何處耽擱。進公道。弟在前門外王家老店打尖。天飛道。如此說來。我們相隔不遠。只離三四家門面。小弟就在王家老店向南幾家。那安寓客店內耽擱。如此說起。我們同行吧。再到小弟客店內細叙言罷。起身會了酒帳。同至前門外安寓客店內。小二帶着笑容過來問道。倪爺今早出外。遇了朋友回來了麼。天飛道。正是答着話。早與進公到了臥房內。店小二隨送進茶湯來問道。爺用了午膳沒有。天飛道。我們才從酒店內飲了酒來。此時腹中似不飢餓。再停一會說罷。店小二將茶湯放在卓案上。答應一聲。便跨步出外去。

了。這裡天飛便與進公在房內分了主賓坐下。天飛親自斟了一盃茶。獻與進公。二人又閑談幾句。天飛道。方才我們在酒店所談。要向楊賊報仇。非思能制他劍術之道。方爲上策。吾聞楊賊從前在七寶鎮楊家橋。其時雖有本領。然亦技藝平常。不想這廝惡運甚好。在外鬼混了幾年。竟練了飛劍。功夫驟進。這個其中。因他拜在劍俠梧桐子名下。方有今日。進公道不錯。吾亦久聞有梧桐子其人。但從未見過。不道那楊賊乃是梧桐子的門徒。怪不得這幾年技藝驟進。如此說我們的仇深海底。難以報復了。就是楊賊易敵。只恐他師傅梧桐子亦豈肯與我們甘休呢。天飛道。不是這樣說。常聞能人之上還有能人。高山之上還有高山。這劍俠之中。本領亦有高低。現在南北中國十八行省內。只有五個聞名的俠客。說起來他們都是一家。然而他們就該同心協力。若以五人合力同心論起來。真是無往不利。沒有敵手。怎奈天下的事情。往往不能盡如人意。誰想得到他們。竟分做兩派。在從前尙是暗中不合。誰知這一二年內。竟大起紛爭。痕跡分裂。那五人之中。有個二師兄。叫做圓明。此人現在論起來。與小弟還是同教。論他的本領最好。劍術亦在衆人之上。獨這個人見識高明。不與那其餘四人同行惡劣。現

在河南開封府地界。西明寺佈道。廣收門徒。將來預備與那其餘四人另立宗派。這一派叫做甲派。現在河南地方。差不多已盡是甲派中人。只要等得甲派勢力豐足。便要滅除乙派。就是梧桐子楊仲仁那夥人。乙派因見識惡劣。性情傲物。所以附從者甚少。現在不敢到河南去。都在大江南北一帶。在小弟眼光中看起來。乙派中人。遲早難免遭甲派勦滅。所以小弟想及此處。心中猶有一層可慰。不是方才任兄在酒店內提起制伏劍術一事。小弟險些將此事全都忘了。現在我們到有一個計較。若要報仇滅恨。非投到河南。拜在圓明門下。做個徒弟。安心練習劍術。只要將劍術練習精深。何愁大仇不報。此計不知任兄以爲如何。進公道。倪兄此言誠乃妙計。但弟等與圓明師傅。並無一面之交。就這樣去投在他門下。他如何肯輕易的收我們做徒弟呢。總要請個與圓明相識的人介紹一下子才可。天飛道。這個可不必憂慮。提起這圓明。若是別人去。恐怕他不肯收在門下。我們二人同去。他一定肯的。因小弟有個房份兄弟。與圓明乃是知己朋友。提起此人。只怕任兄亦該得知。就是七寶鎮的倪子明。他亦傷在楊賊手內。因倪子明與圓明情感甚好。這件事恐怕圓明尙沒有得知。如圓明得知此事。必定

要與子明報仇。所以我們二人。若到河南去。圓明必定以禮款待。若是圓明肯幫助。何愁大仇不報。進公道。倪兒此言有理。既是如此。不可遲誤。現在且慢將報仇之事放在心上。我們預備上河南去。投奔西明寺。拜求圓明。幫助報仇才是。二人談論已畢。肚中飢餓。命小二送了午膳用畢。天飛叫進公到王家老店。將行囊包裹拿來。到天飛這邊同住。進公答應。去到王家店。算清了店帳。將行囊包裹拿到安寓客店。與天飛同住。過了幾天。二人在安寓客店內。算了店帳起行。一路向河南而去。到山西西行寺。耽擱了幾天。將寺中各事安排已畢。又與進公趕向河南而來。在路上日行夜宿。甚是快速。一日到了開封。天色已晚。不及問到西明寺。就在鎮上打尖一夜。到次早在客店用了早飯。天飛因沒有到西明寺去過。且不知西明寺在何處。便喚進一個小二詢問。小二道。爺們要問西明寺作什麼。天飛道。因有幾個朋友在那裏。要去拜訪拜訪。小二聞言道。如此說來。爺們亦是好漢了。天飛道。小二你說此話何講。小二過了半晌說道。原來爺們要問西明寺。尚不知西明寺的利害麼。天飛道。不知。小二道。提起西明寺。在開封地方。人人聞名。個個曉得。乃是河南地方第一座大叢林。寺中有僧一百多人。個個皆有

武技。那當家的僧人。已有八十多歲。猶生得虎背熊腰。英氣糾糾。却是一個能擒生虎的一個好漢。不料上年間。這當家僧又來了一個朋友。他的本領。更在當家僧之上。非但練得一身驚人的本領。而且有一種飛劍的技術。能於百步之內。取人首級。後來細細一探聽。方知此人。尙是當今第一個能使劍術的俠客。也是僧家打扮。他的法名叫做圓明。現在此人。被當家的請在寺內。做個住持僧。傳授他寺中的一百多個僧衆。聞得現在寺中的和尚。已有幾個能使飛劍了。聽說那當家的現在已不問事了。將一切職務。都託圓明替他管理。所以小的聞爺們。與那寺中僧人是朋友。諒想爺們。必定也是一個好漢無疑了。天飛聞了說道。原來如此。不道你到比我們曉得仔細。不瞞你說。我們雖與寺中僧人認識。却不如你曉得清切。這個想是路途遙遠的緣故。現在你既曉得仔細。尙沒有說出寺中的當家僧。果叫什麼法名。小二道。那當家的法名叫了淨禪師。是我們開封地方都知道。因何爺們却不得知呢。天飛道。我們因不常關心此事。所以一時不甚明白。但不知西明寺。離此處尙有多少路。店小二道。離此尙有四十多里路呢。爺們要去。此刻就要起行。尙來得及。若再遲了。只怕趕不及了。只因那個地

方。白日間且少行人。若是到了傍晚的時候。真是人影全無。荒野異常。爺們莫若今日再耽擱一天。等到明早天色明亮時。就起身趕路。就趕得上。況且那寺中一到天色傍晚的時候。就將山門閉了。難以進內。天飛道。原來那西明寺在山上的麼。店小二道。正是。說起那座山。叫做飛雲嶺。却是天生險峻。若是抬頭。在山下向上看去。直不見山頂。但見行雲來往。那天上的雲。如是從山嶺上生出來的一般。其高無數。所以叫做飛雲嶺。那西明寺就在山腰間。已離地有數十丈高。且又不易上去。若是要到西明寺。只有一條山路可上山。這山路上設有山門。若是將山門閉了。憑你是一等有本領的好漢。也難上去。倪天飛只知西明寺。尚不知西明寺有這般險峻。此時聽了店小二一番議論。方才大悟。對小二說道。不是你細言。我們如何曉得這般仔細呢。若今日去。一定白行一趟。這樣說。我們一定明早天色微明時起行吧。店小二搭訕了幾句。也自出去了。倪天飛向任進公道。天下事未可臆料。我們只當西明寺是很尋常的一座寺院。不道竟有如此險峻。那小二可算是個多聞多見的人了。不是他細說。我們如何得知。凡處事不可小覷於人。方才的小二。雖是客店的夥計。見聞到很是不錯呢。任進公道。倪

兄此言誠是。他們當店小二的，招呼過往的客人多了，所以各事都曉得點，以便客家問答。然而方才那個小二，似乎較別人又來得有常識，因此將各事格外留心，曉得仔細。但西明寺既在山嶺上，又這般險峻，我們明日到他寺中，不知圓明可肯收在門下。不知那當家的又是什麼人，倪天飛道：這且不去管他，明日我們到了寺中，見了圓明，自有分曉。二人無事，就在房中細談，過了一天，到次日一早起身，結了店帳，便向西明寺而去。約行了十餘里，只見愈行愈荒野。天飛一人暗暗忖道：昨日店小二所言，果是不虛。幸而聽了他的話，若是不然，昨日豈不徒然虛行。一面忖着，一面仍上緊趕路。行到晌午時候，看看尙未行到。這時路上格外荒野，那裏還有行人的影子。但見兩旁荒山古樹，不知西明寺在何處。因二人皆未到過，又無路人問信。天飛腹中餓了，便與進公在樹下坐了歇足，將帶着的乾糧，各人用了一點。天飛道：昨日聽店小二說，西明寺離鎮市只有四十多里，此刻我們已行了三十多里，想來還有十多里路便到了。但只恐行了錯路，便一時難以尋找。任進公道：我們只要直向南行，依了昨日店小二之言，諒無錯誤。天飛道：且不管他，我們再行十多里路，若不見西明寺，再作道理言罷。將乾

糧用了後。又起身前行。誰知直向前行了二十餘里路。不見飛雲嶺西明寺。倪天飛心中甚是急燥。打量再趕回上去。已萬萬來不及了。這時天將傍晚。隨與任進公商量。進公道。此時已進嶺兩難。就是趕得及回嶺上去打尖。明日也是要來的。況且已萬萬不及再趕上嶺去過宿。不若再向前行。吃一夜辛苦。如有人家便可問信。不知飛雲嶺果在何處。我想本處的人。必定得知。天飛道。任兄之言在理。既已來此。無有尋不到的道理。所好身上帶的乾糧尙多。別的都不打緊。到是不能受餓。進公道。就是今夜找不到西明寺。等到明日天明。就近總有鎮市。還恐受餓不成麼。二人行着談着。過不多時。天色已晚。這時天上又沒有月色。天氣又寒。二人幸是練有武藝的。尙不畏寒。就在樹下坐了。各人在身上。拿出帶着的乾糧。吃了一半。尙有一半。預備留着明晨早點。可惜就是沒有一些茶湯。吃了這個乾糧。覺得口中甚是乾燥。又趕了二三里路。已不辨山色。約在二鼓之時。夜間不便趕路。且因在路上已行了一日。覺得甚是倦乏。便在山旁古樹下打盹。到五鼓以後。任進公睡醒。抬頭觀看。只見天色將曉。遙遙的聽得有鷄鳴鳥聲。進公喚醒了天飛。二人又在樹下用了乾糧。然後起身趕路。沿着方才的鷄聲行來。

想必都有人家。不多時太陽高照。二人向南行了三四里路。果見前面有一座村子。疏疏落落。沒有幾處人家。二人行到村子裏。只見有幾個農戶。在那鋤田。倪天飛上前先行了一禮。然後詢問西明寺所在。鄉人道。西明寺在飛雲嶺。離此甚遠。尙有二三十里路。只要從此處向西南直去。那最高一山。卽是飛雲嶺。西明寺就在山上。只是那山險峻。不易行得。天飛聽了此言。曉得昨日行了岐路。抄卻行了二十多里路。如何想再尋得到呢。向鄉人謝了一聲。二人反身向西南直行。約趕了十多里。只見前面遙遙有一座巍峨大山。高極雲霄。天飛喜道。前面這山。怕的是飛雲嶺了。但離此尙遠。不辨山上有無寺院。約有十多里路便到了。任進公道。這山必是飛雲嶺無疑。既已看見。諒可尋到。等得到了山下再說。二人一面談着。一面前行。看看尙離飛雲嶺只六七里路。只見山腰間。果有一座大寺院。二人格外喜歡。正在談着。只見迎面來了一人。任進公用目觀看。這人也是僧人打扮。只見他行路快速。甚似有武藝的人。快將行近。任進公仔細觀看。覺得異常面善。但平生甚少出家人的朋友。心中正在忖量着。旁邊倪天飛道。任兄你看前面來了一個僧人。看他步法快速。不是尋常之輩。甚似一個有武藝的人。

必定都是從西明寺來的了。我們何不上前向他問個信。以探寺中情形。不知那圓明現在可在山上。若是不在山上。可設別法。進公道。倪兄此言有理。正說前面行來的僧人。已到面前。進公上前唱個喏。行了一禮。正要說。那僧人向進公看了一眼失聲道。來者莫非是任進公兄麼。任進公到呆了一呆答道。在下正是。敢問師傅高姓大名。尚請賜教。要知來人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遇好友飲酒細談 道往事山寺比劍

話說任進公。正與天飛前行。忽見迎面來了一僧。且甚似面善。却又想不起了。見這僧龍行虎步。不是尋常僧輩。況且此處荒野郊外。沒有別的寺院。必是西明寺下山的僧人無疑。因此上前問信。誰知那僧將他細看了一看道。來者莫非是任進公兄麼。進公聞言愕然道。任進公正是小弟。不知師傅是何人。僧人笑道。任兄真是貴人多忘事。小弟乃是山西葛奮鵬。如何兄竟忘了。進公聽了此言。方才大悟。錯愕道。原來葛兄。幾時出家的。難怪小弟一時眼鈍。看不清了。現在葛兄比較從前又胖了幾倍。今日相遇。足

慰渴念。一別至今。足有六七年了。不知葛兄。從何來此。僧人道。適在山上下來。要向城市去看看熱鬧。不想竟與兄遇。真是巧事言罷。就進旁邊樹下。一塊石上坐下細談。倪天飛向他問了姓名。客套幾句。然後進公又向僧人問道。方才葛兄說從山上來。莫非是從飛雲嶺西明寺來的麼。僧人道。正是。任兄因何曉得這般仔細。進公道。不瞞葛兄說。我二人不辭千里。在路受盡星霜勞頓。正是要到寶寺拜訪一人。便將來意。盡向僧人說了。僧人道。原來如此。二位兄長來得真不巧了。小寺住持圓明師傅。適昨日下午。雲游訪友去了。若是早來一日。尙可見他。是否都有希望。現在小寺僧人。已有一百二十六人。當日圓明師傅在寺中。來傳道之時。寺中僧人。只有八十幾人。圓明來了三年。驟多四十多人。這都是慕圓明師傅的本領。皆是來學藝的多。後來圓明因投來寺中的人太多。就立下一個規例。一要試練武藝合格者。方肯收在寺中。二俗家無論武藝精高合格者。俱不收。須在寺中設誓披剃。皈依西明派方收。三限定額子。只有一百二十八人。額滿後。無論何人。皆不額外再收。現在寺中尙有兩個額子。二位來得甚巧。若是額滿以後。則徒然往返矣。此時圓明不在寺中。二位不必上山。因寺中向不留住外

客。故二位去亦是徒然勞步。不如我們同到城市中去遊玩一番。二位就在客店內住下。等得圓明回寺以後。小弟再來送信。豈不甚佳麼。天飛道。葛兄此言極是。弟等自當如此。但是要叫葛兄勞神了。不知圓明師傅幾時才回。僧人道。圓明行蹤不定。向無人得知。或二三日回。或一二月回。俱不定。兄等既已來此。不若安心在此等待。或圓明不幾日就回寺。亦未可知言罷。三人即在樹林下出來。一路又向城市而來。不多時城市已到。天飛與進公僧人等。仍在原店打尖住店。小二見了歡喜着過來道。二位爺門。昨日已到西明寺去過了。爲何不在寺中多住幾日呢。還是爺們的眼福好。小的常思到飛雲嶺去看看。總是沒有機會。一則沒有閑空。二則路遠。三則荒野沒有人烟。且那飛雲嶺又是高峻異常。所以從沒到過說罷。偷眼看了僧人一眼。天飛因無暇與他閑話。含糊與他搭訕了幾句。小二下去。三人在店內。茶湯已畢。便又到酒店內用酒。原來西明寺的僧人。不戒葷辛。所以酒肉俱吃。三人在酒店。酒酣以後。倪天飛便問及葛奮鵬。在何處出家。奮鵬道。小弟就在西明寺受戒。因慕圓明劍術。所以不辭千里。從山西到河南。投上西明寺。那時圓明。不過到西明寺年餘。寺中僧人。已有一百另幾人。後來小

弟到了寺。各處好漢。聞名來學藝的甚多。因寺中考試武藝。取格甚嚴。因此百無一取。及今二年。只取了二十一二人。且俱俗家。在西明寺受戒的。後來各處。因來考試者。十有九不合格。所以來考試的人。也漸漸少了。進公問道。圓明既收門徒。何又取例如此嚴緊。僧人道。小弟從前也是此想。後來在寺中過了年餘。那日圓明在寺中佈道。弟等聞言。方知其中有個原因。原來起初能劍的共有五人。都是當世聞名的劍俠。他五人本來道同志合。因圓明在五人中本領最好。五人中的劍術。都不及他。只因圓明性情豪俠。肯愛朋友。那其餘四人。就因此妒他。隨慢慢的結下仇隙。圓明起初也不在意。後來竟得了一個很恐怖的消息。他們每年都有個常會的地方。就在杭州西湖葛嶺上聚會。這一次。那四人便同心協力。打算以四人之力。用劍術結果圓明的性命。圓明聞了此信。本想與他們去拚一個死活。後來一想。自己劍術本領雖然俱高於他等。然而究竟一人力單。恐怕不敵。所以那一次常會。沒有到葛嶺去。那四人因沒有上他們的計算。心中就格外痛恨。說圓明有異志。不務正道。違反當初的志意。四人相約。一定設計要誅滅圓明。後來在路上相過戰一陣。圓明果因一人之力。不是他們敵手。因此到

河南投奔飛雲嶺西明寺。求當家了淨禪師幫助。了淨禪師說。愚兄雖有武藝。然不能劍術。本領尚不及賢弟多矣。如何是他人對手。且吾老矣。不若將愚兄寺中八十多僧衆。借與弟用。只要賢弟悉心。將劍術武技傳授他們。日後人多勢衆。另立一派。未始不可幫助臂力。不知賢弟以爲如何。圓明聽了此言大喜。立時答應。因此圓明卽在寺中當了住持主僧。每日盡力傳授各徒武藝。惟劍術一道。非是等閑人可習得。非要先從內外功夫做起。將吐納之功練就。然後才慢慢可以練劍。若是沒有根底的。任你如何。都是練不成的。現在圓明師傅。在寺中住持數年。盡心所傳授的僧徒。共有一百二十人。內中能使劍術的。只有六七人。就是小弟投到西明寺。本是專因習劍。已練習二年。猶不能望其項背。現在尙習練吐納的功夫。不知幾時才成。進公道。不是葛兄細言。我們如何得知呢。然而天下的事情。無有練不成的。有一句常言說得好。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所以天下的事情。無有習而不成的。就是弟等此次到來。亦是想練習劍術。不知幾時可成。談談說說。酒已飲畢。三人隨會了酒帳。一路回到店內。天時將晚。過不多時。店小二已送進晚膳來。三人用了晚飯。進公要留奮鵬在客店內住宿。奮鵬道。

此事恕小弟不能從命。因小寺素有定例。無論何人。若出外訪友。不在寺中言明。或至他處有事。皆不得在外過夜。因恐在外有人持了練的武藝。或行不法之事。若有犯例者。必受重懲。小寺雖有一百多僧衆。然個個皆能遵守規例。數年以來。從未有犯例者。所以今夜無論如何。必要回寺的。等今夜回去。在寺中言明了。明日再來拜望。以作過夜之談。不知二位以爲如何。二人聽了。暗暗稱許。圓明在西明寺有如此嚴例。而衆僧俱能遵守。誠叫人聽了。不得心中起敬了。不能破他寺中規例。只得放行。向奮鵬道。不是葛兄細言。弟等如何得知。弟等日後萬一得考試庶幾。也知寺中定例。若是不知。偶而犯了定例。豈不受人譏笑。但葛兄如何不早言。此時天色已晚了。路上又如此荒野。如何回去呢。且聞人言。寶寺定例。天色一晚。便將山門緊閉。然而葛兄又如何進寺呢。奮鵬道。這個不打緊。此處向西明寺去的一條路。小弟已行得爛熟了。不須一二時。便到山寺。雖然天色傍晚。即閉山門。然而我們本寺的人。另有進出之路。所以外人不能得知言罷。即告辭出外。倪天飛與任進公二人。親自送他出了店外。即拱手而別。只見葛奮鵬跨開大步。向前而去。行出幾十步外。身子搖了幾搖。已不知去向。倪天飛看

了稱許道。怪不得河南開封一帶。都言西明寺僧人有本領。如此看來。該是言不虛傳。方才看他的飛行之術。已高出我輩萬倍矣。想那寺中。必定盡是能人言罷。二人一齊進了店內安睡不提。再說到了次日。二人一早起身。即盼望葛奮鵬再來。等到午飯以後。只見店小二笑着進來道。二位爺。昨日同來的那師傅。又來了。拜望你們了。二人聞言。曉得奮鵬已來。正要迎將出去。只見已在外進來。二人起身迎着。請奮鵬坐下。店小二不待吩咐。已自去獻了茶湯。將茶湯拿進以後。他又轉身出外去了。這裏天飛。即向奮鵬道。葛兄來得甚早。想來尙未用了午膳呢。奮鵬道。小弟寺中用午膳極早。所以吃了午飯來的。我們都是自己弟兄。何必客套。天飛道。葛兄果用過了麼。奮鵬道。實是吃過。進公道。葛兄既用過就罷。我們稍坐片刻。去到街坊吃酒便了。天飛道。任兄之言。甚是。言畢以後。稍坐了片時。各人喝了一盃茶。隨一齊出了客店。仍至昨日飲酒的那店內。酒保見了。早已過來招呼。認得葛爺是西明寺的僧人。所以招呼格外周到。三人擇了座位。酒保將桌椅抹拭乾淨。三人坐下。酒保拿了盃箸上來。然後問道。爺們用什麼美酒。報上幾樣下酒的菜。各人點了幾樣。吩咐酒保。要擇最好的紹酒。拿來便是。那

酒保答應一聲下去。過不多時。用木盤將酒菜一齊奉上。三人便把盞而飲。酒過數巡。任進公向奮鵬問道。昨夜葛兄回寺。想已遲了。奮鵬道。還早。小弟趕到寺內。才不過正起三鼓。有許多師兄弟尙沒有睡。正在練習功夫。進公道。這是葛兄行路神速。若是弟等在初鼓時起行。只恐要至今晨才得趕到呢。奮鵬道。並非弟的行路功夫好。乃是路行得爛熟了。常言道。熟能生巧。所以較於旁人稍快一點。這又何足爲奇。進公道。葛兄不必客套。兄的飛行功夫。高我們萬倍。昨夜弟等已看見過了。不知昨夜回寺以後。可有什麼消息。不知圓明師傅幾時才回。奮鵬道。兄等不必煩心。圓明此次出外。不至過久。約最遲不過一月後。必定要回寺的。天飛道。這是何故。葛兄何以得知。奮鵬道。小寺每年四月十四。乃是佈道之期。所以圓明師傅。必定回來。現在已是三月初旬。離四月十四日。不過尙有一月另幾天。爲期不遠。兄等在此靜候。只要圓明一回。小弟便來送信。而且圓明必定要早幾日回寺。不至等到十四那天才回呢。天飛道。原來如此。這說我們便專心在客店內等候便了。到是要兄往來跋涉了。奮鵬道。自己弟兄。如何說到這層。若說及此。便就見外了。二人言罷。又把盞而飲。到半酣時。奮鵬向任進公道。今日

無事。大家閑談談。記得去年四月十四佈道的那天。我們一百多人。與圓明師傅。都在前殿上聽講。圓明師傅。正與當家的了淨禪師。在法壇上向我們說話。忽聽一聲响。從山門外進來一道白光。跟着有一個年在五旬左右的人。落在殿外院子內。這一來。合衆的人都吃了一驚。只因寺山門是閉着的。因何有人進來呢。原來這人。正是圓明往日說過的那一派。別其餘四俠的首領。此人姓裴名叫占元。那四人之中。他的劍術最好。此人身長八尺。生得一表非凡。大有英雄氣概。我們曉得他是圓明師傅的仇人。隨想合力上去。將他拿獲。以與師傅報仇。圓明在壇上已知我等心意。他將我等喝止。身子一搖。早已從壇上。由殿內到院子裏。隨向占元問道。不知裴兄今日到此。有何見教。誰知裴占元聞言。怒道。來此非別。聞聽老弟在寺中另立宗派教徒。與我們作難。特來相勸。及早回頭。速將寺僧遣散他去。免傷和氣。這時了淨也從殿內出外。站在圓明旁邊。聽了此言大怒道。西明寺在此傳教幾代。與兄有何障礙。必要遣散我寺內僧徒。勸爾早出去。免生後悔。若再多言。莫怪老僧無禮得罪了。裴占元聽了此言。大怒喝道。爾是何人。敢在旁邊多言。不是看爾年老之人。就要叫爾曉得利害。二人言語往返。因

此惱怒。卽在院子內戰了起來。了淨雖然年老。練的功夫不弱。執了一根鐵杖。約有一百多斤重。直在占元迎面擊去。占元以手中招架。在院子內走了幾個回合。了淨雖已年老。本領勝過占元幾倍。占元看看戰不過了淨。心中便寒。一想不好。不道如此一個老僧。竟有這樣本領。若是久戰下去。必定吃虧。況且他們人多勢衆。不若且用飛劍取他性命。然後回去。約了伍天鵬梧桐子等人再來結果圓明。及一班小輩。主意打定。賣個破綻。退後一步。將嘴一張。吐出一道白光。直向了淨面前飛去。這一來却將了淨吃了一驚。曉得這一定是占元放出的飛劍了。對於武器都不怕。爲最這飛劍。却萬難抵擋。然而事到其間。脫身旣不得。只好拼了這條老命。隨閉了雙目待斃。忽見背後猛然也有一道劍光飛過來。早將占元吐出的劍光接住了。鬥在一起。了淨曉得有了救星。就趁機閃身跳出圈外。用目看時。原來在背後放劍光鬥住占元的不是別人。正是大徒弟法空。諸位你想了淨不能劍術。因何他的徒弟到能劍術呢。這是何說。原來在前回已經交代過了。只因了淨將事務交代圓明住持。因恐占元等人多勢衆。圓明練的劍術。雖然高於他們。然只恐衆寡不敵。所以在西明寺另立宗派。收了淨之徒爲徒。悉

心傳授劍術。以爲後來自己有助。然練劍一道。亦非輕易之事。所以圓明在寺中教練數年。其中能劍者。於一百二十六人之內。只有六人。就是了淨幾個得意門人。現在用劍與占元爭鬥者。劍術猶未精強。以六人之中。三徒弟色空。劍術最精。現在亦可算是圓明得意門人了。法空用劍救了他師傅了淨。只見他的一口劍。在空中上下盤旋。與占元的一口飛劍爭鬥。約有一時。究竟道行尙淺。如何是占元的敵手。那一口劍。看着看着就退了下去。占元的劍光。漸漸放長。法空的劍光。步步縮短。沒有一個轉輾之際。法空的劍光已縮成二尺多長。看看不敵。若是再縮短下去。便有性命之憂了。這時圓明運動劍術。正想將飛劍放出。忽聽殿內有一人喝着跳出來道。大師兄且慢着慌。待小弟來取他說着。早已到了院內。張嘴吐出飛劍。直向占元迎面而去。占元一見。曉得不好。遇了勁敵。只恐衆寡不敵。立即定了心神。將劍光又敵往來人飛劍。法空因此得救。那一道劍光。又逐漸放長。此時只見三把飛劍。在空中上下盤旋。鬥在一起。占元劍術果然精強。他力敵二人。全無怯色。就是空中的飛劍。上下飛舞。也全無退後之狀。圓明在旁觀看。原來方才放劍的這人。正是他的二徒弟識空。似可放心。因曉得識空的

劍術。却比法空高得多了。這時三把飛劍。在空中盤旋戰鬥。約有一個多時候。識空劍術雖好。究竟仍戰不過占元。看看敗下去了。這時三師弟色空。恐怕二人有失。憑了自已練劍精強。一番本領。也要獻點手段。只聽一聲大喝。就在旁邊跳了出來。向法空識空說道。二位師兄。且不用心慌。看小弟取這狗輩喝罷。早在口中吐出白光一道。直取占元首級。占元此時。看他們能劍者甚多。恐怕自己力不能敵。反要取敗。而且素來曉得圓明的劍術在他之上。不如且收了飛劍。權且脫身回去。約了梧桐子等人再來拿他們。必操勝算。而且他一時也決絕不會逃向他去。正將主意打定。想要收劍脫身逃走。誰知事不由心。又猛見一人直在人叢跳出。吐劍取他首級。不由吃了一驚。知難脫身。只得再鎮定了精神。將自己的飛劍。又迎住色空的飛劍。若不是占元有點本領。一時如何抵擋得住。這時力戰三人。已不能佔勝。只可勉力敵着。想要脫身。已萬萬不能。原來色空的劍術。果較二人高得多了。圓明在旁看了大喜。看看三人。雖能占元敵住。然尚不能取勝。自己也想吐出飛劍。就乘機將占元結果了。以除一敵。打定主意。早在口中。也吐出一道劍光。直取占元首級。這時占元。力敵三人。尚已勉力對付。如何還能

再加了圓明的飛劍呢。看了不由心中吃驚。只見圓明吐的飛劍。那道白光。如長虹一樣。就在占元頭上飛下。占元到了這時。只得勉力鎮住精神。又將自己的飛劍。敵住圓明的劍光。不敢稍有疎失。你想憑他一人之力。如何敵得住四人。況且圓明的飛劍。素來精強。沒有過了多時。只見占元已敵不住了。累得滿身大汗。如雨一樣。那空中的飛劍。逐漸退下。轉輾之間。已剩一二尺劍光。占元曉得萬萬不是人家敵手。若不及早脫身。立即便有性命之憂。正想收回飛劍。你想如何有這般容易。只聽一聲响。原來占元的飛劍。已被那四人的劍砍做幾截。落下。占元即大叫一聲。吞住一口氣。回身便逃。幸虧占元練得一身飛行輕身之術。逃得快速。那四人收了飛劍。追趕時。占元已不知去向。圓明道他既畏怯逃去。就算不得是好漢。劍術已爲我們破了。諒無生理。不若放他去吧。言罷。重又佈道講說。打量那姓裴的去。就是活不成。必定都有人到來替他復仇。誰道此事於今。已有年餘。竟一點沒有消息。不知那姓裴的後來可能活命。及今也不知道。這回圓明師傅。他出外去雲游。怕的也因此事。到各處探聽信息的呢。奮鵬言罷。倪天飛聽了大喜道。原來如此。這事真是做的快人快事。在我們看來。那姓裴的既

已劍術被圓明師傅破去。必無活命之理了。方才聽了葛兄這番話。令人爽快。原來那姓裴的。他雖與我們不相關。然而細細論起來。不啻是我們一個大大的仇人。因爲他與梧桐子那一夥人。都是一黨。說至此處。便將楊仲仁殺死倪子明。攻破查家墩。及任進侯倪泰山等人。都是傷在這個姓楊的手內。聞得這個姓楊的。就是與裴占元一黨。是梧桐子收的徒弟。你想姓裴的是不是我們的仇人呢。不瞞葛兄說。我們這不辭千里而來。就是想跟圓明師傅學劍。以可報仇。若是學不成劍術。此仇便幾如沉於海底矣。因這姓楊的也有劍術利害。現在弟等聽了葛兄之言。不盡歡喜。方知那姓裴的與圓明師傅。已在寺中比過劍。性裴的不論能活命不能活命。那梧桐子等人。必定都要寺中來的。那姓楊的定也隨來。我們只要在寺中等候。不愁不能報仇。你想他們來了。還能逃得去麼。說到此處。把盞飲了幾盃。奮鵬道。原來兄等來此。也有這樣一回故事在內。如此說來。你們二人與我西明寺內的人。真是志同道合。等得圓明師傅回來。小弟當將此事細細說與他聽。圓明師傅一定肯將兄等留在寺內練習劍術。成其一百二十八人之數言罷。各人又痛飲一番。等得酒酣之後才罷。會了酒帳。三人同回客店。

又閑談多時。天色便晚。店小二進來問道。爺們用飯。可要用酒麼。進公道。今晚我們的朋友。也在此處過宿。沒有事你給我們去買點酒來。並要多添幾樣下酒的菜。你向掌櫃的說。等到動身的時候。一齊結算便了。店小二答應一聲而去。過不多時。早將酒菜一齊拿進。進公看時。下酒的菜都甚合味。除了魚肉以外。尚有鷄鴨。以及四個下酒的碟子。奮鵬道。我們日間已吃了不少酒了。此時又何用如此盛饌。叫小弟不過意了。進公道。何用此說。就是弟等。也是要吃的言罷。各人坐下。把盞而飲。這晚飲至三鼓後方止。奮鵬就在客店內住了一夜。次早用了早點。又回西明寺而去。以探圓明回寺的消息。傍晚又至客店。與進公等相見。又買了酒共飲。原來圓明尚未回寺。當夜奮鵬又在客店內過宿。一連在客店內住了幾天。曉得圓明尚有幾天才回。三人在客店內。每日吃酒閑談。到也不覺心焦。光陰迅速。不知不覺。三個人在客店內。忽忽過了半個多月。已在四月初。奮鵬打量圓明快將回寺。因即辭了二人回寺而去。這日奮鵬去後。當日未來給信。進公與天飛盼望着。不知圓明可曾回寺。看看天色已晚。打量這日。必定奮鵬不來了。二人晚膳以後。因連日在客店內無事。不免煩悶。吩咐小二買了酒來。在房

內夜酌。約至初鼓以後。將至二鼓的時候。店中小二正打算安睡。忽聽店外有人叩門。出外看時。正是奮鵬。他在店中已住了幾日。所以店小二等都有點認識。在內問道。葛師傅因何一二日不來了。若再來遲一步。我們便睡了。你們的朋友尙未安睡。這時正在飲着酒呢。奮鵬答應。早已跨進店內。便至進公等房內。那二人見了大喜問道。葛兄因何這時才來。我等正在盼念呢。言罷。隨請奮鵬坐下。命小二又去添了盃箸來。把盞而飲。天飛等酒過三巡。然後向奮鵬問起圓明師傅。可曾回來。奮鵬道。那日小弟回寺。當日本想再來相聚。後因在寺中有點俗事。未能果行。就在寺中過了一宿。次早圓明師傅便回來了。隨想來通知二位。後來一想。不如將兄等之事。先在圓明師傅面前言明一聲。看他如何。誰知他才到寺中。事情甚多。未能急急的去向他說明此事。直至今早。才將此事向他細說。圓明師傅。他聽知倪子明被楊仲仁所害。大怒不止。一定要將那姓楊的結果了。替兄等出氣報仇。說兄等來得甚巧。湊成寺中一百二十八人之額數。允許免再考試之事。派小弟來與兄等到寺中見他。當時小弟聽了此話。心中大喜。本想明日再來與二位報信。又恐二位在此等得心焦。所以在寺中吃了晚膳。特來與

二位送信。奮鵬言完。倪任二人聽了喜出望外。向奮鵬致謝道。這樣一來。雖我二人造化。然亦全仗葛兄之力。若當日不在路中相遇。如何有這般省事。只恐難以進寺。就是能考試合格。亦萬萬不能在此等候這許多日子。我等作事有這般湊巧。就是順利。那楊賊之仇。一定可報言畢。又命店小二去添了酒來大飲。至四鼓之時才安睡。至次早各人起身。用了早飯。算了店帳。三人隨一路向飛雲嶺西明寺而去。在路中約行數小時。行抵山下。天已晌午。倪任二人在山下舉頭觀看。只見山高無極。那一座西明寺。已如在半天彷彿。心中不禁歎止。奮鵬在前引路。約行二三里方至寺外。起先在山下觀看時。覺得飛雲嶺雖然高極雲霄。而見西明寺亦很尋常。不過很尋常的山寺。此時到了寺前。頓易前觀。原來這是從下看高的道理。在那時絕未知西明寺有離地數里之高。到了此時。方才歎止。只見西明寺周圍約有二十餘畝廣闊。且寺院前一派古樹參天。約俱是數百年的老樹。其寺院之古當亦可知。想爲人之見聞智識。沒有限止。若非今日親自目見。如何可信。俗云高山之上還有高山。能人之上還有能人。此語誠不虛言。三人到了寺院門前。奮鵬卽上前叩門。要知倪任二人見了圓明如何。且待下回分

解。

第二十九回 西明寺圓明收徒 徐家村徐爺勦賊

話說三人到了寺院門外。只見西明寺院門緊閉。奮鵬卽上前叩門。敲了幾下。聽得裡面有人答應。旋時寺門開放。從裏面出來一個僧人。生得虎背熊腰。軀體高大。原來這個僧人。正是了淨的大徒弟法空。奮鵬見了。隨向倪任二人道。這位就是我們寺內的大師兄法空。倪任二人。往日在客店內。曾常聽奮鵬道過。二人聞言。隨恭恭敬敬上前去。向法空行了一禮。法空見二人行狀甚恭。也是好漢中人。立卽向二人回禮。向奮鵬道。這二位莫非就是昨日賢弟所言的倪任二位大哥麼。進公搶前說道不敢。弟等正是。何敢勞師兄繫念。法空道。弟等昨日聽葛賢弟言及二位。與我們也是同志的人。我等俱是仰慕。方才因不知駕到。致以失迎。尚祈恕罪。倪任二人。見法空出言溫和。禮節週到。心中甚喜。也客套幾句。隨閉了寺門。一齊進內。這時圓明聽得倪任二人已來。隨率了寺中衆僧。想出來迎接。只見他二人已到裏面。隨在殿內相見。各人行了禮。然

後二人重又拜見圓明。圓明也向二人還禮。各人見禮。客套已畢。時已過午。寺中衆僧早已飯畢。圓明曉得他們尙沒有用過午飯。因此吩咐奮鵬。同二人去用午膳。飯後二人在寺中稍事休息。一日無話。至次日圓明卽收二人爲徒。天飛本已出家。無用再事披剃。只有進公是個俗家打扮。圓明令他剃薙了。那練武一事免試。以示從優。然而憑二人的本領。除了劍術以外。其餘亦皆來得。從此二人便在西明寺練習武藝。等得將劍術練成。便思下山找楊爺報仇。這是後話。暫且慢提。且說二人自從投進西明寺。拜在圓明門下。忽忽半年有餘。所練武藝。雖不在同寺中衆僧以上。然亦本領躡高了幾倍。已非往日可比。但離那習劍的時期尙遠。心中不免焦急。一日二人無事。在後院內閑談。進公道倪兄。我們自從來此。承那圓明師傅待我們甚好。亦盡心將武藝傳與我們。自思我二人武藝。已果非前比了。但劍術一日不成。大仇一日不可報。不知師傅要至何日。才將劍術傳授我們。又不好當面去問師傅。這件事情。心中常常放不下。小弟打量。再過幾日。將我們急於報仇的一番事情。向師傅面說。求他老人家。早一日將劍術傳授我們。好早一日去報大仇。或師傅他體諒我們的一番苦心。就將劍術傳於我。

們亦未可知。小弟此意。不知大哥以爲如何。天飛聞言說道。不瞞賢弟說。愚兄心中爲了此事。也盤算好久了。只因一晌沒有與你談及。不想你我俱是一樣的心事。我以爲作事不可過於急躁。若是向師傅當面懇求。未常不可。只恐被師傅回絕下來。豈不給他人看了譏誚麼。我想這劍術一事。必非易事。或尙未及其時。往日不是聽葛兄說過。寺中共一百餘人。能劍者只數人而已。可見其習劍實是不易了。況且我們武藝尙不及衆人多矣。不若再忍耐幾時。用心將武藝練得比前更有增進。到了來年。再向師傅面懇其事。不知賢弟以爲如何。進公聽了天飛這一席話。說得在理。只得聽命。向天飛道。大哥此話甚是。如此便等到來年再說罷。二人方才言罷。打算各人自去做功。忽見奮鵬從內來。進公卽喚他道。葛師兄昨日一日未見。是向何處去的。此時到那裡去。奮鵬正在行走。預備向西禪院去。會幾個師兄閑談。忽聽有人喚他。回頭看時。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倪任二位。便走將過來道。你二人在此何事說着。已到了二人面前。這時旁邊放着現成的坐位。進公便叫奮鵬坐下。然後便將方才二人議論的一番話。細細向奮鵬說了。奮鵬道。這習劍的事情雖然難。然而只要肯用心習學。又何常不能。不過第

一節。便是要有耐性。不能急燥。況且這個事情。第一件最緊要的。便是先要將內功練習成就。及精強了。那時才能練吐納。等得吐納練習成功。才能練劍。現在師傅尙未教你們練吐納。所以你二人不必急燥。到了那時候。師傅自將吐納功夫傳授你們。只要你們悉心將吐納功夫練得成功了。師傅自將劍術傳於你們。但這時萬萬不可沒有忍耐。以致心志不能貫一。所以第一你們先將內功練得精強。有進步了再說。奮鵬言罷。進公與天飛聽了方才大悟。曉得離練劍的時期尙遠。只得且將報仇的事情暫時不提。等得功成之後再說言罷。談了幾句閑話。隨各人散去。這且不提。再說徐楊二人自從在德州南嶺上。見了梧桐子後。又在李家店耽延了幾天。隨與棟臣樑臣作別。二人一路進京。在京訪友已畢。却在路上與任進公相遇。進公行刺未遂。却沒有拿獲。因進公逃避得快速。楊爺因在路上不便使用飛劍。所以輕放了進公。也未追趕。在京中又耽延數日。楊爺因離家日久。隨在京中與徐爺作別。一路南下。預備回家數日。藉以休養。到了五月初。便可到杭州西湖上。等候他師傅。所以卽一路向江南而去。在路上日行夜宿。必非一日路程。這且按下慢表。再說徐爺自與楊爺別後。他一人。在客寓不

免寂寞。因此也想到各處走走。這日就在客店中用了早飯。將店帳結算清楚。出了店門外。即趕上大道。一路向山西而去。在路上遊玩山景水色。慢慢行走。心中打算。行幾件俠義。鋤除奸惡的事情。這就不負平生練就的一番本領。這日住在客店內。沒有多事。吩咐店小二買了一壺酒來。他就在臥房內獨自斟酌。忽然想到從前的事情。也有粗魯。也有精細。粗魯處不免罪過。精細處有時太事苛刻。然而平生愛友。俠義的地方。也有多少可德的事情。有時想到循環果報。及人生若朝露之事。不免又歎息一番。曾見前朝許多英雄好漢。即如霸王之勇。范僧諸葛亮之明。見才能。又何常能保其江山萬年。持其奮勇。而垂久千世。又何保其永遠不暮者。不過徒然熙熙攘攘。自擾自耳。誰不是荒邱古墓。徒令人見了增其傷感。惟天下大賢大孝。得以享名千世。萬古不朽。他自己想着飲着。不盡興。嗟。隨決意棄其凡塵。到那荒山野外。無人之處去。自修自煉。得能修得個長生不老之法。豈不足慰此身。但須行些善事。得些功果。以增其壽。想到這裏。屈指一算。已從京中起行。到此時有一個多月了。此處鎮市離太原縣。尚有八十五里路。今日天已垂暮。不及起程。不若明日一早起行。可以趕到鎮上。打定主意。將酒用

過不多時。店小二又送了晚膳進來。徐爺此時酒已吃飽。稍稍用了點晚飯。便打算早些安睡。明日可以趕路。因此店小二將碗盞等收去後。他即閉了房門。滅了燈火。上床安置。約三鼓之時。忽然要大解。原來徐爺有個慣例。每遇大解。必要出野恭。因此在床舖上爬起。披了外衣。開了窗子。閃身出外。仍將窗子虛掩上。跳出了院子外邊。約行數十步。就是那荒野處。就在樹林下大解。這時正在月初。天上沒有月色。只有稀疏的星光。徐爺才將身子蹲下。忽見迎面似有行兵之聲。燈火透亮。心中想道。此時那裏來的官兵。猜量起來。必定是強盜打劫。自古道見義勇爲。方是英雄本色。我何不此時前去。將一夥強人殺他個寸草不留。一則替當地除害。二則行些功果。三則也顯得我徐靜山。是個見義勇爲的好漢。自古道救急似救火。那裏等得將大解解了才去呢。等到那時。豈不已於事無濟呢。因此之故。徐爺大解也不解了。撒好袴子。趕回客店內。仍從窗中進內。到了臥房。將平生所用一口寶刀執了。仍從窗中跳出。掩了窗扇。翻身出牆。即一路趕向那有燈火的村子上而來。原來那村子。離此處尙有二三里路程。只因夜靜無人。有因地處荒僻。沒有房屋遮隔。所以看得如此清楚。竟如近若鄰右。然而在徐爺

有夜行術的人趕路。算得快了。及至趕到那村子上。只見許多強人。已向前蜂擁着去了。分明是強人無疑。這時村子裏一遍驚恐之聲。尙喧嚷未已。徐爺曉得強人已搶劫而去。進村子去問話無益。不如逕將賊人趕上。將他們殺了。拿財物取回。才算是好漢。因此追上前去。只相隔十餘步。徐爺卽提刀大喝道。前面賊衆。還不將錢財放下麼。若不聽從。你們衆人一個莫想脫身。這時衆盜背後押隊一個強盜。乃是二大王周通。聽了背後有人喝喚。便在馬上回頭觀看。只見徐爺一人。執刀趕來。看了不由大笑。隨命嘍囉住步。周通回馬。一擊手中長槍。向徐爺喝道。爾這小輩。真是自不量力。天堂有路你不去。地下無門爾偏來。憑你一人。就敢與某家周通交敵麼。看你還是快快回去。免得自傷其身。喝罷。全不將徐爺放在眼中。徐爺聽了他言。不由怒氣沖冠。喝道。爾這狗強盜。竟敢小視我徐某麼。不要誇口。且看老爺取你性命喝罷。就將手中寶刀一舉。趕上。直在周通迎面砍去。周通如何將徐爺放在心上。將槍杆橫過來。打算向上招架。誰知這一來。却將周通嚇得魂飛天外。只聽唳嚨一聲响。周通的槍杆。已給徐爺的寶刀砍折了。不是閃身躲避得快。說不定頭上腦袋早給寶刀砍裂。周通兩隻手腕。振得痛

裂方知利害。曉得遇了敵手。隨棄了手中槍杆。虛幌一幌。撥回馬頭。轉身逃走而去。徐爺豈肯輕捨。在後便趕。那許多嘍囉。見主將已逃。如何還敢戀戰。也分散跟隨在周通馬後而逃。被徐爺趕上。揮刀殺死了幾個。這時前面行着的強盜。聽得背後有追兵上來。二寨主周通。已教人家殺敗。因此大寨主李雲。吩咐衆嘍囉。一齊回身迎敵。衆嘍囉答應一聲。李雲隨與三寨主蔣豹。一路迎上來抵敵。行未幾步。只見周通在馬上似飛而來。有一大漢。執着寶刀。在後追趕。李雲看了大怒。喝道。周賢弟休得驚慌。有愚兄來也。喝罷。在馬上將馬頭一拍。坐下那馬。便直向前躍。在徐爺迎頭攔住。徐爺看了大怒。向李雲喝道。爾是何人。敢攔住老爺的去路麼。李雲不由徐爺分說聽罷。即將手中一把大刀。直在徐爺頭上砍下。徐爺並不躲避。將手中寶刀。向上招架。只聽一聲响。兩件兵器。碰在一起。火星迸裂。原來李雲平生只有一件勝人。就是天生的兩臂蠻力。約有八百多斤。他使的一口大刀。重有二百四十多斤。因此自從練習武藝以後。從未有合一合之將。此時用了一刀。打算必將徐爺結果性命。誰知却是遇的敵手。徐爺的臂力。却在李雲之上。因此將寶刀向上一格。却將李雲的大刀擊了回去。李雲手腕大振。不

由吃了一驚喝聲好。就在這個當口。心中稍一驚荒。手中隨有疎慢。徐爺曉得這人很有蠻力。不能與他久戰。耽延功夫。隨乘隙上前。使一個掃堂刀。早將李雲坐下馬足削去。那馬大吼一聲。向前一伏。李雲沒有防備得及。就在馬上直滾而去。徐爺手眼快捷。一個箭步上前。就在李雲腦後一刀。李雲本來除了蠻力。武藝平常。未及閃避。早被徐爺結果了性命。旁邊三寨主蔣豹。見李雲傷命。心中大怒。下了馬。手中用一根鉄棍。不交一言。趕在徐爺腦後。就用一鉄棍。在致命之處擊下。原來三人之中。只有三寨主蔣豹。武藝最好。徐爺只見他來得快速。已不及回身招架。只得閃身向旁避過。蔣豹見徐爺閃法快速。曉得擊他不中。隨將棍子收回。乘了徐爺沒有站得定。又用一根。在徐爺攔腰擊去。徐爺見他棍法快速。曉得此人有點本領。因此隨將脚在地下一點。早已跳在空中。離地丈餘。蔣豹一棍掃了一個空。不知徐爺到那處去了。原來已到了蔣豹身後。見他沒有防備得及。就乘機一刀。砍在他腦後。蔣豹正在找徐爺。忽覺腦後生風。曉得不好。一定徐爺到了背後。急忙躲避。已來不及了。身子向旁一閃。未曾砍中要害。却肩背上受了一刀。深入寸許。痛不能忍。隨不敵正要逃脫。徐爺怎肯輕放。戰未一合。早

給徐爺將他結果了。這時周通見李雲、蔣豹俱傷在徐爺刀下，方才已知徐爺的利害。自知不敵，隨不戰而逃。徐爺不及追趕，只得放他逃走。這時兩旁許多小嘍囉已逃散一半。其餘的皆向徐爺哀求饒命，願投降擁徐爺爲寨主。徐爺檢點人數，只有二三十嘍囉。向他們吩咐道：「你們不必擁我爲寨主，只要你們能肯改過，從今以後，不做強盜。吾便饒你等活命。」衆嘍囉聞言，齊聲說道：「小的們只要好漢吩咐，無不遵從。這做强盜，不是我們情願的，都是被那寨主逼着做嘍囉的。從今以後，情願改過了。」徐爺道：「你們既知改過，便放你們活命，但快快實招你們的山寨在何處？」山上共有幾個寨主，幾個嘍囉。衆人招道：「我們山寨離此不遠，只有三里多路，叫飛鵝山，共有三個寨主。大寨主李雲，二寨主蔣豹，二人已俱給好漢結果了。逃去的那個就是二寨主周通，共有十二個頭目，二千嘍囉。」徐爺聽畢，又問道：「你們衆人果願改過了麼？」衆人道：「小的們不敢謊言。若是好漢饒我們活命，以後如再見我們，在何處山寨作嘍囉，就請好漢立刻殺死便了。」到那個時候，雖死無怨了。」徐爺道：「既然如此，你們一人皆不許去，將方才打劫的那許多錢財拿了，一齊隨吾回村子上去。」衆嘍囉聽畢，答應一聲，隨抬起方才在村子

內所劫的財物。一齊跟隨了徐爺。向那村子而來。原來這座村子。叫做徐家村。主人徐員外。是當地一個有名善人。家有萬貫錢財。今年五十多歲。尙沒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名叫秀珠。生得國色天姿。有沉魚落雁之容。年已十八。招隔村黃永善秀才之次子雲生爲婿。以作半子之靠。就是今夜在徐家成親。誰知被那飛鵝山三個寨主得知。正因寨中糧草不足。曉得徐善人是當地一個首富。隨乘了今夜村子上正喧鬧着喜事。因此三個寨主就備了馬。各人帶了二十個嘍囉。一路向徐家村來。這時徐家酒席已散。新娘方入洞房。許多親友正在鬧房。忽聽村子上人聲大亂。原來正是三個寨主。已殺奔至村子上。衆人素聞飛鵝山強人利害。誰敢迎敵。隨紛紛躲避。一對新人。躲在床下。看着衆盜盡掠而去。衆親友隨紛紛回家。這時徐爺帶了衆嘍囉。復到徐家村。只見村上尙燈火明亮。曉得尙沒有安寢。因此卽進了村子。誰知村子上的人見了徐爺。只當強盜劫了錢財回去。此時又來搶劫了。嚇得家家閉戶關門。徐善人家也得了消息。將大門緊閉。徐爺看了。曉得是他們的誤會。因此將門打開了。向衆人說明其故。衆人見徐爺雖然生得粗魯。却有英豪之氣。不似作強盜的人。況且又見衆嘍囉。將方才劫去

的財物。已俱送回。又非如前一般兇惡。隨信以爲真。這時徐員外已在內出來。向徐爺行禮。徐爺也向徐員外還了一禮。員外請徐爺坐下。家人過來獻茶。徐爺叫衆嘍囉。將錢物放在廳上。然後便將殺死衆強盜奪回財物等事。細細說了一遍。徐員外聞言。向徐爺致謝。然後各人通了姓名。這時已有四鼓。快將五鼓了。徐爺便要告別。徐員外不肯放行。要設了酒席款待。徐爺不得已。便將方是在客店內。因出外大解之事說了。徐員外只得放行。約了明日再到村上飲酒。徐員外問徐爺。將許多嘍囉。如何措置。徐爺道。他們已肯改過從善。這時夜已深了。不便將他等放行。不若叫他們在寶村上權且過一夜。等得明早小弟來時。再將他們發落。不知員外以爲如何。徐員外本是善人。聽了此言。隨大喜便道。好漢此言甚是。只要他們肯改過。就是每人給些銀子。與他們去做買賣。亦未嘗不可。既是如此說。好漢快請回吧。此時已將五鼓。讓他們在此暫歇。諒無妨礙。言罷。徐爺答應了一聲。執了寶刀。隨向員外及衆人別了。出了村子。即施了飛行術。異常快速。過不多時。早已到了客店。仍從院外越牆進內。跳進臥房。放下寶刀。脫去外衣。上床安寢。正聽樵樓方起五鼓。過不多時。已聽鷄聲啼曉。徐爺本想早起。只

因昨夜力戰三賊。不量力盡。所以此時甚覺疲乏。因此多睡一會。直至日上三竿時才起身。梳洗已畢。等得用了午飯。才出了客店。一路向徐家村來。此時徐員外已在村中等候多時。早派了人在村外候望。一見徐爺到來。家人即進村報與員外得知。徐員外親自出迎。二人禮畢。同步進內。那許多嘍囉。聽見徐爺來了。也都上來拜見。原來徐員外已早在家中備了酒宴。預備款待徐爺的。這便吩咐家人。在廳上安了席。徐爺推却不得。只得在首座坐。徐員外又請了諸親友。陪徐爺吃酒。又命女婿雲生出來。拜謝了徐爺相助之恩。徐爺要請雲生入座同飲。雲生再三推却。徐爺只得作罷。雲生又向衆人及徐爺行了一禮。隨回新房而去。徐爺飲畢。員外已命人取出數百兩銀子。由徐爺作主。賞了衆嘍囉。每人二十兩銀子。叫他們各人回去。從此守份作個買賣。不可再做強人。若不改過。必將衆人一齊結果。衆嘍囉一齊答應。員外又各人賞了酒食。然後各嘍囉。隨叩謝分別而去。各人去後。果然改過從善。就以了這二十兩銀子作了本錢。都得良好結果。以後不提。先此表過。再說徐爺在村上。至晚方別。徐員外以數百兩銀子贈他。徐爺堅不肯收。向員外道。鄙人何功。敢受此鉅贈。勸是路見不平。拔拳相助。也不

算事情。鋤奸扶善。乃是英雄本色。何足云謝。况且僕已久將名利兩字看得輕了。這是身外之物。要他何用。還祈員外收回。若是堅要持贈。便是小視鄙人。况我們又是同宗。五百年前都是一家。更是義所應爲。何必如此呢。員外見徐爺這般慷慨。更是心中敬服。只得將原銀收回。便要留徐爺在村子上過宿。便叫他明日將行囊搬到村上居住。遊玩幾時。徐爺俱皆謝畢。向員外道。僕此次從京中出來。打算到太原訪友。因尙有一點要緊事情。若不是員外盛意款留。鄙人今日一早就動身了。現在已不能從命。只得由太原回來之時。當再到貴府拜望了。徐爺道罷。員外信以爲真。恐誤了他的事情。只得答應。叮囑道如此。英雄從太原回來之時。務必到舍下相聚。免得小弟久盼。徐爺答應。又閑談幾句。隨起身告別。員外喚了雲生及衆親友。一齊送出村外。各人拱手而別。徐爺行遠了。衆人才回進村去。再說徐爺出了村外。別了衆人。卽跨開大步。一路回到客店內。時已初鼓。店小二過來問道。爺今日出外一天。想是在朋友處有宴會的。徐爺也不與他多講。答應了一句。卽回進在房內。小二又送進茶湯來。徐爺淨了面。用了一盃茶。坐了片刻。時已二鼓。徐爺沒事做。就閉了臥房。滅了燈火。上床安睡。一夜無話。次

早起身梳洗以畢。用了早飯。隨又帶了隨身所用的寶刀。出了客店。一路而行。打算到飛鵝山。將那賊巢勦滅。以替地方除害。若不前去。恐周通逃回山寨。探知細情。等吾離了此處。他必帶了嘍囉。要到徐家報仇。吾雖與徐員外取回財物。豈不反害了他們麼。此時吾到飛鵝山去。將他賊巢勦滅。擒了周通。便永遠無害。他打定主意。所以一路向飛鵝山而來。行了六七里路。看看仍未到飛鵝山。原來徐爺並未到過飛鵝山。却一時不知飛鵝山在什麼地方。看看尋找不到。只得向路人問路。原來徐爺是從荒野處而行。兩旁只有高山野樹。那裡看得到一個行路的人呢。心中不免焦急。自悔沒有在客店內。先向店小二探一回。飛鵝山的路徑。若此時再趕回去。問了路徑再來。豈不徒然勞步。因此只得仍向前行。以期尋個行路的人。向他問路。誰知肚內正在忖量。說也巧了。只見迎面來了兩人。似個趕路人的樣子。各人肩背上皆負了包裹。俱約二十多歲的样子。徐爺看了大喜。即迎上前去。向二人打了一拱問道。二位請了。在下因一時迷路。敢向二位問一個去處。原來徐爺聲如洪鍾。却又生得形狀粗魯。却將二人吃了一驚。只當徐爺是個截路的強人。又聽徐爺說話到和氣。因此硬漲了胆答道。不知好

漢要向何處去。問的是何處地方。徐爺道。在下問的是飛鵝山。要去看個朋友。敢問從何處可去。尙請指迷。那在前的一人。聽徐爺要到飛鵝山去。便認定徐爺。必是一個強人無疑了。心中一想。這飛鵝山的強人。在我們地方。不知造了許多惡孽。只因他山上嘍囉衆多。寨主利害。所以當地官府。一時也不敢勦滅他。看這人生得雄壯。到也有點本領。怕的是新從他處來的。若給此人上了飛鵝山。豈不是與虎增翼。反替地方多增一害。不如給他一個迷路。叫他摸不着飛鵝山。豈不仍向他處去了麼。因此打定主意。拱手向徐爺行禮道。原來好漢要尋飛鵝山。你行錯了。此處離飛鵝山甚遠。要行七八里路才到呢。那個地方。荒野得很。好漢要去。要小心着呢。怕的有強人打劫的。徐爺聽了。只當他是說的實話。隨信以爲真。還當這人是個信實君子。因此答道。多承二位指教。提起強人。吾最不怕。那強人他一遇見我。他就喪魂失胆的逃了。那人道。好漢不怕。吾便指點你去。由此到飛鵝山。路雖遠隔。却甚易尋找。只要從此直向南行。有一座最高山寨。便是飛鵝山了。只怕山上有強盜的呢。既是好漢不怕。我們也不便勸阻言罷。徐爺又謝了一聲。隨各人作別。徐爺卽跨開大步。直向前去。諸位原來由此處到飛鵝

山。只要再向西行二三里便到。這一來徐爺却趕上錯路上去了。你道這兩個負包裹趕路的是誰。原來一個姓劉名忠。一個姓曹名大雄。二人都是太原縣人氏。大雄作的是綢緞生涯。就在太原縣鎮上設的綢舖。姓劉的是做米業。也在鎮上設的米店。與姓曹的甚是鄰近。只隔幾家店面。所以二人認識。姓劉的雖然設的米店。生意甚好。因此手中多餘幾文。姓曹的開的綢舖甚大。却是虛空。就是這個緣故。姓曹的與姓劉的甚是熱鬧。其實想與姓劉的借錢。這一次二人都是出外辦貨。因路上寂寞。所以姓曹的約了姓劉的同行。這時是從辦貨回來。不期與徐爺相遇。却將徐爺指入迷途。這個乃是曹大雄使的一點機謀。他見徐爺去後。便與劉忠言道。方才這個大漢。明明是個強盜。不是小弟用了小智謀。打發他遠去。只怕地方上免不了就要受他們的大害。要是劉兄一人。只恐也要受他一點驚嚇呢。這強盜還算有眼力。不與我們爲難。若不然多少也要給點苦他嘗嘗言罷。甚有得色。劉忠聽了。也誇獎他幾句。隨一路前行。原來這一個姓曹的。在太原鎮上。着實有點名譽。因爲他僞奸行險。所以當地的人。就替他起了一個外號。叫故曹操。因爲他是個奸雄的緣故。所以在太原縣鎮地方。只要提起曹操。

人皆曉這曹操雖然做人奸險。他的行爲很是僞假。又善搆絡人。因此有許多人。竟一時識他不透。也有被他奸謀所欺。當他好人的也不少。就因這個緣故。竟有許多人歡迎他。只要與他相近日久。便慢慢的也會明白。所以姓劉的也漸漸與他相離。二人一路回了太原。姓曹的便將遇徐爺一番話。傳與人知。叫人曉得他是個有智謀的人。沒有幾日。太原縣鎮上。人人得知這件事情。也有歌頌他的。是替地方做的善事。也有辱罵他的。說他奸險。指點人家入迷途。若果真強盜。豈肯輕放於他。不劫去他錢財麼。因此這件事。街坊酒市。紛紛議論。這且慢提。再說徐爺。誤聽曹大雄之言。直向南行。約行了七八里。看看那裏有什麼飛鵝山。時已過午。尚在客店內用的早點。肚中飢腸碌碌。心中不免大疑。暗暗忖道。因何行了七八里。仍不見飛鵝山呢。此處連山都沒了。只有一遍荒無人烟的平地。莫非又行了錯路麼。然而那人明明指點我直向南行。我又沒行了岐路。爲何會錯呢。心中直是疑念不絕。但錯只得認了錯路而行。便胡亂行了二三里。看看天時傍晚。徐爺不免心中焦急。此時已不尋飛鵝山。但求尋個村子。可以問路。或可息宿。徐爺正在焦急着。忽見有了一個村子。便向着那村子行去。不多時到了

村子上。只見許多鄉人。已在門前場子上。蹲着晚膳了。徐爺這時肚子餓得腸鳴。便上緊一步。進了村子內。對了那許多鄉人。先唱了一個喏。行了一個禮。然後向他們問路。衆鄉人見了徐爺禮節有加。雖然生得粗魯。却是一個俠義之人。也俱向徐爺還禮。然後答道。好漢敢是要問飛鵝山麼。離此甚遠。今夜已萬萬趕不到了。還有十餘里路呢。徐爺聽了。不免吃了一驚。想起與先前問路的話。已不相同。便將先前問路一番話。說衆鄉人聽了。衆鄉人道。這是好漢問於匪人。受了人家的愚了。徐爺頓然大悟。心中痛恨不已。恨不能將先前指路的兩人。立刻擒來結果。他才洩恨。然這時人已遠去。只得耐下怒氣。向衆人道。若不是衆位指點。在下尚睡在夢中。但此處荒野沒有客店。天色已晚。無處住宿。意欲求衆位方便。讓在下寶村上過宿一夜。明日一早。再上前趕路。不知衆位如何。衆人道。只要好漢不嫌荒蕪。就是過一宿何妨。徐爺聞言大喜。立即向衆人謝了。衆人就請他在旁坐下。隨有人取了碗箸來。請徐爺用飯。這一來。真是求之不得。隨向衆人道。懇諸位留宿。已覺過意不去。何敢再要打擾晚膳。衆人道。好漢不要客套。若不嫌蔬素。何妨一飽。徐爺一則肚中飢得很了。二則見衆人是真誠。隨坐下吃了。

一飽飯後衆人便留徐爺在一間草屋內過宿。衆鄉人將他送進屋內後，便各去安睡。原來鄉間的人，晚間睡得甚早。徐爺如何睡得着，在臥鋪上反復不成眠。將衆鄉人與了先前在路上所遇的兩人一比較，真是相去不啻天壤之別。想起這鄉間的人，誠樸勤勞，真是可歌可敬，可德可頌。常言道禾中一粒穀，農人萬滴汗。然而我們那些人，不耘而食，不織而衣，還要說好說惡，真是罪過已極了。他們鄉間人如此勤勞，且食的粗糲穿的粗布，反而有真誠樸實待人，若市間一般爲富不仁的，真是所謂衣冠禽獸了。最可惡一般僞君子，假仁假義，猶且連衣冠禽獸都不如。這種人雖佛心都不容。我徐某從今以後立個誓，願專替天行道，與人間除害。務必要將這般禽獸不如的小人殺盡了。方才了願呢。徐爺設下這個願心，一夜沒有成眠，痛恨日間所遇的那兩個匪人，必定要先將他二人尋獲了願。他一面思想，一面合眼養神。打算明日一早尙要趕路。過不多時，已聽鷄聲啼曉。天色有點微亮，門外已有人說話。徐爺曉得鄉人起得極早。此時諒已都起身了，隨也起來。到屋外與衆人相見。衆人道：好漢因何起得這般早。你們在城市上過慣的，何不再睡一回起來不遲。徐爺道：在下雖常在城市中，却起得甚

早。今日況且要趕路。所以也要起得早點。脫着。已有人將煮好的粥取了出來。原來徐爺臥的屋外。就是一個空場子。衆人隨請徐爺。同至場上吃粥。徐爺也不客套。便同在場上坐下。吃了一飽。便在囊中取出紋銀數兩。與衆鄉人以作酬謝之資。衆鄉人拒却。好漢這來未免小視我們了。區區之事。何足以銀錢相贈。太不成說話。莫非以我們村子作客店觀看麼。須知我們不是重銀錢之人。好漢快將此銀收回了。以重交誼。日後相見之時正多。何必在一點上作計較。衆鄉人言罷。詞正色厲。乃是大義。徐爺只得將原銀收回。仍放在囊內。曉得他們尙要工作去。因此便向衆人道謝告別。衆鄉人各有工作。況且徐爺也要向前趕路。因此不便堅留。指點了他。向飛鵝山的去路。隨各人拱手作別。衆鄉人各去田間工作。徐爺即跨步趕路。出了村子。向前而行。但心中這段事情。仔細思想。凡一件事情。有善惡不同。衆鄉人又何其可敬。那先前所遇的兩人。又何其可惡。閱者諸君。看到此處。不免生了一個疑念。徐爺先前遇的曹劉二位。曹大雄竟將徐爺看作一個強盜。後來在村子上遇的衆鄉人。又將徐爺看做個豪俠之人。請問一樣一個人。在同時之間。因何他看了竟有兩樣的眼光。諸位這個不難解釋。乃是人

人心之趨途不同。譬如有一個和尚。及一個道士。他兩人俱是方外之人。己不在塵凡之間。將什麼事情都看破了。所謂佛門之內。四大皆空。名利俱無。當然是好人了。易於叫人了解。因他形狀服式。俱與人不同。卽如開口必曰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故人一望而知是仁善哉。道士也是如此。所謂儒釋道三教。合而爲一。名雖異。旨則同。因此成佛成仙成聖。皆是善人。甚易明瞭。偶有一日和尙與道士同在一荒山上。和尙在前。道士在後。前面忽有一人。身負鉅金。而遇猛虎。勢必危甚。和尙與道人皆有伏虎之力。道士在後。相離甚遠。要趕上搭救負金之人。勢已不及。心中異常焦急。和尙離負金人甚近。舉手可以伏虎。然而和尙反在旁邊袖手而觀。諸位此是何故。原來和尙雖滿嘴慈善。掛了佛門的招牌。其心甚險。其意甚毒。勝於強人。與道士仁慈迥然不同。和尙所以袖手旁觀者。意欲負金者爲虎所傷。然後伏而可得其金。道士見了大怒。將和尙殺死。而以其金厚撫負金者。則道士譬如替天道而行賞罰。此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故奸惡者行偽。以其善掩之。其罪更甚。天道必誅之者。此一善一惡。彷彿如徐爺所遇。因各人心術不同。曹大雄以自己行奸行險之心。而度徐爺。所以有猜疑徐爺亦是如彼者。

此所謂以自己之心。度人之心者。這是閑話。譬喻一般善惡。僞君子的大概言。自古及今的奸雄。而從未有能以善報其後者。天道施伐。從不爽施。這且表過不提。再說徐爺。一面心中忖量。一面大踏步向飛鵝山而來。他施展飛行的功夫。十餘里路。原不在他的心上。時未屆午。已趕到飛鵝山。只見山勢巍峨。險峻異常。到了山下觀看。却不見一個嘍囉。心中不免奇怪。暗道。聞得他山上有一二千嘍囉。因何連得一點聲息全無。這是何故呢。心中又疑心道。莫非又行錯了麼。這座怕的不是飛鵝山呢。抬頭觀看。又見山上有木塞山門。因此上山去觀看。到了山門前。只見門頭上橫寫着數個大字。仔細看時。乃是飛鵝山大寨。五個大字。因此曉得沒有行錯。就跨進寨門。進內搜索一番。原來是空寨。曉得必是周通自己畏懼。自那夜逃回以後。即率衆逃向別處去了。徐爺觀着已畢。心中忖道。那周通既已不敵逃去。已無從追尋。不如將這山寨燒燬。以免後患。因此即放起一把野火。將賊窩燒滅。在此野外。無人得知。徐爺將飛鵝山木寨燒燬後。便下了山。一路又趕向客店而來。諸位你道。周通果是向何處去。原來有所不知。只因那夜周通。見大寨主三寨主俱給徐爺傷了。曉得徐爺是個好漢。一定不肯放鬆。況且

被他擒去許多嘍囉。若是衆嘍囉供出飛鵝山山寨。那人必定追趕前來。況且曉得徐翁的利害。萬萬不是敵手。便將此事與衆頭目商議。衆頭目道。預諒那人必定趕來。既不能敵。不如且逃向別處而去。叫他一時無從追尋。等得日後稍事平息。再將糧草遣回山寨。不傷一草一木。豈不大妙。衆頭目獻計以畢。周通聽了。甚是在理。但山上有一二千之衆。尙有糧草兵器甚多。一時向何處去躲避呢。後來想了一想大喜道。現有山東北華山寨主鍾可大。與我交情甚好。他曾幾次來書。叫我到他山上遊玩。況且此人甚是義氣。與我交情亦厚。不若吾帶了糧草兵器。且到他山上暫住幾時。而且他的山寨甚大。莫說一二十人。就是再有一二十人。也足可安身。便將此話說與衆頭目聽了。衆頭目道。提起任平縣北華山鍾寨主。我們都曉得他爲人極重義氣。若是奔向到他處去。再好沒有。不知幾時起行。周通道事不宜遲。要去就要連夜動身。若是延遲。只怕那個狗輩。立即就要來了。因此連夜收拾糧草兵器。打扮了行商模樣。三個一羣。五個一隊。一路向山東道上而行。日夜趕路。沒多幾日。已到任平。就上了北華山。與鍾可大相見。鍾可大這日開了正寨門迎接。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